

庫文有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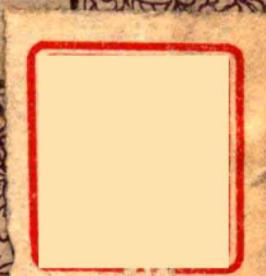
種一千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史展發義主本資

著鹿其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





史展發義主本資

著鹿其陳
校初賓馬

書叢地史代時新

第一集十一種
資本主義發展史

陳其鹿著

上海寶山書印館
發行兼刷印者

上海及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權翻印必究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ISTORY OF CAPITALISM

By

CHEN CHI L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自序

英儒羅素有言：『世界林林總總者，大抵生息於不知不覺之中，彼等隨遇而安，率性而行；但求滿足目前之慾望，初未計及人生之狀況，大可改良。其中有一部分人，好大喜功，勇邁前進，自致於高明之地，而享人世一切之榮華富貴。然而其中抱利物濟世之心，悲天憫人之懷，欲救斯民，同登樂土者，百不得一二焉。惟有首出庶物之聖賢，以胞與爲懷，不忍見衆生之煩惱，乃不顧一己之利害，而致力於社會改造；故社會主義，發源於仁愛。』中山先生告蘇俄代表越飛之言曰：『俄國革命，是由於恨人；我之所以從事革命，是由於愛人。』（十二年事，見十八年五月五日新聞報蔣介石先生演講。）而羅素對於社會主義之以愛人始，以恨人終，亦深致遺憾。數年以來，我國青年，誤解社會主義之本意，且受階級戰爭說之迷惑，竟有高呼『打倒資本家』、『打倒資本主義』、『打倒資本制度』之口號，是亦不幸之甚矣。

美儒嘉惠爾之言曰：『過激式之獸性專制，除在愚民占多數之國外，無國信之。馬克思之預言，以爲「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必首先變爲共產。」而戰後之事實，則證明其大誤。蓋凡資本主義發達之國，最反對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而資本主義最不發達之國，共產主義反得施其凶威。其故有二：第一資本主義祇能滋生於智慧而善於自謀之社會空氣中，蓋資本主義之基礎爲省儉，省儉須有先見，先見乃一種智慧，智慧與資本主義，常不能相離。第二原因，凡在禁阻資本主義爲合理之發達之國，其大多數人終不免於貧困，貧困則生觖望。』

試放眼以觀世界各國，有何國能打倒資本制度而不受其害者？俄國曾一度摧殘資本制度，終至造成一九二一年之大饑饉，今則允許農人可以有地，可以雇用工人，可以營利儲蓄，已向資本主義之進程中，勇邁前進矣。又試放眼以觀數千年之世界史，資本主義之潮流，自東徂西，發源於中古之意大利；其後十五六世紀時商業資本主義，西向葡西兩國發展；十七世紀時，向西北方荷蘭發展；十八十九兩世紀中，更西向英吉利發展；而十九二十兩世紀，更經過大西洋而向美發展。然則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其將波濤澎湃而至我國乎？此種

潮流之來，非可以人力遏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欲資本制度之興旺，既不可以人力遏止，亦不可以極端放任，致生種種之流弊。必須因勢利導，使築在自由平等基礎之上，而後全國民衆，有平衡發展之機會；而後家給人足，理想之優美的社會，可以實現。美國資本制度之基礎，築在自由平等之上；故獨立不過百五十年而已，成世界第一富厚安樂之國。我國今後之資本制度，亦將築在自由平等基礎之上；蓋民生主義者，完全亦以自由平等為其核心者也。

以我國天然富源之充足，人工之低廉，人民又有種種仁愛和平信義等美德，與固有之智慧，固有之能力；又加以中山先生和平中正之三民主義；苟能灌輸西洋之資本、科學、與技術，必能造成一極良善之資本制度，極富厚之中華民國。我人固不必因現在之民窮財盡而自悲也。至於西洋資本制度發展之過程如何，其發展之社會的影響如何，則亟應研究；庶幾將來可盡收資本制度之利而去其害，此我書之所以作也。

不佞編此書，參考書籍有數十種。其最重者，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參考法人賽亨利之

近世資本主義之起源，德儒韋勃之經濟通史及美儒那愛脫之歐洲經濟史三書。第十一章論二十世紀之實業，完全逐譯英儒霍勃生近世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之末一章。第十二章，以科學的眼光，討論資本主義之影響；自問無時人臆斷資本主義功過之惡習。第十三章則參考美儒嘉惠爾美國現今之經濟革命及現在之經濟世界二書。第十四章，略參考德儒韋勃之經濟通史，而加以本人研究之所得。統觀全書，凡所參考，皆爲英美德法第一流學者之思想；且竭力捨去極端社會主義或極端資本主義之學說，而僅取持論公平之學者；讀此書者，當所樂聞。

不佞編此書，僅費一月光陰；公餘之暇，夙興夜寐，終日伏案，手不停揮。書成閤之，實爲快意。惟時間過於匆促，疏漏在所不免，希讀者有以教正之。

民國十八年五月七日序於首都戶部街

資本主義發展史目錄

第一章 資本主義之概念.....	一
第二章 上古時代資本主義之發端.....	六
第三章 中古時代之資本主義.....	九
第四章 近世初葉之資本主義.....	二一
第五章 十六世紀海外貿易殖民事業與資本主義之發展.....	二九
第六章 十七世紀之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	四四
第七章 十八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之發展.....	五八
第八章 殖民地之獨立.....	七二
第九章 工業革命與工業資本主義之開始.....	七九
第十章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之發展.....	九四

第十一章 二十世紀之實業.....	一一三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發展之各種影響.....	一七〇
第十三章 美國現今之經濟革命及其高尚理想.....	一八三
第十四章 中國資本制度之已往及將來.....	一八九
附錄	

(一) 參考書目

(二) 英美擁護資本主義之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一章 資本主義之概念

欲研究資本主義之歷史，對於資本主義之意義，須有明確之概念。資本主義（法文 capitalisme）一字，首爲法儒勃郎路易（Louis Blanc）所採用，以後遂成通用名詞。但經濟學者對此名詞，其見解實不相同，各有其注重之點。試述德法英美對於資本主義最有研究之經濟學者之定義而討論之。

德儒宋巴脫（Werner Sombart）以爲資本主義，乃是兩種不同的人類集團，在市場上互相合作而成立之一種流通的經濟組織：此二個集團，一個擁有生產之手段，同時爲指導生產的經濟主體，一個無生產之手段，純恃勞働爲生。此種流通的經濟組織，必定要受營

利主義及經濟的合理主義所支配。所謂營利主義，即生產之目的，不在滿足人類之需要，而在增殖貨幣之數量；所謂經濟的合理主義，即以最小限度之勞費，獲得最大限度之結果。

|法儒季特 (Charles Gide) 從資本之意義，說明資本主義之性質。照正宗學派經濟學者意見，資本乃生產之要素。而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之解說，與正宗學派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字典中之所謂資本，並不指木匠之斧，漁夫之網，乃指資本家所有之財富，可用以取得不勞而獲之利益者。故同一工廠之機器，如為工人所有，則社會主義者不認為資本。必在資本家之掌握，社會主義者始以為資本。所以社會主義以資本僅有收益力 (rentability)，而無生產力 (productivity)。因之「正統派之經濟學者，以資本為人類必要的服務者而讚美之。社會主義者，則以資本為吸吮他人膏血以自肥之暴君而詛咒之。」季特以此二說為並不矛盾，因二者各就資本所具之兩種力量中之一種而言。正宗派僅注重資本之自然的永久的經濟的特質而言。社會主義僅注重資本之附加的相對的法律的特質而言。其實資本之性質，確隨着經濟之發展而變化；以前資本為手工勞者溫順之工具，以後遂漸次離開彼

等而入於富者之手，所以從前是單純之工具，以後卻變成營利之手段。到此時資本已非勞動之補助者，而爲勞動之命令者。此種新社會秩序，社會主義者，即稱之爲資本主義。

英儒霍勃生（J. A. Hobson）之定義曰：「資本主義者，乃一種大規模之業務組織，由富有積蓄之雇主個人，或雇主之公司，購買原料與工具，招雇工人，生出更大之財富，以得利潤。據霍氏之意，在歷史之過程中，有某種經濟事項發生時，即有資本主義式之實業發生。其重要之事項如下：

- (一) 財富之生產，並非爲滿足業主日常需要而進行；故財富得以儲蓄。
- (二) 無產或勞働階級之存在；彼等無生產手段，故不能獨立謀生，不能以自己勞力，自由支配原料而生產，并買賣或消費，以達自利之目的。
- (三) 工業技術甚發達；可以利用間接生產方法，雇用有組織而用器械之多數工人以獲利。
- (四) 有廣大而可達到之市場；人口繁殖，皆願消費資本主義式實業之生產品。

(五)資本家之精神，即有利用財富，組織大企業，以從事營利之宏願及能力。

以上五種事項，爲資本主義之要素；實互有密切之關係。例如某種原因，能促進財富之積聚者，同時往往造成無產階級。富有新慾望之人口，非特能供給資本主義生產者之良好市場，並能使工業技術，愈加發達。工業技術發達之後，可以使消費者發生新慾望，而增加其消費量。生產與消費技術之進步，及專門學術之進步，可以使資本主義式組織之能力及願望，愈加堅強。

美儒嘉惠爾(Thomas Nixon Carver)以爲資本主義之所以爲人誤解者，因世人之批評資本主義，僅以其表面及暫時之狀況爲根基，而不以資本主義之基礎及永久狀況爲根據。嚴格言之，資本主義，並非一種制度，實爲抑止暴力 (the suppression of violence) 所產生之一種事實。凡暴力一經抑止，則資本自然發生。凡暴力一經抑止，則凡製成一物或先尋得一物者，即爲其物之所有人；非經其同意，他人不能剝奪之。世界上未有除暴安良之政府，而不私產制度不存在者也。

以上四家學說，各有注重之點。嘉氏注重私有財產之一點，其說頗為透闢。霍氏之定義，可以說明工業資本主義，而不能說明金融資本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其餘宋季二氏之說，雖有獨到之處，而嫌其不備。綜合四氏之說，可以下一定義曰：資本主義者，乃根基於私有財產制度，在勞資階級對立條件之下，而行之大規模的營利經濟組織是也。

第二章 上古時代資本主義之發端

(一) 資本主義最早見於地租 上古時代資本主義之發端如何，古書語焉不詳，殊難詳細記述。惟據英儒霍勃生之意見，謂資本主義歷史的基礎為地租(rent)。蓋地租即勞動加於土地之結果，而為維持勞動生活必需以外之剩餘。此種剩餘，由政治或經濟之力量，而歸之於皇帝、教會、諸侯、或地主，由其消費或儲藏。夫租稅或地租之制行，而於是乎農夫由改良耕種方法或土地肥美所得之剩餘價值，悉歸之於他人。凡上古時代之租稅法及借地法，無非欲得此天然之剩餘，使屬之於皇帝或地主等。此種辦法，雖可以增加王侯或地主等之財富，以供其本人及扈從之消費；但不能使其積聚財富，因其所徵取之財富，往往為易於朽壞之五穀，而非為貨幣。有時能以強徵徭役，建築房屋橋梁等等，代替徵取物產，然於資本主義所需要之積聚，仍無多大之貢獻也。

中國自紀元前三世紀，秦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令民自具頃畝實數，田得兼併；於是授田之制廢，國有變爲私有。其時民田多者，連阡累陌，以千畝爲畔。貧人至無立錐，往往處於閭左，爲富戶之佃戶。十分中以五分輸田主，所謂見稅十五。自此貧富不均之象漸著，當時田野盡闢，歲入增而國用饒。資本主義之胚胎，實早於世界各國。然而以後進步甚遲，因中國自上古以至清代，賤視商人，以爲是乃小丈夫逐什一之利之所爲。德儒韋勃（Max Weber）闡發中國資本主義不發達之原因，謂由於迷信神巫，無合理之政府，與精密之法律，可謂獨具隻眼者矣。（參觀第十四章。）

(二) 希臘羅馬時代之資本主義 希臘羅馬時代土地所有權，亦極重視；惟大工業則因被家庭工藝及奴隸制度所阻礙，無由產生。當時亦有大商業及海外貿易，惟不如中古及近代之重要。流動資本之積聚，多由於稅吏之徵稅，商人之賣買，及高利貸之盤剥。羅馬時資本團體、銀行、及兌錢舖，均已發生。但彼等大抵爲金銀匠，不能與今日操縱全國經濟之大銀行家比也。羅馬人不知信用借貸之組織，匯兌及證券賣買，自無從悉。一二通商大埠，雖有資

本主義之現象，然於羅馬帝國之大部分，無甚影響。城市生活，並不重要；富人多鄉居。一切工作，多由奴僕任之，故無勞動界。總之，羅馬尙屬農業經濟時代，迨帝國滅亡時，所存者僅地產制度耳。

第三章 中古時代之資本主義

(一) 封建制度與個人主義之胚胎 自夏爾曼(Charlemagne)朝起，中古初葉之經濟生活，可以農村生活代表之。城市生活，實未之見。此時承阿拉伯民族侵略之後，羅馬帝國所遺之商業，幾入停頓狀態。又因封建制度下之食邑(menor)，日益發達，經濟生活局於一地，而有閉關自守，呆滯不進之狀態。惟封建制與武閥貴族之產生，足以剷除古代之軍國制度，而促成將來社會經濟之發展。近世個人主義之發達，實胚胎於此。

中古騎士，爲勇敢善戰之自由民。國有戰事，騎士與諸侯臣者，均隨主將出戰；凡隨戰有功者，不論其爲自由民或農奴之子，國王輒封以食邑。此與上古時之賜邑不出親族者，頗不相同。蓋中古時代之貴族階級，不如以前之高不可躋，祇須建立武功，雖來自田間者，均得封爲貴族。

奴隸制度之廢除，與農奴 (serf) 制度之代興，亦為社會進步之一端。在農奴制度下，農奴身體上之自由與婚姻，均受種種束縛，且負有徭役捐項等義務。但地主因經濟上之需要，逐漸將其解放。蓋自十二世紀後，土地之開闢，日見增加；地主無論為教士，為諸侯，競以招徠逃奴為務。農奴來歸後，復予以種種優待，俾其不再逃亡。故農奴制度，不如往昔奴隸制度之嚴酷。十三世紀時，農奴解放者益多；封建社會之組織，實已改造。農人頗有小康者，非復如往昔之均為無產階級。經濟狀況既生變化；個人主義，亦因競爭而進展；富厚之農民，乘機結納諸侯，而自進於較高之階級。

(二) 弗洛倫市 (Florence) 之資本主義 十一世紀後，都市之行會制度發達，經濟狀況，為之一變。古時有完全公民 (full citizen) 資格者為地主。而在中古行會制度 (guild system) 之下，則商人及工匠，為最普通之公民。都市之新生活，佈滿自由之空氣。當時凡農奴之逃亡一年又一日者，地主不得追回之。故中古之都市生活，趨向於法律之平等及自由。在此狀況之下，商業首先發達。其發祥之地有二，均市民自治之都市。一在意大利，一在荷蘭；

均佔經濟上優越之地位。蓋十字軍東征後，意大利與近東各地之海外商業，日臻繁榮。荷蘭諸城，爲東方與北歐諸國貨物集中之地，人民富有積蓄，故中古時代之資本主義，實導源於商業。欲知資本主義在意大利發達之過程，可以大城弗洛倫市示例。

弗洛倫市行會，有高級行會（意文 arti maggiori）及低級行會（arti minori）。高級行會包含（甲）商人、兌換商、珠寶商，以及其他擁有豐富資本之企業家。（乙）醫生、律師、藥劑師等，以及其他有小資產及文化之階級。凡（甲）類企業家組成之行會會員之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爲恃每年之收益而生活。（乙）類之人，因近於現代之小資產階級，故當時人稱之爲「肥人」（意文 popolo grasso）。在低級行會之中，則包含屠夫、麪包工人、紡織工人等等。則近於勞働階級。高級行會之洋貨商、布商、及綢緞商，執東方貿易之樞紐。故早有資本主義之性質。行會匠師（guild masters）實係批發商。彼等設分銷處於小亞西亞一帶，時往香檳（Champagne）等地之市集（fair），採購英法及佛蘭德（Flanders）之羊毛織品，雇員衆多，如司賬、書記，及各種工匠，多恃以爲生。各地間交易之支付，並不搬運現款，而用匯票；因之

發生精密之銀行制度。

弗洛倫市早有專操錢業之兌換商及銀行家，所營業務為貼現、兌換、運送金銀、存款、放款、押款、發行匯票、旅行支票、及擔保水險。但其最注意之業務，則為代理教皇收取賦稅。蓋此種業務，獲益最豐，與上古時代之稅吏相同。自十三世紀之初，以至十四世紀之末，此為最大之利源。當時羅馬教皇，對於信教諸國，得徵收大宗稅項，如什一之田稅(dimes)，人民樂助教堂之捐款，均由弗洛倫市諸家銀行遍設於各地之支行代收。遇教皇需款孔急時，則預為墊付。諸銀行有準確之簿記制度，凡各處所收得之貨幣，均須折成弗洛倫市之金盾(gold gulden)。因此估定各國貨幣價值之權，操之於諸銀行之手。德儒韋勃(Max Weber)比之於中國官吏徵銀之折合成色，而從中取利。諸銀行對於那不爾王國(Kingdom of Naples)，亦有絕大之勢力。國王屢借巨款，諸銀行因獲得商業上種種特權，及專利權，如麥糧及酒類出口權、開採鐵礦權、食鹽專賣權等。因之有亞西球利(Acciajuali)、壁路齊(Peruzzi)、默笛西(Medici)三銀行，均獲大利。壁路齊銀行之股東，年可得紅利百分之四十。利率平時為

每年百分之十四至二十五，至是乃激增至百分之四十五或五十。迨十四世紀教會武士團失敗後，（按此團體成於一一一八年，廢於一三二一年，專爲教皇及諸侯國司財務）弗洛倫市諸銀行，益佔重要位置。

意大利資本家之勢力，遠及西歐。凡英法西葡之王公主教，幾靡不與弗洛倫市及郎白（Lombards）諸銀行，發生密切之關係。法皇公正斐立（Philip the Fair）且利用意大利銀行家之財力及經驗，延聘皮西（Biccio）、墨西篤（Musciatto）二氏爲客卿。當時雖有惡弗洛倫市商人，因其近於猶太人及加歐孫人（Causines）之嗜利，然經濟上不能與之絕離，故意大利人實開金融資本主義之先河。

最初使工業受資本主義之支配者，亦爲意大利與荷蘭人。弗洛倫市之呢絨商，自他處購羊毛，招致城鄉之紡工、織工、染工，設廠製造，運銷於市場。此等工人，遂悉恃毛織工業以爲生，此於資本主義之發展，至有關係。當十四世紀呢絨商衰微後，此工業遂起而代之。十五世紀中葉，絲織業又繼興。至十六世紀之終，因法國之競爭而中落。自此以後，意國經濟狀況，漸

見落後，而西歐諸海權國，乃勃然興起矣。

(11) 荷蘭 (Netherlands) 之資本主義 中古時代荷蘭之資本主義，首見之於其商業。自諾曼人 (Normans) 南侵之後，荷蘭之商業，即日見發達。案當時之荷蘭 (Netherlands)，包含現在之比利士與荷蘭 (Holland)；處蘭因河之下游，實爲地中海與北歐諸國交通之要道。荷蘭最富庶之商業都市：如勃呂日 (Bruges)、利愛日 (Liège)、岡恩 (Ghent)、勃魯賽爾 (Brussels) 等，均於此時發達，而爲當時經濟之核心。市民泰半來自他處，以業商者居多，頗富於冒險之精神；往往不顧盜賊之危險，出不遠千里，以圖厚利。十二世紀時，商人多兼售各種貨物，來往各地，隨處經商。路有盜賊，則結爲行會，合資賣買，若賺錢則照股分配。當時貨幣日多，市集支票及匯票，亦已通用。物價因之日高，影響及於田制，間接促進農人之解放。

荷蘭商業資本主義之支配工業，與意大利諸都市相仿，如呢絨及黃銅，皆遠銷他處。出口呢絨商，自置羊毛，招工織成呢絨，運銷於各地。織業工人，即由其管束，出口呢絨商，儼然爲資本家，工人乃爲勞働家。故羊毛工業發達之諸都市，工人之數日增，岡恩人口五萬，工人有

四千。此種家庭工業，在當時爲一種新經濟組織。此後貧富懸殊，都市中挾有巨資之富商，與擁有房產之地主，漸成爲一種資產階級。

(四) 法國之資本主義 法國及其他各國資本主義之發達，較遲於意大利與荷蘭。至於發達遲緩之原因，可於其商業之性質察知之。亦時法國較大之商業，均於市集(fair)行之。市集與零售店不同；零售店做本地的生意，市集做外埠的生意。故到市集做交易者，率爲遠來之商人，而非本地商人。市集與交易所不同，因市集有現貨在場。當時法國最大之市集爲香檳(Champagne)市集。香檳地方之四個主重城市，有市集六所，每個市集，約開五十日。故一年之中，除休假日外，均爲市集之日。此等市集始於一一七四年，至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而大盛。市集有警察維持秩序，若有違犯規則者，可排斥去之。香檳市集，在商業上所以居極重要之位置者，因其介於英國羊毛出產區弗蘭德(Flanders)羊毛製造區，及輸入東方貨物之意大利之間。而羊毛及羊毛織品，因此爲交易最大之一類。爲易得此種物品，南方亦運往南方及東方珍貴之物品，如精美之熟羊皮、香料、明礬、鑲嵌器具之細木料、染料、臘、番紅。

花、樟腦、樹膠、刺繡之類。世界各國錢幣，皆在此會集，故兌錢業首在此地發達。

中古之初，法國之海外貿易並不發達。自十二十三世紀十字軍東征之後，法國與地中海東岸間之商業，始見進步。自基贊納省屬英（自一一五四年起至一四五三年止），而波爾篤（Bordeaux）與英國之商業，漸見盛興。一一一三年巴營航業界，合資設立互助會，公分贏利。十三世紀後，馬賽（Marseilles）有合資公司甚多。惟法國之商業，因百年戰爭，頗受阻礙。迨十五世紀下葉，戰事終止，始見市集次第舉行。

路易十一之提倡商業，及精美工業品，實軼於前代。蓋購買精美之洋貨，則正幣流出，將不利於法國。故路易十一不顧人民之反對，設立絲織工廠於里昂（Lyon）及都爾。法國絲業之興盛，實賴其力。案法國之大工業，多精製奢侈品，而創立之始，多由政府獎勵，以造成商業資本主義之機運。

(五) 英國之資本主義 中古時英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都市間雖有小工業，然並不重要。且當時英國海上之權力甚微，其商業全操諸外人之手。至十四世紀時，始見英商自運

羊毛出口。中古以後，商業資本主義之朕兆，漸見於英國。都市間之呢絨商，買得羊毛，分於紡織工人，並付以工資，然後收集產品，出賣於本國或外國市場。此種分給原料及工資等之辦法，謂之家庭制度，或「放出制度」(putting out system)。（案吾國江蘇吳縣木機業，亦有此種辦法，工人可以領原料織機，在家工作。）此種工作，大抵在鄉村或都市近郊為之，而常為農人之副業。十五六世紀以後，弗蘭德人(Flemish)、法國新教徒(Huguenot)、俄隴人(Walloon)（係比利時南部人），因被宗教誅戮，逃亡至英。教授英人以毛織之技能，英之毛織業，由是勃興。毛織品運銷他國，商業因之發達。食邑制因之崩壞，圈地制(enclosures)從此盛行，而小農漸以式微。但英國經濟之大規模的發展，在企業公司(Merchant Adventurers)設立以後。彼等遠至海外，以推廣其商業，實為英國今日擴張海權之前驅。於此可見工商業相輔而行，實有密切之關係。

(六) 金融資本主義之性質 中古之時，金融資本主義，繼商業資本主義而起。惟操錢業者，大抵即為呢絨綢緞等商賈。在荷蘭貸款甚巨之郎白人(Lombards)，並不專營錢業。

猶之十八世紀末（乾隆嘉慶間）中國之山西票莊，初由顏料商所兼也。當時之王侯教主，都市政府，以及地主紳士，往往與此等錢商，有借貸之關係。尤以當時之各國君王，時向錢商，借巨款，以充行政建設經費，而以軍費為最多。其利率至高，平時為年利二分至二分五，有時漲至五分六分。國王時以種種特權為酬，國家金融之權，遂漸操於錢商之手。此外有國際市集之兌錢商，亦足以促成金融資本主義之發達。此種市集，自十三世紀起，即已用支票及匯票。清算賬目時，初用現金，繼以記賬，後乃愈趨簡捷，而用轉賬。凡此商業手續，首倡於里昂市集，其後逐漸推廣於西班牙及日那亞（Genoa）各市集。現金之用益省，信用交易，愈趨發達。

商業公司亦起於中古時代。十四世紀之初，商業公司發生於弗洛倫市；凡股東私人之財產，與公司之財產，分別至清。十四世紀之末，此種事實，亦發生於北歐。近代造成資本主義之股份有限公司，即從此變化而來。中古之商業公司，在南方意大利各都市，最為發達。因當時金融大權，鑛產交易，東方貿易，均在南方。而北歐則為小資本家之所在地。公司之大別有二：一曰合資公司（Société en Commandite），在此公司，有股東一人，負責處理一切業務，

而其餘之股東，則僅投資而分配利益。一曰家族公司 (*Société en Non-collectif*)，其股東屬於一姓。至股份有限公司，則至十七世紀，始見發達。

借款探險，及海洋保險事業，皆起源於中古之意大利。中古以後，歐洲其他沿海各國，如葡萄牙等，營保險業頗多。商法之法例，大半成於此時。但當時多係少數人之企業，至有組織之保險公司，至十七世紀而後發生。

中古時代最佔勢力之資本家，爲從事於國際商業者：如意大利之諸銀行，其支行遍於各處；郎白之兌錢商，其足跡無遠不至。漢市 (Hanse) 之商業行會，爲歐洲西北部之各地，儕有居留地及堆棧，以經營國際貿易。猶太人因宗教關係，被迫而散處各地，經營商業或錢業，亦爲國際經濟勢力之一。

其次中古時之教堂，於金融界之勢力，亦不可侮。神父教堂與寺院之財產，頗爲富厚。其田地所產，如五穀之類，自身消費不盡，勢必售之於市場；於是神父等乃兼營商業。初尚專賣自有之物產，後更代人賣買，置教會禁例於不顧。賣買貨物後，兼營錢業；於是崇拜上帝之寺

院，乃一變而崇拜金錢之金融機關矣。其中交易最廣者，首推武士團。該團於各處置代理人，以便匯兌，其得利頗厚；同時貸巨款於王侯及教皇，并經營銀行之業務。

由上觀之，可知資本之存在，尚不足以產生資本主義之社會。資本主義發展之必要條件，爲資本之積聚。而資本之積聚，全恃商業，尤恃乎國際商業之發展。十字軍東征以後，遂開東西通商之路。意大利諸城爲東西要道，故商業首先繁盛，資本首先發達。但國際貿易之潮流，漸向歐洲西北部猛進；荷蘭各城，亦爲要道之一，故商業資本主義，次見於該地。商業資本主義之發達，更足以助成金融資本主義之勢力。由是金融流轉不息，使資本積聚愈多。而各國諸侯王室之向稅吏錢業及銀行借貸，亦足以造成資產階級。公債之產生，似可促成近世紀初金融勢力之發達。

至於工業資本主義，則據學者之意見，中古尚無之。當時關於衣食住等重要工藝行會（Craft Guild）之匠師，其生產工具甚簡陋，類能自備。且行會制度反對競爭，限制學徒，及工匠數目，實足以阻礙工業之發展。

第四章 近世初葉之資本主義

(一) 意大利日耳曼金融勢力之膨漲及投機事業
中古之後，各地金融勢力之擴大，
多由於公債。當時各國君主，莫不爭雄競霸，國用遂大增，不得不濫借公債；而金融界乃得因
利乘便，操縱一切：例如意大利人之於英法荷蘭馬郎人 (Marons)（葡萄牙種猶太人之
信基督教者）之於盈凡爾 (Antwerp) 其操縱當地之金融，向恃公債交易。奧格司堡
(Augsburg) 地方佛葛族 (Fuggers) 之於日耳曼，初為商人，繼為金銅鑄主及銀行家，終
成為哈勃斯波皇室最重要之債權者。在一五二七年，彼等約有資本二、〇一一、二〇二盾
(gulden)（約當美金二千萬元）至一五四六年，其繁盛達於極度，資本更倍之。當時每年
投資之收入，有百分之五十五以上。但此等銀行家之貸款於都市或君主也，並非悉屬自有
之款，大部份乃係社會上下各階級人之存款。故一遇都市或君主戰爭失敗，則其因戰爭而

借之款，不能償還。於是存戶與銀行家，同受其弊。如璧路齊（Peruzzi）之於弗洛倫市，佛葛族之於西班牙王，均受同樣之損失。在歐洲勢力向外發展之第一世紀，西班牙人借重意大利人與日耳曼人之幫助，以經營其銀行業。

中古以後，固定之城市商業日見發達。於是定期交易之市集，失其重要，而交易所乃起而代市集。交易所為商人賣買之所，但其貨物並不在所現交。市集為臨時的，交易所則日日舉行，此二者之異點也。十六世紀中最重要之交易所，為盜凡爾（Antwerp）及里昂之國際交易所。

一五三一年盜凡爾交易所之設立，實為歐洲資本主義史上最重要之大事，影響於國際經濟之發展非淺。夫十六世紀股份公司之組織，至為簡陋，故盜凡爾之交易所，當然不能與現代之證券交易所比擬。當時之投機交易，非為證券，而為貨物之價格，國際之匯兌率，及保險。裁定交易（arbitrage）（即利用兩地匯兌率或同樣貨物之價格之差，而在兩地為相反之賣買行為，以博取利益。）在當時為最盛行之投機交易。中古意大利都市，雖亦有此交

易，然無~~益~~凡爾之盛行。海上保險初行於意大利，繼行於葡萄牙，至是而盛行於~~益~~凡爾。在五六四年，有六百人業此而獲厚利；但並非爲公司組織，而爲私人集合，共保一船，保險率漸趨於一律。因欺詐之事叢生，國王乃於一五五九年訂定保險法律，以限制保險業。生命保險在十六世紀亦發生於~~益~~凡爾，但多限於旅行期內。欺詐之事亦叢生，有時並有犯罪之事發生。彩票公司當時亦盛行；此外又有新奇之賭猜法，如生育之爲男性或女性，跑馬之速度等，無不可以爲博賭之資料。在此種生氣勃勃之空氣之下，而於是乎企業家、冒險家、以及工業商業及金融業之巨頭，均嶄然露頭角矣。

當時代表資本之證券，僅憑品級之貨物賣買 (sold by grade)，均已發生。惟流通股票之盛行，則不在交易所之先，而在交易所之後。因初期交易所交易額之大，間接促成近代式證券之發達。近代式之證券發達，而後有十七世紀新式之證券交易所發生。近世初期之發行股票及公債票，其結果實並不佳。當時之銀行，均爲存款銀行 (the bank of deposit)，而法律並不禁止銀行家之用存款，以爲投機事業。當時有一最著名之事件，即有銀行家赫

屈斯篤 (Höchstetter) 其人，欲壟斷水銀市場以居奇，卒使存戶皆破產。法國大僧正都爾儂 (Cardinal de Tournon)，欲以公債為一種理財之方，故將里昂各銀行之存款，盡以充國帑，許存戶以一分三釐之利息。一五五四年後，發行公債票，由各交易所賣出；僕隸及異邦之人，爭相購買，終之其價大跌，發生恐慌。

(二) 商業資本主義之勢力 金融事業及投機事業，對於資本主義之發展，雖有極大之影響；但若無繁盛之商業以培養之，終不能持久。例如日那亞 (Genoa) 市集，在盎凡爾衰落之後，執南歐金融之牛耳，垂半世紀。但考其實際，祇有金融之業務，無貨物之交易。雖匯兌業務，投機事業，及貸借業務，均甚發達；商業則並不發達。故中古後漸失其重要之位置。反之若弗浪克福 (Frankfort)，在中古後，為日耳曼西部最重要之商業地。故其市集之發展，雖不及日那亞市集之速，但其經濟之基礎，因有貨物之貿易，甚為鞏固而永久。

英國在十六世紀時，其金融資本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兼程並進。毛織品之產額，在十六世紀末，增加甚速；所需資本，多由出口商人供給。鑄業亦復如是。出口業繁盛之後，國際滙

免亦因之而起。當時倫敦與盎凡爾、漢堡(Hamburg)、里昂及羅盎(Rouen)，皆發生匯兌關係。

(三) 對於利息觀念之改變 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所載，則戰國之時(紀元前三世紀)已有息借之事無疑。但其他各地，在上古之時，息借之事甚少。蓋古時以爲同一種族之人，應如兄弟，互相扶助，不應取利。羅馬之無利貸款(mutuum)，未嘗非此種遺風所播。即以猶太人而論，彼雖以營高利貸著稱於歐洲，然對於同種，亦禁止索取利息。回教及婆羅門，對於教友，均不許取息；對於異國或異階級之人，始可取息。基督教禁止利息尤嚴。當時嚴禁取息之原因有二：一則因當時之借款，大抵用之於消費，而在緊急之時借用；二則因軍事上關係，因債務人若因債重難償，而入於繩紲之中，則將不能從軍出征。

打破此等禁止息借之教規，實始於實在財產之借貸。例如游牧民族之牲畜借貸，及巴比倫之種籽借貸，在此情形，凡借戶可以從無畜變爲牛羊蕃殖，從無穀變爲穰穰滿家；則借主除還本之外，略沾其利益，當然不能謂之不公。又在都市生活發達之地，利息之禁例，亦自

易打破。教會並不禁止地租，且以之爲合法，其實地租乃變相取息。

中古時代意大利之資本家，往往借出巨款於海商，由海商遠至海外貿易。資本家視危險之大小，而決定分利之多寡，無一定利率。在陸上懋遷貨物之借貸，則有一定之利率，因陸上之危險，較之海上爲小也。基督教對於利息之禁止甚嚴，教皇格里喬來第九世（Pope Gregory IX）對於海上貸款，亦斥爲高利貸。但自貨幣經濟發達，而教會無法以阻止息借，祇可採放任政策。十五世紀弗洛倫市銀行家發達以後，種種禁止息借，無絲毫效力。於是教會理論之解釋息借禁條，不能不力從寬大；而最可悲之事，則爲教會本身，當時因種種關係，不能不貸款取息。

至十六世紀，則歐洲各國，大抵皆承認息借爲合法。西班牙斐立第二（Philip II），認一分二釐爲合法。一五四五五年，英皇亨利第八承認利息一分爲合法；不久於一五五二年，在女皇馬利（Mary）朝廢止，旋於一五七一年恢復。於是息借之事，雖有教會之激烈反對，學者之抗辯，仍能通行於英國。十六世紀之末，在歐洲大陸，資本漸漸充裕，故普通之利息爲

六釐，而平穩事業之借款，或可在六釐以下。

(四) 加爾溫 (Calvin) 等宗教改革之影響 宗教之改革，與資本主義有密切之關係。中古時息借及投機，均為教會所竭力反對。但十六世紀以來，經濟界之自由主義，亦見於宗教改革運動。德儒韋勃謂大陸上之加爾溫教徒 (Calvinists)，與英國之清教徒，實大有造於競爭的資本主義之精神 (Geist)。英儒湯奈 (R. H. Tawney)、法儒賽亨利 (Henri See) 與其他之學者，均以加爾溫及清教徒與猶太人，其思想上有相同之點，同為近世贊助資本主義之最熱烈者。加爾溫以借債為合法，在其所著之「基督教規」(Constitutio Christiana) 一書，曾謂「禁止息借之目的，乃為保護貧寒，並非保護借款利殖之富人。」原來基督教義，以為致富與信教，二者不能相容。加爾溫則解釋其困難，而溝通其說，以為人類之所可用者，皆上帝之賜。教義雖指摘享福，然並不教人作出世之想；人類按合理之規律，共同工作，實為各個人應盡之宗教事業。所謂職業 (calling)（按此字即上帝召喚之意）不外盡上帝所給予之工作而已。自此種職業之觀念盛行，而近代之企業家與工人，可以盡量進行。

其業務，而毫無內媿神明之處。企業家因工人能盡上帝所給予之職業，故酬以工資；企業家雖積財致富，仍可到天國而親上帝。在宗教勢力全盛之時，得此別開生面之自由主義，以解除數千年之思想束縛，其影響於資本主義之發展，真乃不可量爾。

總之路德派 (Lutheran) 之新教運動，能將舊教絕慾避世之觀念，完全打破。從前教士之道德，與世俗之道德，分若鴻溝。今則宗教道德，其範圍不限於僻靜之寺院，而引用於日常之生活。教士不必獨身，婚姻為合理之制度，人固不必守貧，惟致富之後，亦不可耽於逸樂，而誤入歧途。「誠實為上策」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不信上帝者，雖路人不能互信，彼等如欲經商，願與吾儕信教者往來，虔誠信教，為致富最穩妥之路。」自此等理論盛行，而宗教道德，與商業道德，打成一片矣。

文化復興 (Renaissance) 亦為促進資本主義之一因，然不及宗教改革之重要。蓋文化復興，而美術與鑄業之試驗，終乃引用之於科學。並且當時政府施政之方策，亦因文化復興之世界觀，而有多少變動。

第五章 十六世紀海外貿易殖民事業與資本主義 之發展

(一) 發現新地與海外殖民之原動力 十五世紀中葉，以至十八世紀之末，歐洲探險家，發現許多新地，殖民事業因之勃興。其原動力有四：(一) 經濟界渴望與東方貨物供給之源泉，有一密切之接觸；因商業發達，則人類之慾望愈進步。(二) 政治上各國皆以擴充海外之領土，可以增加國內之聲勢。而當時西方都市，皆欲打破意大利近東貿易壟斷之局。(三) 宗教方面，歐洲各國，均欲佈其道於遠地，使彼等皆信基督教。(四) 冒險精神與好奇心，亦能使當時人不畏探訪異域之危險。有此四種原動力，復加以當時航海技術之進步，指南針之運用，乃能達至印度洋等地矣。

殖民事業，對於白人有利，對於殖民地之土人，則有大害。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人，對

於紅種及黃種土民，虐待無微不至，并強令其作苦工。美洲土人，死亡甚衆，人口大爲減少。於是不足供白人之驅策，乃自非洲運賣黑奴，以補其缺。其待遇酷於牛馬，而販賣黑奴者，則皆金銀滿屋矣。宋巴脫曰：「吾儕白人之所以致富，因有色民族，爲余等而死。美非兩洲土人之慘遭滅種，爲白人故耳。」其言實如老吏斷獄，資本主義之來源，固若是其沉痛也。總之歐洲之資產，賴有此殖民地之商業，及種種壓迫土人之暴行，而激增至數十百倍。

(1) 海外發見新地之大概情形 葡萄牙向海外探險，在西歐諸國之先。葡萄牙航行者，因得亨利航行王子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之指導，於十五世紀中葉以前，從事探險，並發見遠距葡萄牙之大西洋岸諸島，及非洲西北部之海岸。一代以後，迭亞司 (Diaz) 復沿非洲北岸前進，發見康格河 (Congo River) 口，嗣更由非洲大陸南行，將近我人所謂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最後於一四九八年，凡司可大格 (Vasco da Gama) 氏始達到一世紀來所渴望到印度之直接海道之目的。一四九八年五月，凡司可大格氏航繞好望角，橫過印度洋，而抵加利克脫 (Calicut)。

在西班牙王保護之下所發見之地，更為重要。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為一勇敢而有毅力之意大利人。其計畫獲得西班牙女王之贊助，於一四九二年發見羣島，彼初以謂達到東印度羣島之目的地，實則並非東印度羣島。然其後之航行，不僅發見更多之島嶼，並達到新大陸。西班牙人遂於墨西哥及祕魯尋得貴重金屬，幸運已極。但北歐人仍以北美大陸為到東印度羣島之大障礙。西班牙探險之最著者，首推麥奇倫（Magellan）。彼有一船，於一五二二年，環遊地球一週，此為有史以來第一次。麥奇倫雖在菲利賓被殺，然其隨從水手，回至西班牙，確實證明地球為圓形。英法荷三國之人，對於探險事業，亦隨葡萄牙與西班牙人而起。結果歐人對於南北美東海岸，非洲與南亞之海岸，及東印度羣島之知識，大為增進。故探險乃開闢殖民地之先聲也。

(三) 葡萄牙之殖民狀況 自十五世紀中葉起至十八世紀終止，歐洲及世界之歷史，實為西歐商業帝國之盛衰史。西歐諸國，第一為商業帝國者，即小海岸國葡萄牙。凡司可大格及其從者之探險，與葡萄牙人以商業上優越之利益。葡萄牙擁有大部之東印度羣島及南

美洲，無人能與競爭。但其基礎甚弱，何能建如此之大廈於其上。葡萄牙人對於屬地之管理，毫無經驗，且其屬地官吏，未經訓練，祇知營私舞弊，任用私人，不顧國家之損失。並以恐嚇之政策，處理土人，致啓無限之紛擾。於是東印度羣島，乃誘起他人之競爭。

用同樣之草率方法，售東方之貨物與歐洲市場，亦感非常之困難。李斯邦(Lisbon)地方，與歐洲各地，交通上本無聯絡，並且此地未有葡萄牙組織之機關，以分配各種貨品，又不設法產生此項機關。結果北歐辦貨者，到此辦貨以後，回至荷蘭諸都市，以發展其貿易，更臻富庶。此不僅減少葡人之利益，並危及其獨占。不特此也，北歐之人，終乃設法捨去李斯邦，直航東方，以圖獲到東方貿易之源泉。葡萄牙之獨占，建於其海權之基礎上；但其人民與富源甚少，不足以持久遠。當時搶劫商業競爭國之商船，不視為海盜行爲，故水手之防禦，至為重要。葡萄牙東印度羣島之貿易，即感水手缺乏之苦；而葡萄牙之人口，當時又減少，其後乃以黑奴補水手。一五八〇年以後五十年，葡萄牙為西班牙王所管理。時西班牙全神貫注於新大陸，對於遠東之機會，則極端疏忽。於是新得獨立之荷蘭人，乃得從遠東獲到香料輸入之

專利矣。

(四) 西班牙之商業與殖民狀況 當斐立第二 (Philip II) 繼乃父查爾斯第一 (Charles I) 為西班牙王時，聲勢甚盛，克繼父志。西班牙為當時最強盛之國，至於論及其海外殖民地，又均在非洲地勢上最優之地。航海者得西班牙之保護，於發見海外屬地事業中，占重要之部位，而西班牙亦要求最大之利益。斐立王又統治北歐最富庶之區，包括現在所謂比利時與荷蘭。此外西班牙擁有最強之海軍，任何歐洲各國，難與比擬。一五五〇年，西班牙從新世界收入之金銀，已超過歐洲出產之總數。

一五五六年時，西班牙之勢力頗強，但外強中乾，不能在經濟建設之基礎上，有所致力。查爾斯與土耳其法國及新教徒之戰，勞民喪財，元氣大衰。一四九二年飛蝶南王 (Ferdinand) 驅逐猶太人出境，致西班牙失去有經驗之金融家。且繼續虐待莫爾人 (Moors)，使最重要之工業階級，受致命傷。一五八〇年葡萄牙為西班牙所征服，但未能因此增加收入及軍事力量，或發生合作之情感。而美洲運入之金銀，足以使商人腰纏萬貫，與國家之金庫

無與焉。西班牙經濟困難，至後更甚，荷蘭爲工業最發達之區域，因受愛爾哇（Alvah）將軍之摧殘，百業不興，無數難民，迫而出國。其苛重惡稅，甚於猛虎，收入減少，則再加喀什第爾（Castile）地方之稅。政府腐敗已極；第一年官吏薪水之半數，須報效於政府，賣官鬻爵，仕風掃地，子可繼父之官爵，惟須納稅。貨幣鑄造之成色，亦已不足。西班牙物價之飛漲，使其國家之地位，如金銀礦山之採礦人，隨得隨失。一五六〇年，西班牙欠佛蘭德意大利及德國銀行款，約計一億美金。普通利率，則從一分五釐至三分之間，而多數債務，均照三分計算，因其到期不能償還也。最後斐立第二，不能支付利息，是以意大利銀行家，皆不與之往來。日那亞人（Genoese）再貸款與西班牙，而西班牙則以國家之特種收入讓與之。軍隊均長久未發餉，是以叛亂之事，時有所聞。如一五七四年，盜凡爾、馬脫里（Maestricht）、岡恩及其他諸城，搶掠之事，實使實業菁華之地，受莫大之損失。斐立王不智之財政政策，適足以助成荷蘭之興盛。蓋凡爾之遭劫，使弗浪克福日那亞等地，反受間接之利益。歷次戰爭，喪失不少海員，並損害魚業行會。所畜七百萬頭之羊，僅以供大部外國羊毛工場之原料；所有西班牙之羊毛

織物，尙不及勃呂日一城之多。自數十萬馬里斯科人 (Moriscos) 被逐之後，西班牙之農產物，不能自給。並以法令強迫以前曾為畜牧之地，仍恢復為牧地。工人甚少，工資又高，引起法國之農人，移入西班牙。此項暫時移民，於各地農業之需要無補。西班牙工業之退步，亦引起法國良工之移入；此種良工，僅以致富回國為目的，不作久留之意。

西班牙於十六世紀時，乃一畜牧國；農業不發達，工業亦落後。人口僅七百萬，且增加頗遲緩，未有財政及工業之組織，以為大帝國之中心。雖欲極力擴張海外殖民地，並擴充軍備以防禦之，但人數不足。當十七世紀時，人口大減，而社會全體，呈崩潰之象。殖民地之致富既易，國內艱苦之工作，人皆棄之如敝屣。且西班牙承封建時代遺風，賤視手工業，以為此乃古時奴隸所為之事，故游民以數萬計。

西班牙政府對於商人之保護監督，過於嚴密繁瑣。商人航行之路線，與往返之時期，均須一一遵照政府之命而行。因此不能與比較自由及勇敢之英荷二國商人競爭。太重視金銀鑛，而絕不注意殖民地健全經濟生活之建設。例如殖民地不准釀酒，因恐與西班牙之酒

業競爭。其實則西班牙所產之酒量，不足以應市場之需。而過於嚴密之監督，使西北各國與西領地之私販業，反日甚一日，因其利益較大也。就地理言，西班牙天然之物產既少，復多山脈，阻礙交通，國內之大工業，乃不易整興。其地中海各口岸，則爲臨近之山脈所阻，不能與内地連貫。其大西洋各口岸，則與歐洲其他大市場太遠；又不如英國之孤處海中，不受外患之侵伐。西班牙之獲得美洲殖民地大宗金銀而暴富也，亦足使其爲衆矢之的。

西班牙殖民地之商業組織，於此可略述其梗概。西班牙政府不特欲獨占其殖民地之貿易，並且將其貿易地點，集中一處，以便管轄。操殖民地貿易之大權者，爲一五〇二年所設立之貿易公司 (*Casa de Contratación*)，初設在色維爾 (Seville)，後於一五一七年遷至加迭斯 (Cádiz)。該公司雖爲商業公司，但兼有法權。凡自西班牙出口及殖民地入口之貨，皆由該公司課以重稅。故無論進出口貨物，一律須赴該公司會計官處登記；但私販盛行，不勝防，故一六六〇年後此稅定爲包稅，每年付七十九萬迭加 (ducats)。殖民之總督，或則濫用威權，或則怠於職務。教堂在西班牙既有大權，在殖民地又建設廣廈，養尊處優，其四周

居民之窮苦愚陋，則不之顧也。在美洲殖民之商業，亦集於二三處，往墨西哥者，須至維拉克魯斯 (Vera Cruz)，往南美者，須至加泰奇那 (Cartagena)，及保都皮羅 (Porto Bello)。但西班牙之商船，雖有政府軍艦之保護，有時仍遭英國私船之搶劫。而政府最重要之漏卮，則為加迭斯地方官吏之營私舞弊，歐洲西北常運貨至西班牙殖民地，官吏既得賄賂，則亦聽其經加迭斯而運往殖民地，不納苛稅。當時有十分之九之貨物，皆係英法荷等各國之貨物，假借西班牙之名，以運至殖民地者。

英荷俱信新教，英后伊里沙白之朝，常助荷叛西班牙；其後又聯荷以阻礙西班牙北航之路。斐立王憤不能平，乃於一五八八年，組織常勝艦隊 (Invincible Armada)，圖殲滅英國海軍，并征服其國。但因戰略不善，天時不順，終遭大敗。於是西班牙之殖民地，與其商業，一任英國之劫奪，並促成荷蘭之獨立。西班牙之聲勢，一落千丈。英荷海洋貿易，外有強盛海軍為之維護，內有良善之經濟組織為之基礎，乃崛起而為天下雄。

(五) 新大陸金融輸入之影響 在十六世紀之初，貨幣情形，已逐漸改良。歐洲每年所

產之金銀，值五十萬至七十五萬美金。非洲西岸，亦出同量之金銀。假如在新大陸發現之年（一四九二年），歐洲流通之貨幣，誠如普通之所估計，有一億七千萬至二萬萬金元之多，則一五二〇年之流通數，或值二億五千萬之美金。金融之積聚，進行甚速；並不因一部分流入東方而阻止。歐洲非洲之鑛產，亦竭力獎勵其開採，故直至一六〇〇年，其出產繼續增加。自此之後，新大陸金銀，大量輸入歐洲，物價飛騰，工資昂貴；使舊有金銀鑛之開採，不能獲利。在一五二〇年之後，西班牙因搶劫阿丹（Aztec）及印加（Inca）二地之寶藏，而得到金銀甚多。并因開採祕魯波利維（Bolivia）墨西哥之鑛產，而得到一永久之金銀供給。自一五〇〇年至一五五年之間，世界每年金銀產額，增加三倍。而在一五五〇年美國所出之金銀鑛，較之其他各地之總產額為多。

自新大陸發現後，以至工業革命，世界金銀產額之價值，可以下表顯明之：

世界金銀產額價值表（自一四九三年至一七六〇年）

除第一期外，均以四十年為一期

時	期	金之總產額	銀之總產額
一四九三—一五〇		二〇七、九三一、〇〇〇美金	五四、七〇三、〇〇〇美金
一五三一—一五〇		三〇四、六九七、〇〇〇	二元七、三三六、〇〇〇
一五六一—一六〇〇		一八九、〇一三、〇〦〇	五九七、二四四、〇〦〇
一六〇一—一六〇		三三三、五七三、〇〦〦	六七八、八〇〇、〇〦〦
一六四一—一六〇		三三九、六五五、〇〦〦	五六四、充九、〇〦〦
一六八一—一七〇		三三三、四九一、〇〦〦	五七九、八六九、〇〦〦
一七三一—一七六〇		五〇、七三七、〇〦〦	八〇一、七一二、〇〦〦
總	額	一、八九五、〇六五、〇〦〦	三、九四、三四五、〇〦〦

新大陸金銀之輸入，及貨幣匯兌之投機，實使十六世紀歐洲物價上騰。在法國物價增加，最速者為穀類，但其他貴重物料、地價、租金、及製造品，無不漲高。當時無物價指數，故欲推

測其各種物價增高之程度，實非易易。據一般學者之推測，當增高一倍以上。當時法國政府，欲以法律訂定物價，及薪額之最高限度，以斬物價趨於平，但均無效果。

流動資本之增加，頗有影響於當時之經濟思想。重商主義及保護主義，漸漸發生。工業品之出產增多後，各國競以開拓殖民地為務，以為推廣其市場之計；同時更可吸收殖民地之金銀原料，以供本國投資及製造之用。

(六) 海權國之經濟發達
十六世紀最重要之關鍵，為歐洲西部及西北部各海權國之興起，以繼葡西二國之盛業。

(甲) 法國
法國在十六世紀時，其對外商業，日漸發達。最多者為西班牙，需用法國之製造品；其次為英國，需用法國之農產物。海上之威權，法國遜於他國。惟在地中海勢力較大。彼於新大陸之利源，亦未忽視。曾派遠征隊，至南北美沿岸各地，以拓殖勢力。在一五二四年至一五四一年，加蒂愛 (J. Cartier) 尋得加拿大。

(乙) 荷蘭
荷蘭於十六世紀起，海上之霸權，過於法國。因荷在脫離西班牙羈絆之

前，操北部航業之牛耳。於盎凡爾之營業，日益擴大。其造船廠頗為著名。波羅的海商業之大部，亦在其掌握之中。當荷蘭與西班牙戰爭之時，西國商業並未停頓；因彼等於西班牙之貿易及航業，多假英法及日耳曼之名行之。在十六世紀之終，彼等以波羅的海沿岸各地所產之麥糧、魚肉、皮酒、蜂臘，以及其他製造品，易取西班牙巨量之金銀。並且當時因葡萄牙為西班牙所歸併，故荷蘭不能再往葡京購取遠東之香料，及一切寶貴貨物。乃展其航線，自向遠東直接採購。結果葡萄牙在遠東之商業及殖民地，盡為荷所侵奪。

(內) 英國 英國與荷蘭相同，均因漢斯聯號 (Hanseatic League) 之衰落而收其利。在一五九七年倫敦之海斯聯號，被摒於倫敦。英人即設商人建業公司 (Merchant Adventurers) 於漢堡 (Hamburg)。輸出於荷蘭日耳曼兩國之布疋業，即為該公司所壟斷。

最初有使英國為第一等海權國之野心者，乃十六世紀之亨利第八是也。一五五四年之莫斯科公司 (Muscovy Company)，遠至白海，據俄羅斯商業之重要地位，為最初設立

之股份公司。東土公司，設立於一五七九年，經營波羅的海之商業，終至引起荷蘭之劇烈競爭。該公司力不能拒。英女皇伊利沙白（Elizabeth）即位後，尤英明果斷，極力發展經濟之利源。而於造船事業，尤為注意，務使可以獨立，而不仰給於外國之材料。其臣民皆能佐弼女皇，襄成大業。尤以伯萊（Burleigh）之功為最著，其提倡植苧麻，織造帆布，及廣造森林，即為振興航業之預備。彼又巡視河港，繼以修濬，為造就勇武之水手計，則獎勵漁業，歌詠英國劫奪西商之海盜之勇績，且准許販賣黑奴業。

當時凡有私人願組織公司，以至海外冒險經商者，政府概特許設立，以資獎勵。此等公司，在伊利沙白后晚年所設者，大抵取則於莫斯科公司。但股份公司之組織，經十七世紀荷蘭之改善，而始完備。一四〇〇年以後所設之商人建業公司，其組織類行會，而不類現代之公司。因其無共同之資本，各商人以自有之資本經商，其所以組織公司者，因如此則可以享國家之保護。在一五五三年之後，始有莫斯科等新式之公司。該公司分為二百四十股，每股二十五金鎊。但公司營業，限於往返一次，每次海程完畢後，乃按股分配贏利，迨閱時既久，始

變爲永久性質。此外又有近東公司(The Levantor Turkey Company)設於一五八一年，經營地中海之航業。自一五八四年以後，且擴充其營業至印度之戈亞(Goa)。赫特生海灣公司(The Hudson's Bay Company)經營皮貨業，開設甚久，獲利甚多。非洲公司(The African Campany)以尋訪黑奴爲業，成立於一五八七年。而十六世紀之末年，乃有名振寰球之東印度公司出現。

第六章 十七世紀之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

(一)西班牙殖民地商業獨占之衰微
十七世紀中資本主義發展行程中最重要之事，為新大陸之商業霸權，漸由西班牙而入於荷英法之手。荷蘭與西班牙之通商，自一六七二年至一七一二年最為發達；因此西班牙從新大陸得來之金銀，大半為荷蘭所吸收，益得發展其東印度及全歐之貿易。

荷英法三國在十六世紀時，即從事於新大陸之私販業，至十七世紀之末而大盛。當一六五〇年以後，英法荷三國占據安帝貢羣島、馬丁尼克(Martinique)、加特路濱(Guadeloupe)、若美克(Jamaica)、及古拉薩(Curaçao)諸地之後，私運業更見興盛。英荷二國尤甚於法。而西班牙總督，貪婪性成，他國商人，載貨至美，賄賂總督，以求貿易者，無不捆載而歸。故西班牙在新大陸之獨占市場，早已解體。即太平洋南岸菲列濱羣島之商業，亦漸非西

西班牙所能繼續享有。

(二) 重商政策 新大陸巨額金銀之輸入歐洲，間接促成重商主義之勃興。至十七世紀而拜金主義，風行各國。法相哥爾培 (Colbert) 之厲行保護制度，以及提倡各種製造業，即希望能於商場上戰勝荷蘭，盡量吸收巨額之金銀，不使流向他國。彼曾宣言曰：「惟製造品可以易取金銀，商業之惟一目的在乎此，增進國力之惟一方法，亦在乎此。」

德儒韋勃曰：「重商政策 (merkantil System) 之精髓，在於將資本制度下實業家之觀察點，與政治之觀察點，打成一片。換言之，即國家之施政，一若舉國皆資本主義之企業家，完全為彼等利害上着想。經濟政策之表現於外者，即無往而不欲乘機在商場上戰勝敵人。進口貨價力求其低，出口貨價力求其高；因此而增加國力，使政府對外之地位，可以佔優勢。故重商政策之手段，即增加人民之納稅力，使國家發達，成一政治上之強國是也。」

重商政策之第一要點，即竭力求財源之留在國內。經濟學家中，因此或以謂重商主義之思想家與政治家，將金銀與國富混為一談。其實不然，因彼等未嘗不知此二者之區別。彼

等知國富之源，在於納稅力。所以竭力求貿易上佔據優勢，以保有其國內之金銀者，其目的全在藉此以增加納稅力。重商政策之第二要點，與力求富強，有極密切之關係，即力求人口繁殖，至於極大限度。爲孳生人口起見，乃不得不力求擴充國外之市場。而在國內用多數人工製造之精製品，尤爲重要。至於原料之出口，猶在其次。貿易尤力求其爲本國之商人所操縱，因如此則其贏利均爲本國所有，而可以增加本國人民之納稅力也。在理論方面，此種政策爲貿易差率論之說所贊成。其說以謂凡一國之輸入超過輸出者，其國將貧。此種理論盛行於十六世紀之英國。

英國可稱爲重商政策之策源地，其最早實行重商原理之迹象，始於一三八一年。當時英王理加特第二(Richard II)秉政，金融偶生緊急之象，國會指定委員，推究其原因。當時爲治標計，禁止輸入獎勵輸出，但尙未儘量施行真正之重商政策。施行重商政策之關鍵，乃在一四四〇年。在斯時頒布許多雇工條例(statutes of employment)，其中有二種計畫，甚關重要：其一即凡外國商人輸入貨物至英，必須將其在英國所得之金錢，易得英國之貨

物以去。其二即英國商人到外國貿易，止少須帶一部份金錢回國。根據於此二種計畫，重商政策，乃逐漸發達至一六五一年，更有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之實行，遂將外國航業之勢力，逐漸消滅。

重商政策，將資本家之利益，與國家之利益，聯成一氣固矣。但其中亦有兩派：一派為斯蒂倭(Stigell)朝所採用，其目的在求國庫收入之增多，因此而有給予種種特許之專利。哥爾培之於法，用勉強獎勵之方法，以振興新實業，其用意亦同。又一派為清教徒所主張之重商政策，不以專利為然。彼等有國會為後盾，競力抨擊以殖民地之專利，許給王室之私寵。「打倒專利」之呼聲，為一般小企業家所盛唱；英國民族經濟上之奮鬥精神，至此而表露無遺。彼等僅主張保護已存在之實業，蓋斯蒂倭朝以專利造成之實業，至十八世紀多數消滅。此二派之重商政策，第一派先發生，蓋國庫收入之目的，起初視為最重要。其後在十八世紀，有一班新企業家起得國會之助力，始倡第二種之重商政策。此為不合理之資本主義，與合理之資本主義作第一次之衝突。換言之，即根據於國庫收入殖民地特權及專利的資本

主義（不合理的，）與根據於市場機會，以商人本身之利益為前提之資本主義（合理的），今乃至於短兵相接之時期矣。

此二種不同之重商主義派之接觸，乃見於英格蘭銀行。此銀行為英格蘭之企業資本家貝德森（Paterson）所倡立，為適應斯蒂倭朝之專利政策而生。但清教徒之商人亦屬於此銀行，久之而貝德森之徒漸失其立足點，而贊成比較合理之清教徒一派。

重商政策在經濟史上，有其相當之職分。因十七世紀時，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尚在發育時期，不能不有待於保護政策之施行。英國自由貿易政策採用之時，重商政策乃完全消滅。此又為哥白登（Cobden）、勃拉愛脫（Bright）等清教徒與實業界聯絡之結果。蓋實業界至是不須重商政策之保護矣。

(11) 荷蘭之商業 十七世紀歐洲經濟發達之重心，漸趨向西北。荷蘭繼西班牙、葡萄牙而稱雄海上，其最者為商業及金融之發達。農工兩業，僅居次要。

自波羅的海之鮑魚遷居至北海以後，漢斯聯號之商業大衰，而荷蘭商業發達之基礎

以立。北海漁業，因地理上之關係，爲荷蘭與英國競爭之導線。至英國克林威爾(Cromwell)之時，而二國乃以兵戎相見矣。波羅的海之商業，英雖竭力欲與荷蘭角逐，卒爲荷所壟斷。五穀之貿易，尤屬大宗，凡北歐諸地所產之麥糧，多由荷蘭運銷地中海一帶。法與北歐諸國之商業，亦由荷蘭爲之居間。故荷與法西二國及地中海東岸之貿易額頗巨。荷蘭當時又竭力擴張其勢力於南美，巴西(Brazil)之征，雖未能成功，然獲得基亞那(Guiana)之一部。其佔據古拉薩(Curacao)島，實爲其在西班牙領地內私販之根據地。

除北海波羅的海及俄國以外，荷英兩國，在近東遠東與美洲，均有爭雄競長之勢。荷蘭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成立於一六〇二年，獲得東印度羣島營業專權。初起之時，爲代表六個城市之企業家之結合。此結合不甚鞏固，內部仍有競爭減價之事；故在一六五二年，改爲真正之公司。安姆斯脫丹(Amsterdam)一埠，供給東印度公司資本之一半。在東印度羣島最重要之種植場，爲爪哇(Java)、馬加沙(Macassar)、泰爾納(Ternate)、安布那(Amboina)、錫蘭(Ceylon)諸島。在印度大陸上，荷蘭雖無勢力，而終成爲英法之

場戰；然香料貿易仍由荷蘭直接向印度洋諸島採購，胡椒一物之貿易，爲其壟斷。十七世紀末期以前，英國即不與荷蘭競爭東印度羣島商業之霸權。當時英荷二國皆信新教，聯盟抗法，故英國不欲多事於東印度羣島也。

(四) 荷蘭之金融 荷蘭因海外商業之發達，積有豐富之金銀幣，故同時執歐洲金融之牛耳。茲將其二大金融機關，東印度公司及安姆斯脫丹銀行，論列於次：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英國東印度公司，雖與現在之股份公司不同，然爲近代股份公司之起源，故其地位甚爲重要。荷蘭東印度公司設立之時，各城市公民，欲於企業之利益，互相嫉妬，故認股之時，平允分配，不使一城獨占全部之股票。政府對公司有管理之權，在必要之時，可以用公司之船隻與鎗礮。自此等公司盛行之後，而用股份以集資本之方法，遂大爲流行。案荷蘭東印度公司，不特有股票；且有類似現代公司債票之發行，其額有一千二百六十萬弗洛林(£1,200,000)，每年付利息三釐半。股票每年所付之股息，大有漲落，因之而股票之市價，亦大有漲落。有時贏利高至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十五則爲極普通。此種股票，已成爲可

繼續投機之有價證券，不特可以現金購置，且可以爲賣空買空之投機。交易之巨，盈虧之數，至可驚人。更用證據金之法，減少股票賣買之危險。業投機者，類皆機警敏捷，消息靈通，時或造假新聞，以眩惑世人，因此使股票漲價或跌價，而達其獲利之目的。公司原有之資本，爲六十萬弗洛林，分二千一百股，每股三千弗洛林。一六九九年，每股市價漲至一萬六千九百五十弗洛林。公司有監督若干人，董事十七人，印度羣島總理一人，坐駐辦事。此外有職員甚多，其俸給頗優，然仍營私舞弊。至後而公司之事業，愈趨腐敗，終乃借入款項，以彌縫一時，但破產之徵象已成。一七八二年所給之股息，爲末一次之股息。至一七九八年解散之時，則所負之債，在五千萬美金以上。德儒韋勃曾批評十七世紀國家特許之諸大公司，以爲當時尚無資本式之會計制度，故每年存貨與貸借之差額，無精密之計算。待十八世紀時經無數可怕之破產，乃知不能不用資本式之會計制度矣。

自西班牙人蹂躪凡爾與勃呂日之後，而二地之藝匠、銀行家，以及商人，均遷至安姆斯脫丹與洛脫丹(Rotterdam)。故在十七世紀之初，安姆斯脫丹漸成爲金融之中心。在一

六〇八年，遂有安姆斯脫丹銀行之組織。該銀行並不發行紙幣，除貸巨款於東印度公司及安姆斯脫丹市政府外，信用業務，尚不十分發達。該行並非由商人所辦，而由該市市議會所設。行址設於市政廳內，無異一國家機關。行內職員，如司庫會計等，均直轄於管理銀行業務之市政長官。以前私人所營之兌錢業務，今由該行經營之。

該銀行開辦資金，係一種特製之銀行貨幣 (bank money)，較普通貨幣之成色，高出百分之五。但兩種貨幣之兌換率，亦略有漲落，所差之數，謂之貼水 (agio)。其最重要之業務為存款，收到顧客所存儲之貨幣以後，出貸取息，存戶之數，達二千以上。存戶如欲在其存款內轉賬，撥付於他人者，則須親持票據，到銀行接洽，即不然亦必托代理人前往。蓋當時支票制度，尚未盛行。該行又賣買外國匯票；并代東印度公司轉賬或支付。當時商人，為欲得良好之信用，均與該行立賬往來。其勢力之雄厚，與規模之宏大，實為空前之銀行。

安姆斯脫丹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之大部份，為世界第一金融市場。商業票據，在此流通；匯兌行市，在此決定；證券投機，在此盛行；根據於貨樣之賣買，在此發達。故當時商人之

視線，咸貫注於荷蘭。宋巴脫謂荷蘭實爲使經濟生活「商業化」及信用事業發生「普遍性」之有力分子。經濟界必經如此之階級，而後資本主義得以發達。

（五）英國海權及殖民事業之擴張。英國擴張海權之方法，與荷蘭稍異其趣。荷蘭經濟之發達，全賴商業。英國則工業亦居重要之地位；紡織業之興盛，十七世紀已見萌芽。惟在此時期，資本之發展之恃乎工業者，不及恃乎海外貿易及殖民事業之甚。

自十七世紀之初，英國已侵占西荷兩國之美洲殖民地，據有佛奇尼亞（Virginia）、新英倫及紐約諸地。同時設立開發美洲之各公司，以爲進展之計。各公司資本之總額，在一六二四年，達三十萬金鎊。佛奇尼亞公司之資本，有二十萬鎊。同時英國高掌遠蹠，更拓殖其勢力於東方，設立東印度公司。先後開築印度沿岸商埠，以肆其經濟侵略之遠謀。東印度公司之贏利，在十七世紀之末，增至百分之三百八十。

英國自斯蒂倭朝復位後，商業頓見活潑之象。復於一六五一年，頒布航海條例，以對付荷蘭之競爭。案此條例所訂，凡亞非美運至英國之貨物，必須由英國之船隻所裝載，或其水

手多數爲英籍之船所裝載。而歐洲運往英國之貨物，必須爲英國或其輸出國之船隻所裝載。法荷商業，均受此條例之影響。同時法荷兩國，在歐洲大陸，時與鄰邦用兵，卒至國力凋疲，英人乃坐收漁人之利。至十八世紀初，脫萊克脫條約（Treaty of Utrecht）訂立之後，英國復取得黑奴販賣權，美洲商業，遂漸落於英人之手。英國至十七世紀之末，新實業公司，如鋼鐵工業、紡織工業、造紙工業，均次第發生。在英格蘭及蘇格蘭二地，共有股份公司一百四十所，其資本總額爲四百二十五萬鎊。而英蘭銀行亦於一六九四年成立，在銀行史上，開一新紀元焉。

(六) 法國之工商業及其殖民事業
十七世紀法國資本主義之發達，不及英荷。當時國內商業亦頗重視，路易十三及十四，准予註冊之商人，受貴族封號。當時大商業公司之職員，及製造工業之倡辦者，皆係批發商人。彼等積聚財富，力圖進展，以解脫行會組織之拘束。其所販賣者，大抵爲布疋、絨線、絲帶、綢緞、刺繡之類。

法國之對外貿易，在十七世紀，日見重要。一六七〇年以後，歷次戰爭之原因，均由於國

際經濟利害之衝突。對荷戰爭以此，奧格司堡同盟戰爭亦以此。但當時法國對外貿易之利益，不及英荷二國所得之多。英國爲實行保護政策之故，重稅法國輸入之工業品；因此法國祇能以糧食及酒類，運銷英國，而運輸至英者，復爲英船。對於荷蘭之貿易，雖甚重要，然供運輸者，幾盡爲荷蘭船。即法國與漢斯各城、莫斯科及西班牙之商業，其運輸亦大抵操諸荷人之手。法國在地中海東岸一帶，及小亞西亞之貿易，尙稱發達。

殖民地貿易，獲利最厚；各種大股份公司之勃興，大半發生於殖民地之貿易。當時法國之政治家，鑒於英荷兩國東印度公司獲利之厚，又知海外企業之需款孔巨，危險不小，非一人財力所能濟事，非組織股份公司，以湊集巨資不可。故哥爾培自一六六四年以後，即從事於東西兩印度公司之組織。但募集資本，經過許多困難。東印度公司，雖尚可觀；西印度公司，無所成就。一六七三年所設立之賽奈谷公司 (Senegal Company)，經營販賣黑奴業，並無大利。哥爾培欲振興糖業，但終爲荷蘭佔優勢，而未能成功。其原因固由路易十四，連年在歐洲大陸，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但在哥爾培未退職以前，失敗之象已著。至十七世紀下葉，法

領西印度羣島〔聖多滿格(Saint-Dominique)、馬丁尼克(Martinique)、加特路灘(Guadoupe)〕之商業，進行頗為順利。法貨之行銷其地者，為酒、鹹肉、魚油、奶餅、鐵、毛織品、及綢緞、棉布等物。運回法國者，為糖、棉、菸葉、咖啡等類。法人力圖維持此美洲諸島之商業專利，哥爾培復保護甚力。但英荷二國，競爭甚力。英以不能缺少西印度諸島之出品，尤圖侵占，至後英法開戰，直至一七六三年止。法國與諸島之貿易，數次中輒，其貿易遂漸次移轉於美洲英屬之十三州。

法國工商資本主義，不若英荷二國之發達，其原因由於稅收機關之繁多。法國歷朝王室，均窮極奢侈，不顧民間疾苦，舊有賦稅，不敷揮霍。因此聚斂之臣，乘國帑空虛之際，為政府墊款，同時包收稅捐，損公利己，其貪污與我國之稅務人員，如出一轍。且名目繁多，經征官吏，人數甚衆，即在哥爾培時代，於經收一千四百四十二萬立佛(livre)（當時法幣名）之稅款內，當時承包之稅吏，於例得六分之一之回扣外，另得少繳一百三十二萬立佛之權。自一六八九年至一七〇九年，於十億立佛之稅款內，得有二億六千六百萬立佛或四分之一。

之侵蝕。國庫愈空虛，彼等之要挾亦愈苛。當時又濫發公債，以致民間流動資本，用於消耗，不
用於經濟事業，亦爲工商資本主義不發達之一因。

第七章 十八世紀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 之發展

|法儒賽亨利謂十八世紀尙未至資本主義發達史中之新時期，主要現象仍為商業資本主義。惟資本之積聚既多，則經濟新變化，自在醞釀之中。

(一)英國商業及海權之擴張 十八世紀之英國猶之十七世紀之荷蘭，為經濟勢力最盛之國。荷蘭之商業本蒸蒸日上，但至一七三〇年以後，即呈靜止之狀態；而英國之商業，則突飛猛進。在一八五〇年之時，英國早已執世界商業之牛耳，其原因蓋有可得而言者：第一，除不列顛列島外，專就英格蘭而論，其土地已較荷蘭大四倍，天然富源，英國更遠勝於荷，而在十七世紀之時，兩國人口之數則相若。第二，英國地理上為海島國，四面不與歐洲大陸相接觸，外無強鄰之壓境，可以安居樂業，以發展其工商。而荷蘭則因路易十四之戰爭，

耗損其國力不小。第（三）荷蘭無一貫之政治或經濟政策，荷蘭國家為許多都市所組織，無密切之聯絡。有此三因，故十八世紀英國，乃得取荷蘭而代之。荷蘭至今所以能維持其經濟之相當位置者，全恃殖民地之貿易、牛乳業之發達、運輸業之發展，與少數製造業之存在。

荷蘭亦嘗竭力求發展其工業，俾與商業同時發達。彼又獎勵法國受誅戮之新教徒之資本家，及藝匠之遷入，以爲振興工業之助。但天然富源不足，原料無所出，終不能與工商並進之英國抗衡。此並非荷蘭人之眼光短淺，不知工業之重要也。惟荷蘭經濟之組織，確不完善。當時特許公司所獲之權力太大；政府與殖民地人民，對於政府，因之不能效忠而有責任心。此可於新安姆斯脫丹（即現在之紐約）之爲英國艦隊所襲取之事證明之。蓋除總督及其少數扈從以外之荷民，皆不能效忠，不旋踵而落於英人之手。且荷之商業，幾全爲經紀性質，自易爲物產較豐富之英法所攘奪。至十八世紀之末，荷之商業，盡爲英奪，即波羅的海一帶之商業，亦屬英之勢力範圍。而自拿破崙戰爭以後，歐洲金融勢力之中心，亦自安姆斯脫丹而移至倫敦矣。

英國在美國及印度之戰勝法國，亦爲英國此後獨霸海上之重要關鍵。英國在殖民地之政策，較之法國，高出多多。法國人安土重遷之心理，或者亦較英人爲甚。當十八世紀之中，法人占有加拿大湖（Great Lakes）區域，及密西西比河流域之上游。其占地橫亘美洲大陸之中心，移民則祇有九萬人，且又大抵爲兵士與獵人。其在西印度羣島者，大抵爲業種植之人，工商不多，其餘均爲黑人。在此狀況之下，如何能建設一基礎鞏固之新法蘭西。而當時法國政府，不及英國政府之智，不能許其人民以較寬之自治權；因此其移民不能鼓動其興奮及企業之精神。法國之政治家，雖不乏聰明睿智之人，然對於新大陸之實際情形，殊形隔膜。就英國論，十八世紀之中，有移民一百五十萬人，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一帶。英國政府，在一六八八年以後，對於殖民之管理，頗有條理，能折衷於地方自治及皇室監督之間。英國之商業政策，亦較法國爲善。法國之重商政策，與西班牙略同，多屬於限制性質，害多益少。而英國之重商政策，確能促進本國與殖民地之商業。並且當時各國，惟有英國，爲能使土地之拓殖，與商業之發展，爲平衡之進步。至奎別克（Quebec）一役，英人戰勝法人之後，英國在新

大陸之優勢，乃完全確定。

十八世紀之中葉，英法在東方之印度，亦發生極大衝突。但法國之政策，自始即有一極大之弱點；即注其全力以從事於歐洲之戰事，而對於印度及美洲，均不能供給充足之軍實，以扶其殖民地之將士。當時英法兩國，並未有許多移民至印度。法將笛濱來 (Dupleix) 英將克雷武 (Clive) 之戰，大部分皆以雇用之印兵戰。軍精雖缺乏，而二人之將略，殊堪稱道。克雷武得其政府軍糈上之助力較多，故終佔優勝。英國於歐洲大陸之戰爭，絕不加入；僅以軍糈及錢財，援助法國之敵人，其眼光完全注在印度與新大陸，因殖民地有強盛軍隊之助，乃能完全鏟除法人之勢力。一七六三年，英法所締結之巴黎條約，法國將其海外殖民地，完全讓於英國。於是法國殖民勢力之位置，降為三等國，至一八七一年第三共和國成立之後，而其地位始進步焉。

英國資本主義之發達，半由於殖民地之開拓，半由於十八世紀對外商業之發達。當時之出口商人，實大有造於各種工業，如勃列斯士 (Bristol) 赫爾 (Hull) 諸商埠之布業，

實受出口商人之提攜。伯明罕 (Birmingham) 之五金業，其初亦甚簡陋，後經出口商之資助，始臻發達。至棉織絲織業之倡始，則為遠東原料之輸入所促成。利物浦 (Liverpool) 在十七世紀，僅一漁村，至今而成爲工業中心地，蓋亦由於商業之發達。利物浦在一七〇〇年之貿易噸數，為二萬七千噸，一七七〇年，增至十四萬噸，一七〇〇年人口僅有五千，至一七七三年，乃增至三萬四千人。當時殖民地之貨物，如糖、棉、咖啡等，源源輸入，黑奴販賣業，在該地亦極盛。倫敦城市及人口之發達，速於巴黎，亦因商業發達之故也。

(1) 英國金融資本主義之盛況
英國海外殖民地商業之發達，促成金融資本主義之興起。當時盛況略可記載。英蘭銀行成立於一六九四年，其資本為一百二十萬鎊。一六九七年，增至二百二十萬鎊。一七一〇年，更增至五百五十五萬九千鎊。但在一七一年，民黨 (Whig) 已失勢，王黨 (Tory) 秉政，思產生一與英蘭銀行能對抗之公司，同時還清政府所負之巨債。蓋英蘭銀行為清教徒之勢力所據；英國貴族當時實不喜之，因於是年，成立南海公司 (The South Sea Company)。號稱有資本九百萬鎊，墊付巨款於政府，其利息為

八釐，獲有南太平洋貿易之專利權。當時英蘭銀行擬插足於該公司，但爲王黨所拒絕，然而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英蘭銀行之不得加入股份，終爲大幸。蓋此種投機事業，至不可靠，破產終不可免。南海方面所得之貿易，不足抵政府借款之利息。但投機業之勃興，使股票之賣買大盛，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暴富者亦甚多。政府亦因此減輕公債利息之負擔。英蘭銀行仍繼續保持其曩昔之尊嚴，在當時爲惟一之金融機關；能根據於合理的票據業務，而使其資產不致呆滯；蓋貼現與普通放款不同，乃根據於已成交之貿易而發生。當時世界各國，惟倫敦能供給此種金融上之便利耳。

除南海公司外，當時尚有漁業、礦業、建築、製造諸大公司成立，以及種種不可思議之詐欺取財之股票。在一七二〇年五月，南海公司股票之市價，漲至六倍；同年六月，漲至十倍半。但物極必反，至同年九月，而各大公司之票價猛跌。南海盛業，乃成「泡影」（The South Sea Bubble）數年之後，各種新企業，始逐漸恢復。

此時資本家企業中，最可注意者，爲交易所與各種保險公司之產生。一六九八年所設

立倫敦證券交易所，實爲近代交易所之嚆矢。至於海洋保險，雖早行於中古時代之意大利，然尙無股份公司之組織。當時保險之法，乃各人連合企業；因之海洋船舶有失事時，其危險由各人分擔，比較輕微；若爲一人所負擔，則失事時將盡喪失其所有矣。此後各商人，乃有互相約定分擔損失之法，各人皆須簽字於該約書。故英文保水險一字，原爲 underwriting，意即簽字於下也。夫商業日複雜，危險之種類愈多，保險業之組織乃愈嚴密，而成爲專業。商人常至倫敦之咖啡店聚合，以處理其船舶保險之事；因之而勞愛咖啡店，乃成爲勞愛保險店 (Lloyd's)。此後更有股份公司之組織，在一七二五年，英國海上保險之業務，盡在倫敦公司與皇家交易公司 (Royal Exchange) 之手。一六六〇年，倫敦慘遭回祿，火險事業，乃逐漸發達。太陽火險公司 (The Sun Company) 成立於一七〇六年；房產而外，兼保貨物。友愛社 (The Friendly Society) 乃一種相互生命保險之組織，成立於一六八四年；但最大之生命保險公司，爲和愛 (The Amicable) (一七〇六年) 及公平 (The Equitable) (一七六二年) 兩公司，至今仍存在。夫現在之經濟組織，各種危險，隨時隨地皆有；保險事

業之發達，固大有造於資本主義也。

(三) 法國之資本主義 法國之商業資本主義，即在十八世紀，亦較遲於英。觀其海外貿易及殖民地商業之不甚興盛，即可知之。英國之國際貿易額，在一七〇〇年，約值六千萬金元，而在一八〇〇年，即增至三億六千四百萬金元。法國在一七二六年，約值四千三百萬金元，在一七八七年，增至二億三千一百萬金元。法與西班牙之貿易，原來尙稱繁盛；但至十八世紀下葉而大衰。對於荷蘭貿易之重要，較十七世紀爲減。對意德兩國之貿易，漸見發展。與北歐之貿易亦日繁，但貨物之運輸，仍依賴荷蘭船隻。對英貿易，因英之關稅過高，法貨難以輸入。至於近東貿易，則法仍能繼續其盛況。對於北美洲之貿易，其數額原來不巨，故一七六三年之損失美洲殖民地，尙不致令海外貿易受一大打擊。法國之東印度公司，經一七二三年改組後，自一七四三年至一七五六年之時期中，每年贏利，約有一千四百五十萬金元。至七年戰爭及巴黎條約後，該公司從此不振。一七六八年之贏利，即降至三百六十萬金元，而次年即停歇。自一七八九年革命開場，而法國之海軍即退步。英國乃因利乘便，唾手而攘。

取法國之海外貿易焉。

法領西印度羣島之商業，及殖民事業，頗為繁盛。殖民地物產，如棉、糖、咖啡、煙葉之類，其消費額增加甚速，運送黑奴之船隻，多至二千。故大西洋沿岸諸商埠，如南脫(Nantes)、波爾多(Bordeaux)、勒哈佛(Le Havre)商業興盛，人口繁殖。因商業之興盛，而鍊糖廠及印花布廠，亦次第設立。

法國金融資本主義之發達，亦不及英國。惟當時密西西比公司(The Mississippi)之投機狂，有過於英之南海公司而無不及。當路易十四駕崩以後，法政府債台高築，無法清理。於是蘇格蘭人勞約翰(John Law)者，不得志於英，乃欲展其長才於法。彼以為增加貨幣之流通額，可以使生產激增。彼在一七一六年，先得政府之許可，而設一銀行。銀行之資本，可用公債繳納。銀行之紙幣，人民納稅時，國家亦必須收受。但其紙幣，如何可以兌現，則無確實之計畫。故勞氏雖學英蘭銀行，而未能得其精意也。勞氏更另設密西西比公司，俾與此銀行有連絡。勞氏之計畫，欲集一億立佛之資，經營美洲路易西那(Louisiana)地方。此公

司卽承受同額之國債，作爲資本，同時獲得路易西那之貿易專利權，以爲交換。但細考其計畫，須在一世紀以後，路易西那始能有收入，而可以逐漸償還本利也。勞氏以爲該公司，可以如英國東印度公司之同樣獲利；不知路易西那乃一片森林之荒地，爲紅印度人所居，非如東方之印度，乃一文明古國，而物產甚豐者也。在一七一八年，有經營印度中國貿易之印度公司 (Compagnie des Indes)。法國攝政王，更向勞氏之公司，借年息三釐之巨款，而以征稅權及鑄幣權，一切租於勞氏。公司之分紅，漲至百之二百，股票之價，漲至九倍。人民投機之狂熱，盛極一時，但不數年而破綻發生。勞約翰之紙幣，雖勅令爲具有法幣性質，然依然一錢不值。蓋路易西那印度與中國之貿易，所生之利益，不足付其資本毫釐之利息也。故勞氏之「泡影」，雖能使紙幣及證券，爲一般人民所認識，然大失人民對於證券之信仰，爲法國信用事業之累者，正不淺。

勞約翰之事，雖爲金融史上一頁傷心史，然當時法國之銀行，日臻發達。巴黎銀行家之數，一七〇三年有二十一所，至一七二一年，即增至五十一所。彼等多營公債，兼爲商業銀行

之業務。馬賽之銀行，與近東商務有關；波爾多及羅亞之銀行，與航業有關；里昂之銀行，在十六十七兩世紀頗盛，至勞氏失敗而衰。一七七六年有一股份公司組織之貼現銀行成立，規模宏大，資本原為一千五百萬立佛，後增至一億立佛。其主要業務為貼現商業票據，甚有俾於當時工商業之發達。巴黎交易所在一七二四年成立，直轄於巴黎市長、商人、銀行家、經紀人咸集於此，賣買票據貨物及證券。惟商業票據之賣買，照例須經紀人為之居間。自有交易所後，各種貿易較為便利。惟十八世紀時，其營業尚不及安姆斯脫丹交易所之發達。至於法國之保險業，在一七五〇年，有海上保險公司 (Compagnie d'Assurances Maritimes) 設立。其後於一七五三年，擴充成水火保險公司 (Compagnie d'Assurances Générales)，兼保房屋火險，但傢具則並不保險。其後在一七八六年，又有一火險公司名 Compagnie Assurance contre l'Incendie 之成立，但保傢具而不保珠寶與有價證券。但在法國大革命之時即倒歟，此種保險公司之成立，實予私人保險業者以一大打擊。十八世紀時，精密之保險表，尚未發達；並且與投機博賭之事，發生密切關係。因此其本分內之業務，反受阻礙。

而不能發達。

通十八世紀，多數物價上騰，而在後半世紀爲尤速。但各種產品漲落之程度，亦頗不一致，即各國物價增高之情形亦不同。製造品之物價，大抵平穩，有時尚減低；此大概由於工業之進步。而農產品、農租，與田價，增加最速。英儒楊阿蘇(Arthur Young)觀察法國大革命以前之狀況，以爲農產品等之漲價，由於人口之增加。但當時金銀之增多，與信用之發達，亦足以使物價增高者也。

(四) 宋巴脫等學者之資本主義論 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最有詳細之研究者，當推德儒宋巴脫。宋氏起初對於資本之積聚，及地租，頗爲注意。其後更研究戰爭，猶太民族，及企業家，而爲較泛廣之說明。據彼之意，英荷二國之商業的及金融的資本主義，所以較盛於法者，因猶太人在十六世紀移居於安姆斯脫丹，而在十七世紀之初至英。其他之經濟史學者，如德儒韋勃，則以爲資本主義之興起，由於加爾溫教徒與清教徒。英儒湯奈(Tawny)、法儒賽亨利(Henri Sée)以爲猶太人與加爾溫教徒，頗有相似之點。但英荷資本主義所以興

盛之故，其原因至爲繁縝，非一種簡單之原因，所可解釋。十七世紀乃至十八世紀，猶太人在商業上、金融上，頗有極大之貢獻；雖遭法國之斥逐，而手段靈敏，勇於冒險，勤儉耐苦，多財善賈，實與資本主義有關係。惟言之過當，則殊無取。在一五九三年，荷蘭得海上之霸權，然而此時，猶太人尚未至荷也。十七世紀以前，猶太人尚未至英，而英國資本主義之發達，已如早暾初上矣。至於猶太人與清教徒，在其足跡所經之地，確能使人發生一種資本主義之精神。（Geist）彼等與羅馬舊教不同，以營利爲合法之職業，故贊成居積致富。

宋巴脫氏又謂十八世紀安姆斯脫丹、漢堡及倫敦諸交易所各種證券投機交易之盛行，與商業之發達，頗有關係。巴黎證券之投機，至十八世紀下半期而始發達者，商業不振之故也。惟當時一般之見解，對於證券賣空買空，多認爲不合法。故法政府於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六年，疊頒法令禁止之，但此種法令，頗不易實施。

十八世紀之新事業，爲廣告之產生及進步。宋巴脫謂廣告術與從前之經濟慣例不符；照行會之規則，匠師有相當數目之工匠，輔助工作，俾其可以生活。當時之商人及工匠，反對

營業競爭，匠師設店營業，但知靜候顧客之光臨，不知設法以廣招徠。故廣告及減價競賣，當時斥為不公平之競爭。不過商業廣告，在十七世紀之末，已漸行於荷蘭及英國。法國則至一七五一年，巴黎始有廣告公司，至大革命前，經濟發達，法國廣告術，始見進步。

第八章 殖民地之獨立

(一) 英國之北美殖民地 十七世紀初葉，英國正盛行重商制度；對於殖民地商業，採取母國商人獨占之政策。照當時之理論，以爲殖民地發達後所享之幸福，均爲母國所賜，故殖民地應直接屬於母國，而以母國之利益爲重。細別言之，即殖民地應（一）使母國有一最好之市場；（二）使母國之工匠及水手，有作工之機會；（三）盡量供給母國所需之原料。爲避免殖民地與母國人民之利害衝突計，殖民地人民，不可增進其工業。彼等不應消費他國貨物，尤不應購買可由母國供給之他國貨物。農業爲其應操之職業，但農產品之運輸，則應由母國人民爲之。照一六五一年英國所頒行之航海條例，由美運英之貨，祇准英船裝載。由歐陸運美之貨，祇准由英船或產物地之商船裝載。一六六〇年之法令，較此限制尤嚴；凡英國及其殖民地間之運輸事業，均應由英船或僑民所有之船爲之，其用意在取締他國

人民前往其屬地。該條例又規定貨物多種，祇准運至英國或其他英屬殖民地。此種貨物爲糖、薑、煙草、棉花、靛青染木。至一七〇六年及一七二二年，又加入糖漿、米、船料、銅、毛皮等物。一六六三年之法令，又規定歐洲貨物，如不經過英國，則一律不准運赴英屬殖民地。但此條例雖使殖民地商業受種種束縛，然尙無大害。因佛奇尼亞之煙草，原來銷售英國。至新英倫等地，則多與西印度羣島通商。況此等殖民地，離英極遠，實要鞭長莫及之勢。加以私運盛行，故此等法令，難收實效。

北美殖民地，於一六六〇年至一七〇〇年之間，逐漸發達；人口總數，約自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人。大部份爲英人，紐約、多荷人、本薛文尼亞（Pennsylvania）則荷德瑞典諸國人。均有殖民地之生活，以農爲主。新英倫各地，多自耕小農；中部殖民地多佃農；南方多種稻及煙草，其農場頗大。新英倫之工業，開始發達。麻省（Massachusetts）造船業，尤爲興盛，且其造價較英國爲廉。故英國商船三分之二，爲麻省所造。新英倫之商業，尤爲發達。其運銷母國者，爲魚、木料、甜酒等物。但英之穀物條例，禁止其糧食入口，因之新英倫與西印度羣島之商

業，關係愈形密切。其運銷羣島者，爲鹹魚、穀類、木料及黑奴，以易羣島所產之糖漿，用以釀製甜酒。西印度羣島，爲黑奴業之中心市場。紐約之商業，與新英倫大概相同；但不及新英倫之盛。一七〇〇年，殖民地與母國之貿易額，計出口三十四萬四千金鎊，進口三十九萬五千金鎊。

(1) 美國獨立戰爭之經濟的原因
北美殖民地，因受母國種種限制，故進步甚遲。蓋英爲保持其本國工業品之市場，禁其屬地設立織布、製帽、鍊鋼諸業。但殖民地政府，設法提倡各種工業。所感困難者，爲資本之缺乏。因十八世紀殖民地之資本，泰半用於商業，正幣不足，利率又高。加以工人缺乏，僑民大抵從事於他種利益較豐之事業。此時工資已較高於歐洲；以紡織業言，約較英國高出百分之五十。其時工業規模不大，散在各地；至十八世紀下葉，始見集中之傾向。斐蘭特爾斐亞(Philadelphia) 及波士頓(Boston)二地，已有設立紡織工廠者。

商業爲北美殖民地之最大利源，自一七〇〇年至一七七四年，其貿易額增至十倍。當

時殖民地輸入貿易百分之四十，及輸出貿易百分之四十五，爲與西印度羣島、新蘇格蘭、紐芬蘭、歐洲及亞洲之貿易。此外之輸出入額，爲與母國之貿易。下列之表，可以表示當時貿易狀況之一斑：

一七六九年北領殖民地對外貿易表（以金鎊爲單位）

	大不列顛	南歐	西印度羣島	非洲	洲總計
輸出	一、六〇四、〇〇〇	去、〇〇〇	十六九、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二、六三〇、〇〇〇
輸入	一、五三、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	七七、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二、八五〇、〇〇〇

由此表觀之，可以知北美殖民地之貿易價值，除大不列顛外，以對西印度羣島之貿易爲最重要。當時殖民地與法領西印度之商業關係，尤爲密切。因法領諸島產蔗糖及糖漿甚多，價廉物美。英領西印度羣島之種甘蔗者，向母國請求保護。於是在一七三三年，有糖業條例之頒佈：凡英國入口之外國糖，每百鎊抽稅五先令，甜酒每加倫稅九便士，糖漿稅六便士，

以資保護。至一七六四年，則更厲行新糖業條例：更進一步，禁止外國殖民地之甜酒入口，並增加糖稅與糖漿稅。但實際上私販充斥，條例雖嚴，亦難取締。而西印度羣島商業之盛，又由於黑奴販賣業，新英倫之從事於釀酒業者，常運大批黑奴前往，以易取糖漿而回。英國自一七一三年獲有黑奴之專賣權後，每年運一萬五千人至美，其中三分之二歸英屬殖民地販運。故美洲黑奴之數，於一七一四年，為五萬九千八，一七五四年，為十九萬三千人，至一七九〇年，增至六十九萬七千人。新英倫之漁業，頗為發達。其運銷於西印度羣島之鹹魚，為數甚多。其鱈魚業共用漁船三百六十號（共載三萬三千噸）。

但英國與殖民地間之衝突，逐漸發生。英國之殖民政策，雖較之西班牙之拘泥不變為優；然其欲以殖民地之經濟，長處於附屬國之地位，處處以母國人民之利益為前提，而置殖民地之利益於不顧，彼富於自由平等思想之北美僑民，豈能忍耐？乃當時之執政者，見不及此。莫和格倫維爾（Grenville）以殖民地運英之貨物，種類過少，於一七六六年，決令殖民地之輸出貨物，一律運至英國；旋復征收種種苛稅，如一七六五年之印花稅，頗為僑民所反

對湯興特 (Townshend) 又訂定凡美洲入口之紙張、玻璃器、鉛、茶葉等貨，均須納稅。凡此政策，適足以激成北美殖民地之獨立。北美僑民，因在英國國會內，未有代表，反對納稅。總之英國限制殖民地商業之法令與苛稅，實為北美獨立之最大原因。商業愈發達，文化愈進步，則此種限制，更不可容忍。於是脫離英國自由獨立之思想，乃如怒潮之澎湃，而不可阻遏矣。

且英國北美殖民地之僑民，與西班牙殖民地之人民不同。蓋西班牙之殖民地人民，大抵為官吏、貴族、地主，以及勞工；其請求西政府之准許，與他國通商也，視為恩典，故馴順服從。至於英國北美殖民地之僑民，大抵為農工商賈，其人民深得清教徒之遺風，酷愛經濟政治及宗教之自由。其地方政府之組織，亦較自由；凡彼等所視為應得之權利，必奮鬥以取得之，故其得自由也較早。華盛頓血戰八年，而新國之基礎以立矣。

(三) 法國殖民地商業獨占之衰落 西印度羣島領人民，其獨立性不及北美英屬僑民之強，但不若西班牙殖民地之馴順。彼等竭力要求享有與他國自由貿易之權，而於英屬北美之貿易，尤所力爭。因該處之蔗糖及糖漿，多銷售於北美；而北美所供之木料、麵粉、及

魚類，亦較由法運美爲廉。當時哥爾培之重商政策，業已失敗；加拿大及路易西那已喪失；彼等之要求乃益力，私運業又盛行。於是法政府遂逐漸讓步，終於喪失其地。夫殖民制度，乃胚胎於資本主義；然而因種種法令之限制，有礙於殖民地經濟之發展，仍因資本主義而消滅。英屬北美，及西屬南美之獨立，可以證明資本主義之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誠堪發人深省者也。

第九章 工業革命與工業資本主義之開始

(一) 工業革命之起源 工業革命之語，爲英儒陶畢 (Toynbee) 所用以表明一七七〇年以後工業上大變化之現象而言；如工場之勃興，機械之發明，物產之激增，與夫都市之發達。其實此數者之起源甚早，不過在一七七〇年以後，而進行愈速。故英儒阿希萊教授 (Prof. Ashley) 稱之爲「迅速而不可禦的進化」 (rapid and irresistible evolution)，實適如其量。即就實業革命之領導者英國而論，德儒韋勃，曾遠溯其工業革命以前之工場，分爲數期：（第一）爲德爾溫 (Derwent) 地方之絲廠，此爲英國最古之工場，在一七一九年設立，場主得有專賣權。但其繅絲之法，非場主所發明，乃竊自意大利者。意大利之繆絲業，早已發達；由企業家供給工具與原料，由工人作工，不過其出品專爲奢侈階級之用，尙無現代資本主義下工業之特徵。（第二）爲一七三八年，有羊毛工廠之設立，當時有人發明一

機械，可以借用水力，而使一百絡線軸，同時動作，發明者對此亦有專賣權。（第三）半蘇紗生產之發達。（第四）經斯旦福特州（Staffordshire）試驗而發達之陶器，亦用分工之法及水力。工場之所有者為企業家。（第五）為十八世紀初之造紙業，凡此皆工業革命未發生以前之工場也。

（二）促成英國工業革命之原因 促成英國工業革命之原因非一端可盡，茲擇其重要之原因，論列如左：

（甲）商業之擴張 法儒賽亨利推究英國工業革命之原因，謂導源於商業之興盛。蓋荷蘭以經紀商業致富，英國步其後塵，亦因海外貿易而富強。法國商業之進步較遲，故其工業革命亦較遲。英國郎克州（Lancashire）工業之所以發達，由於利物浦商業之發達；孟乞斯脫（Manchester）之為棉織業中心，即因利物浦巨額棉花之輸入。加以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操海上之霸權，其屬地愈廣，貨物之銷場亦愈廣，大規模之工業，乃應運而生。

（乙）家庭工業之發達 英國自十五世紀以來，即有商業製造家（merchant-

manufacturers) 者，常購置原料工具，分發鄉村家庭內之工人，使任梳毛、織染、研布等工作。待呢絨毛布製成之後，則由商業製造家專任銷售於遠地之責。所謂放出制度，或家庭工業製度是也（見第三章英國之資本主義一節）。在法國與荷蘭等國，亦皆盛行此種制度。在此制度之下，鄉間工匠，乃漸處於依賴者之地位。商業資本主義，乃得操縱製造業者，此種家庭工業制度，已啓工場組織之漸。不過在大工場之組織，非但不為商業資本主義所操縱，且進而控制商業。

(丙) 資本之豐富 英國之政治與宗教狀況，均較歐洲大陸為優。而銀行、保險公司、交易所等金融機關，又早於十七八世紀之時，次第發達。金融市場，比較流通。又有殖民地之金銀，源源而至；籌措資本亦較易。在十八世紀下葉之戰爭，英國所損失者，不如法國之大。民間資力亦較富。

(丁) 人工之完備 十七八世紀之中，英國為振興工業增加國富計，竭力招致歐洲各處之良工。而比利時、荷蘭、法蘭西之執政者，又目光短淺，僅知誅戮異教之民，以及施行

種種高壓手段。於是各種技術精巧之工人，多因信教之不自由，相率避英；英乃恃其力，以發展各種工業。

(戊) 國內工商之自由 英國之手工行會，當十六世紀之末，即已失勢。國內之經濟組織，又較為自由。非如歐洲大陸法西等國，有種種苛細雜稅之病商害民，又無苛例陋規之阻礙工商。當時雖有恤貧法，及工資、物價、學徒年限之限制。然其束縛工商，遠不若他國之甚；故新企業有發展之希望。

(己) 水道運輸之便利 十八世紀以前，英國之陸路交通，雖阻塞而不便運輸；但水道之改良，則自一六六〇年以來，已著成效。如一七二〇年美爾珊河(Mersey)、歐威爾河(Irwell)之疏濬，一七五五年利物浦運河之開鑿，一七八八年及一七六一年至一七六年各河道之完成，皆其尤著者。故全國河流，四通八達；運輸便利，工商諸業，皆獲其益。

(庚) 機械發明之獨盛 各種機械之發明，英國最早而又最多。考其原因：蓋英國對於發明人，在一六二三年，已有特許專賣條例 (patent law)。在此時以前，發明人如欲

得到特許專賣，必須另納金額，而一六二三年之條例，則規定：發明人可享十四年之專賣保護；十四年後，如有其他企業家，願利用此新發明，則可年納餘利（royalty）於發明人。該條例之各項重要規定，皆為近代發明專賣條例所本。足見當時政治家之卓識遠謀，為不可及。德儒韋勃曾言：「苟無此發明專賣條例，以鼓勵發明家，則十八世紀紡織業之種發明，所以促成近代資本主義之發展者，將不能實現。」旨哉言乎！

(辛) 經濟學說之影響 自經濟學之宗師亞丹斯密 (Adam Smith) 氏，於一七七六年，印行其不朽之名著《原富》以後，英國之思潮為之一變。斯密氏思想之要旨，首以勞動為國家財富之源，次以分工為增加效力之法。於其《原富》之第一章即開宗明義曰：「凡一羣生事之所，皆於其民力是出，是故國之歲費與其歲殖，有相待之率焉。殖過費則為盈，盈則其民舒；費過殖則為脢，脢則其民蹙。」然斯密氏非謂勞動皆能增加財富也，必先採用分工之法，而後生產之效率可以增加。故於其第一編論分工之效時，又曰：「均力作用，其得效則此多而彼少，其致力則此益疾益巧，而彼常拙常遲，其故安在也？曰：其事首判

於工之分不分。」氏又推論分工之效，又視銷場之廣狹，與乎資本之大小而定。其解釋經濟界之一切現象時，又帶自然說（naturalism）之色彩。故其論資本曰：「資本以節儉而多，人類之生產而節儉，復用其所儉以生產，並非互約爲之，或有驅之使之者，乃原因於其自謀幸福之天性耳。」氏之學說，既以順乎自然爲根據；故其理想之經濟制度，亦以經濟自由爲歸宿。蓋斯氏之意，以爲人人有自利之心，而無人能有全知全能之力。與其以政府少數人之智能，干涉私人之經濟活動，而求改良社會，毋寧任令各個人自由行動，自求利益之較爲自然而易有實效也。故氏以爲政府之職務，應限於司法、國防、治安、及經營個人所不能興辦之事業。社會爲個人之積，個人之幸福臻，則社會未有不蒙其利者。氏之學說如此。英國大政治家畢脫（Pitt the Younger），尤能寢饋於此，心知其意，明體達用，以放任之說，施諸政策；或減關稅之率，或弛輸入之禁，促英愛聯合之實現，奠自由貿易之基礎。而英國一八七〇以至一八五〇年之工業革命，乃得完全告成。

（三）英國新機械之發明　英國新機械之發明，最先發生於紡織業及採礦業。其進步

之現象有二：一爲舊式器具之改良，與新式機器之建設。二爲水力汽力之應用，當十八世紀之際，紡織業最爲重要，茲先述其大要如次：

(甲) 紡紗機之發明 自凱約翰(John Kay)以飛梭之法織布，而生產之速率大進；市場上棉紗之需要激增，舊日之紡紗機與織機之速率相去太遠，漸有供不應求之勢。於是一七六年獎勵美術製造之皇家協會，兩次懸賞，徵求新式紡紗機之發明。不久於一七六四年，郎克州人哈格里佛(James Hargreaves)造紡紗機(spinning jenny)，以應時勢之要求。又經數次之改良，能以一次手車之轉動，而出八十根之紗線。但此種紗線，質鬆易斷，祇可爲緯，而不可爲經。及一七七〇年，克郎福特(Cromford)地方，有阿克拉愛脫(Richard Arkwright)者，設一利用水力機之紡紗廠，其出品及產額，均較前者爲勝。但其效力之大，出品之良，尚不如郎克州人克洛姆敦(Samuel Crompton)於一七七九年所造之驛機(mule jenny)。因驛機實兼哈氏與阿氏兩種紡機之長，且能裝置二千枚之紡錘，而無絲毫轉動之困難。自此三種紡機發明後，英國之羊毛蠶絲棉紗諸業之效

率及產額，均日進無疆矣。

(乙) 織布機之發明 自一七三三年，凱約翰發明飛梭 (flying shuttle) 之後，已能減省人力，增加產額。及一七八四年，有卡特拉愛特 (Sr. Edward Cartwright) 發明水力織布機，國會議決以一萬金鎊酬其勞。其後又經蘭特克里夫 (William Hade-cliffe) 及霍洛克司 (Gonathan Horrocks) 二氏之改良，而卡特拉愛特之織布機，更臻完善；能產出較前更精緻之布疋。至一八一五年，此種機器，通行於各處，使織布業能與紡紗業之進步，可以同其速率。

(丙) 汽機之發明 自一七〇五年，紐考門 (Thomas Newcomen) 發明旋軸及活塞之原理，並製造一種引擎 (engine)，英法兩國之煤礦業者，多用之以抽出煤礦。至一七六八年，蘇格蘭人瓦特 (James Watt) 乃與勃明罕 (Birmingham) 資本家薄爾登 (Matthew Bolton) 合力經營，專事改良紐考門之引擎，減少動力之耗費，而使其適用於各種機器。乃將舊式引擎之旋軸兩端封閉，使活塞得全用汽力而推動自如；一面又加

以調度器 (governor) 及曲柄直桿之配合，使聯絡得宜，動作有序。於是此新發明之蒸汽引擎 (steam engine)，能應用於紡機織機及其他機械矣。

(丁) 煉鐵方法及採礦機器之發明 在一七三五年，英人始發明以焦煤煉鐵之法，惟所出之鐵，缺乏可鍛性；故其爲用，猶未能宏。不久又發現生煤亦可用以煉鐵。一七六〇年，斯密頓 (John Smeaton) 造旋軸吹噴器，以代舊式之風箱。其特點在能以蒸汽爲發動之力，而節省燃料。一七八三年，科脫 (Henry Cort) 又發明以生煤混合養氣煉鐵之法 (puddling)。翌年又發明煉鐵之機器，並用滾碾以代向日之打鐵錘；於是所出之鐵，既可鍛，而價值又極廉。至採礦機器之發明者，則有一八一三年之蒸汽打井機，一八一五年德維爵士 (Sir Humphry Davy) 所發明之安全燈，及一八二〇年之地下曳運器。

(四) 工場制度之發生 工業革命以後，新式之工場，逐漸設立，至十九世紀之中葉而大盛。在工業革命以前，作工之處所，雖偶有工場之形式，然但有器具 (apparatus) 而無機

械與蒸汽引擎，惟偶或利用水力耳。其不同之點，即從前所用器具，乃工人之僕役；現在新式機械之下，工人反成爲機械之僕役。但照德儒韋勃客，近代工場制度之特徵，尙不在此；乃在工作處所之所有權，工作之手段，原動力，及原料，皆爲企業家一人所有。在十八世紀以前，此種現象，不過偶一遇之。工業革命以後，始有大規模之工場，僱用數十數百或數千之工人，裝置貴重精美之機械，用蒸汽力或他種原動力運轉之。即使製造一種簡單物品，亦必分工極細；每人僅爲極小部分之工作，得一定標準之工資。工人必須完全聽命於工頭或監工，而後每人之工作，與他人可以同時並進，若過遲或過速，則工場全體，將受其累矣。而近世工場最顯明之特徵，尤在於機械之價值甚貴，苟不能繼續出產巨額之貨品，則場主即將得不償失。近世工場之又一特徵，爲工人之學習技能，祇須短時間，即可使用機械，非如行會時代之學徒，須數年之久，始習成一藝也。

(五) 工業資本主義之勃興 十八世紀企業之有資本主義性質者，並非利用機械最廣之工業，而爲設備最需巨資之大企業。採礦工業，即其一例。初時法國礦業，皆由小企業家

所經營；因設備不良，不能獲利。法政府乃於一七四四年下令無論何礦，非經政府給照，不得開採。此後開礦漸由股份公司所經營，蓋股份公司能集合巨資，為技術上精良之設備，並用科學方法。當時有盎場公司（Société d'Anzin）者，係一煤礦公司，在一七五六年已用礦工千人及工場中工人五百名。至一七八九年，工人增至四千；用汽機十二座，獲利一百二十萬立佛。而當時之棉業，雖需用機械甚廣，但不須巨額之資本，故用股份公司之組織者亦少。蓋飛梭與紡紗機，仍係兩手指揮，可在鄉間工作；待水力機及螺旋機盛行之後，紡織業乃需巨額之資本，而有集中之趨勢也。

當時學者多視製造業為國家最重要之經濟事業。馬克思尤言過其實，以為製造家與資本主義之興盛，有密切之關係。據法儒巴樂（Charles Ballot）之研究所得，哥爾培所提倡之皇家製造業及特權製造業，雖資本雄厚，然仍無集中之性質。所僱工人，多係農村居民；故十八世紀法之製造業，尚無特殊之變化。而法國大革命之興，且於絲業之中心地如里昂，有極大之損害。

阿克拉愛脫於一七七〇年發明水力機後，紡紗業始有集中之影響。斯密頓之發明旋軸吹噴器，亦使鐵業有集中之傾向。但工業之集中，有時非由於機械之發明，乃由於節省運輸費用，並便於監視工人工作而起。例如法國在未用原動力機械以前，萊姆斯（Reims）之各製造業集中者過半。路維愛（Louviers）之工業集中尤甚；該地有企業家十五人所僱工人，多至數千。然此時單獨工作者，仍不乏其人。

大工業之發達，由於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有時因技術上之需要而起。如法國之印花布業，在一七九七年以前，固未嘗用機械也。然已為大規模之生產集合，蓋印花布業需資頗巨，又宜分工合作，與設備廣大之工場。凡印花、漂白、晾晒，皆需廣場與昂貴之器械，布疋顏料，尤須多為備置。加以手續繁複，須有各種專門工匠。故印花布業之生產，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早有集中趨勢。每年產額價值，在一千二百萬立佛以上，其營業大半為富厚之股份公司所經營。

在一七七〇年以前一世紀，城市間已有勞動或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之分。待工業之

重要漸較商業爲增，集中之現象愈著，而勞資二方，愈分若鴻溝矣。待水力機與繩機利用之後，於是棉業之組織，與製造之技術，生一奇異之變化。因以上所舉之印花布業之例，乃一種熟貨，製好後即可出售。而紡紗業則近於原料方面，法儒畢萊納（Pirenne）曾言：「此種新工業資本家，自其從前所輕視之工業中崛起者，大抵皆自己所造成，並非以前棉業中著名之商人製造家，或其子孫也。」

在一八〇〇年之前十年中，美國之棉花出口，陡增十倍；而一七九二年美國之輒花機，亦已發明。此十年中，英國棉製品之價值，自一六六二、〇〇〇鎊，增至五、四〇六、〇〇〇鎊；而在此時期，法國則因戰事與革命之故，國外貿易，不能發展。當時棉業比較絲業爲有利，法國當時更受革命之影響，絲業亦受損失。自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五年，英國操海上之霸權，對於彼之棉業，實大有裨益。蓋輸入原料，輸出熟貨，均賴海上之保護。彼又竭力使新式之紡織機器，不輸出至商戰場中之競爭國；當時獨享蒸汽引擎之祕術，又爲以焦煤鎔鐵之惟一國家，更以操海上霸權之故，可以獲得世界上最好之海軍給料，與造船材料，而其敵人則

不能也。

工業革命之起數十年，軋花與紡紗，受原動力機械之利益，較之織布業為多，其影響於工業資本主義之實現，實為無量。當時棉業有二種資本家：一種是舊式之商人製造家，仍墨守其家庭工業制度之成規，在市場上仍有相當勢力；一種工業領袖，即擁有紡紗機械之工場主人。而商人製造家之經營布業，也不得不仰賴紡紗工場之紗線；而場主亦賴商人製造家之交易。其後紡紗場主漸富，生產額漸增，與商人製造家之利害，漸生衝突。場主乃漸擴充其製造之範圍，初進而為織布，繼進而為印染，終乃自己批發其出品。商人製造家逐漸減少。於是昔之商業控制工業者，今變為工業控制商業之勢，工業資本主義之特徵乃大著。在一八二〇年至一八四〇年之間，英國放出制度（或家庭工業制度）受原動力織布機之競爭甚烈。工場制度之基礎，終乃完全確立。至一八五〇年之際，工場制度，大盛於紡織業。織布機械完善之後，毛織業，絲織業，均改用工場制度矣。

工業革命，頗影響於人口之增加，及其重心之改移；此種現象，英國最為顯明。非但人口

突增，且人民漸集中於英格蘭之西北部，南方人口漸稀。法國則不然，其工業變化，雖足使城市人口增多，鄉間人口減少，然其比例遠不及英國。如以全國論，城鄉居民之比例，猶與昔日相去不遠。蓋法國爲農業國，工業革命，並不劇烈，且其發生，亦較後於英。

第十章 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之發展

(一) 藍國工業之急進

英國十九世紀工業之優越，一由於工業革命之獨早，二由於

地理上為島國之地位，不受大陸上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之阻礙。因其殖民地市場之廣，英國不必依賴歐洲為市場；彼若專恃歐洲為其銷售過剩貨物之尾閭，則將與歐洲各國同受十九世紀戰事惡影響矣。地理上孤立之外，英國又得天時與地利，例如土壤之肥沃，氣候之溫和，地理無崇山峻嶺之阻隔，運河易於開濬，鐵路便於建築。而近世工業最重要之基本原料，如鐵礦與煤礦，又相距密邇，離海亦近，因之鋼鐵業發展甚速。政府對於各種工業，又採取自由放任政策，故製造家得以安心發展其事業；非如他國之製造家，受政府之種種干涉與束縛也。

英國於工業競爭場中，得捷足先登之利益；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已據有世界多數良好

之市場。其製造品爲全世界所需要；其貨物之精良，爲他國所望塵莫及；其新式機械之引用，及商船之發達，直至十九世紀末數年以前，世界上無與倫比。工業之改良，一百年中，繼續不止。交通之革新，船塢之改良，使工業愈加有活動之生氣。實業之組織，愈趨於大規模，而管理實業之領袖人才，愈爲重要。市場之擴張，金融機關愈爲重要。因之私家銀行，日漸減少；股份銀行，因以發達。一八三三年時，英格蘭有股份銀行三十，愛爾蘭則僅有其三。一八五一年以至一八七五年之間，製造品之輸出，最爲重要；原料與食料之輸入，亦穩定的增加不已。工業之集中，爲經濟發展中最顯著之現象。

自一八七六年以至一九〇〇年之際，歐洲大陸與美國之實業，勃然興起。英國工業界，漸覺海外市場，不復如以前之可安然坐享其利，非努力競爭不可。而英國之不願改易其舊日之業務方法，以適應新環境，亦爲其失却已得市場之重要原因。又加以工業新興之國，其原料與人工，比較價廉。在一八九三年以後，英國愈覺德美兩國之競爭爲不可侮；加以英國恃海外貿易立國，不能以保護關稅，報復德美兩國，故有幾種工業之海外市場，漸受侵略。

英國十九世紀工業之發達，棉業實居魁首。羊毛爬梳業及毛織業，用新式機械較遲，十九世紀初，仍沿用其家庭工業制度，及手織機之方法。但至一八四〇年之後，則獨立之手機紡織者，乃不居重要地位（羊毛爬梳業用手工較久）。因工場之紡織機械，可以省製造之成本，而應市場大量之需要。初時英國棉花之供給，全恃西印度羣島及土耳其，至一七九〇年以來，則美國棉花之輸入，逐漸增加。至一九〇〇年，美國棉花之輸入英國者，達十六億二千四百萬磅之多。在十九世紀，英國棉織品之產額，遠超於國內之需要；棉織品輸出之價值，於一八〇一年，約值七、〇五〇、〇〇〇金鎊，至一八四九年，則增至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一八七四年，紡錘之數為三七、五一六、〇〇〇個；一九〇三年，增至四三、九〇五、〇〇〇個；至一九一三年，則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個以上。繼棉業之後者為羊毛業，亦因新機械之發明，而起極大之變化。一八五〇年以前，羊毛業之原料，皆依賴英格蘭之供給。蓋上半世紀，需要羊毛原料之供給，雖已增加；但在未用近世生產方法以前，國內羊毛略加以輸入之羊毛，足以供給手工業之用。自用動力織機之後，國內羊毛之供給，常感缺乏。惟下半

世紀時奧大利亞 (Australia)、坦斯馬利 (Tasmania)、海角殖民地 (Coope Colony) 及南美洲之羊毛輸出加增甚速。英國得此新源泉，實為羊毛業之大幸。英國毛織品之輸出，在一八二〇年，約值五、五八六、一三八鎊；至一八四五年，增至七、六九三、一一八鎊。

十九世紀初，礦業出產之增加，大半由於工業廣用蒸氣力，需用燃料，及需要金屬之增加。而十九世紀開礦業技術之改良，運輸之便利，對於礦業之發達，亦頗有關係。紐卡司爾 (Newcastle) 所出之煤，增加尤速。一八〇一年總數為一、三三二、八七〇噸，至一八四九年，增至二、九七七、三八五噸。而其他各埠，煤之出口，亦有同樣之激增。下半世紀開始後，英國煤礦出品，繼續增加。鋼鐵業在十九世紀開始，亦臻興盛時期。一八三六年所產之鐵，估計之約為一、二〇〇、〇〇〇噸，四年後之出產，約增至一、五〇〇、〇〇〇噸。此後鋼鐵工業繼續發達，其發達之原因頗多建築鐵路，與建造汽船，需要鋼鐵尤繁。一八八〇年，英國進口之鐵鑛為二、六三二、六〇一噸；至一九〇〇年，約為六、二九七、九六三、噸。十年後增至七、〇二〇、七九九噸。此路證明英國國內之鐵鑛來源，尚不足以供其需要也。英國生鐵

之出產，能應其工業之需用；在一八六〇年爲三、八二六、七五一、噸，至一九〇八年增至九、〇〇〇、〇〇〇噸；而內有四、一〇九、四〇三噸，爲由外國鐵鑛製成。

英國於十八世紀繼馬克登 (Macadam)、馬特克 (Metcalf) 及泰爾佛 (Telford) 等造路專家之後，已努力修築公路而利交通。待重要工業遷移於煤鐵鑛區之後，更急切需要良好之道路。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英國各區公路增加甚速。同時期內英國運河，對於工業之發展，亦頗有重要關係；因笨重貨物之運輸，宜於水運，不但減省運費，並且減少困難。英國運河之全長，至一九〇六年約有四千哩。自斯蒂文孫 (George Stephenson) 發明鐵道以後，鐵路之增加，令人聞而咋舌。在一八四五，英國之鐵路爲二二六四哩。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由六六二一哩，增至一〇、〇〇〇哩以上。十年以後，則更增至一五、五三七哩；自一八七〇年以後，雖有增加，但其速率稍減。蓋在二十世紀以前，英國之鐵路，已如蜘蛛之密佈於全國矣。

自一八四〇年，第一航行大西洋之汽船公司設立後，英國汽船登記之噸數，增加甚速。

一八五〇年之總數，爲一六八、四七四噸。二十年後，增至一、一二、九三四噸。帆船此時仍未完全淘汰，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帆船始絕迹。英國船場所造噸數之增加，令人驚嘆。在十九世紀之後二十五年尤速。一八七〇年所造之船之噸數，爲三四二、七〇六噸，一九〇〇年所造，爲九三二、〇〇〇噸。以後雖未有一九〇〇年之高，然英國造船業，仍繼續爲一重要之工業。

(二) 法國之資本主義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遠不如英。蓋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使其屬地盡失，國外投資與國外商業，大受挫折，國內金融，因之不能流通。各地城市，經革命時期之摧殘，頗感貧乏。拿破崙之封鎖英國政策，使英國機器，不能輸入；而法國之工廠制度，因之不能早日成立。英國與比利時，天然利源既富，工廠之革新尤早，皆在法國之上。法國自始即缺乏煤之供給，而煤則誠如法人所言，爲工業之麵包，不可一日離者也。法國煤之每年產額，雖自一八五〇年之四百萬密達噸，增至一九一三年之四千一百萬密達噸；然與德國之二億七千九百萬密達噸，與英國之二億九千二百萬密達噸比較，則法

國又遠不如矣。在十九世紀中葉，工業漸呈活潑氣象；而普法之役，洛倫（Lorraine）割於德，致鐵鑛之來源減少，工業亦受打擊不小。原來法國之經濟組織，係一農業國，與英德不同。其土質肥沃，人民強健，與人口率增加之迂緩，經濟上皆可以自足。海外貿易與商業，因無外力之激刺，故不能如英德之絕塵而馳。即以農業論，亦不如英國及一部份之德國，以大管業經營農事，而採用資本主義之方法也。且因其人口不多，增加又遲，雖有海外屬地，而亦無民可殖；工業不甚發達，雖有海外市場，亦無製造品可輸出，同時利用其原料之供給也。

法國自一八二五年廢止英國機器輸入之禁令後，法國實業界始能改良生產方法，而確立工場制度之基礎。法國在一八三四年，有織機五千座；至一八四六年，乃增至三萬一千座。一八三〇年，法國共用焦煤鍊鐵之爐二十九座，用木炭鍊鐵之爐三百七十八座；至一八六四年，前者乃增至二百二十座，後者減至二百十座；其進步不可謂不速。惟法國工業，常側重於奢侈品及美術品，而不注於普通消費之低價貨物，故機器猶未能完全代替手工。歐戰以來，法國收回阿爾塞斯洛倫（Alsace-Lorraine），此後鐵鑛之輸出，或將大增。蓋世界

已開採之鐵礦，其四分之一在法境；至其絲業製造品，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現在更得有阿爾塞斯洛倫之棉織廠與毛織廠，將來紡織業必居世界上之重要地位。故此後新法蘭西之工業如何發展，至堪注意者也。

至於金融事業與銀行組織，法國之發達亦甚遲。法蘭西銀行為其主要之金融機關；但各地方之股份銀行，亦次第設立，如波爾多銀行，成立於一八一八年。當時又有所謂高等銀行者，其主要業務，為貸款於政府；如羅斯却爾（Rothschild）銀行是在十九世紀之初，公債尚不甚發達；但其後逐漸發達，金融資本主義，因以進步。而大規模之金融機關，例如動產銀行、貼現銀行、里昂銀行，均於十九世紀下葉成立，發達甚速。交易所因鐵路證券之發達，投機之風大盛，頓呈活潑氣象，然此僅金融資本主義勃興之初步耳。

（三）比利時經濟之復興

比利時經濟之復興，為資本主義進步之重要事實。十六世紀以後，比利時久困於西班牙之羈絆；十八世紀時，僅其農業稍見發達。在拿破崙時代，其工業之發達，遠甚於法：一因煤礦富饒；二因地圖上交通之便利；三因英國之技師及機器，在歐

最早到比利時；四因人民天生勤敏，精於技術。其鐵工業及棉織業，當時已甚發達。自一八三〇年，比利時脫離荷蘭而獨立之後，其經濟進步益速。比利時銀行成立於一八三五年，初為皇室經營投機事業之所，但不久即變為國內金融之中心。比利時鐵路之密度，在歐美各國之上。

(四) 德國之工業發展 德意志聯邦未成立以前，普魯士經濟發展，較他邦稍早。普政府於一八〇八年乃至一一年，曾三次下令，採用法國之營業執照制度，取消行會獨占及其他特權；行會束縛工商業發展之影響始稍減。在一八二一年，又溥設職業學校 (Gewerbe-Institut)，以專門技術之新法灌輸於人民，因此而有少數工廠之成立。但就德國全國論，其工業之改造，在一八四五年至一八五〇年之問始發軔，較遲於法國者約二十年。蓋頻年戰爭，資本缺乏，對外貿易，又常為巨額之入超；以致金融枯竭，百業不振。自普魯士勵精圖治以後，國內和平，人樂其業，內地之關卡盡撤，鐵路之修築推廣。加以英國新式機器之輸入，而西利西亞 (Silesia) 及其他工業區域，又多與英國之工匠接觸，故工業之進步，在十九世紀

下半葉頗有可觀。試以棉鐵兩業之產額衡之：自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〇年間，全德消費生棉，每年僅達一八、五〇〇、〇〇〇磅，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五年，每年乃增至五六、一、一〇、六〇〇磅；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每年又增至九七、五六一、一〇〇磅而錘子之數，自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七年之間，加至一倍有餘。其進步不可謂不速。此外羊毛、麻布、蠶絲、染料諸業，亦蒸蒸日上，至生鐵之每人消費額，在一八五〇年，爲一〇・六英噸（Tons）；一八六〇年，爲一八・六；一八七〇年，爲三八・三；二十年間，幾四倍其數矣。自一八七一年，普國戰勝法國之後，德意志帝國完全統一，各種經濟建設，愈易着手。且法國五十萬萬法郎之賠款，與阿爾塞斯洛倫之割讓，使德國資本之供給增加，生鐵之產額突增，而增進其工業之地位。况水陸運輸，大加改良；鐵路之建築，進步甚速；關稅政策，尤能盡保護能事。國外殖民地，復於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九之間，大加擴張。總之十九世紀末後三十年，吾人但見德國各種工業出產總額之增加；羊毛、棉花、蠶絲、機器、煤、鐵諸業之猛進；電氣工業、化學工業之勃興；工場之發達；農業之衰落，與人口之激增。至二十世紀之初，在鋼鐵業、煤業、苛

性鉀 (potash) 業、電氣業，更有革新之公司團 (syndicate) 與加迭兒 (Kartell) 之發生；（編者案：狹義公司團，乃指幾家工業公司，另外合組一機關，專司販賣，與製造之事務分離。加迭兒雖亦為各公司所合組之機關，但僅司規定價格，限制出品，分配市場，各公司依然保持其本來面目。然實際上此二字亦混用。）而資本主義之集中的現象愈著矣。

(五) 美國之資本主義 美國近五十年來資本主義之發展，世界上無與倫比。然當十九世紀之初，猶在醞釀時期，北部諸邦，大工業逐漸建設，紡織工業尤甚。一八二五年後，大市場日見增加；但採礦工業，如煤礦之開採，規模尚小。時美國仍為歐洲各國銷售製造品之市場，英國貨尤多；雖有一八一六年及一八二四年之保護關稅，外貨仍源源而來。蓋美國方從事於中部曠野之開發，其農業用疏放耕作法，而不用集約耕作法。南部諸邦，植棉與烟草。但當時交通之進步，實樹將來發達之基礎。東部諸邦，興築公路，不遺餘力。一八三〇年以後，鐵路之建築，既多且速，直駕歐陸諸國而上之。在一八六〇年，已有鐵路三〇，六三五哩，現在已增至二五〇，〇〇〇哩。汽船通行後，其進步亦較歐洲為速。自一八二五年伊利運河

(Erie Canal) 竣工後，國內航業，日見興盛。而一八三二年模斯 (F. B. Morse) 氏電報之發明，亦為交通上一大進步。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紡織業之發展最速；在一八六〇年，各廠錘子有五、二三五、七二七個，生棉消費總額，有四二二、七〇四、九七五磅，棉織物價值，有一、一五、六八一、七七四金元。至於鋼鐵事業，自無煙煤鍊鐵之法發明，遂大有進步；熟鐵之產額，在一八五六六年，已達五十萬噸之巨；至一九〇〇年，則鋼之出產，竟達一三、四七四、〇〇〇噸，居世界各國第一。其煤之出產，在一九〇〇年，為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亦居世界第一。至二十世紀以來，工商業之突飛猛進，更為歐洲諸國所望塵莫及。據哈佛大學教授陶錫克 (Prof. Taussig) 之計算，美國各種重要實業之工人每人出產額，較之任何一國為高：例如美國工人之從事於鋼業者，較英國工人之從事於鋼業者，約為七與六之比；而鋼之出產噸數，則美國較英國多一倍有餘，蓋其用原動力機器之馬力 (horse power) 數，亦恰多一倍。其他如汽車之發達，現在平均每六人有一汽車。而農業之利用原動力，亦大為增加。總之工商業之集中，與資本主義之發達，美國既為世界之冠；其人民之繁榮安樂，亦為世界

之冠。

(六)俄國資本主義之過去與將來 俄國自彼得大帝(一六七二年至一七二五年)

提倡工商以後，實業頗呈活氣，惟勞工時虞不足。自一八二五年後，田制變遷，農奴解放，勞力供給漸多；而資本富裕之地主，又能投資於企業。英國式之工場，亦乘時而起。但當時交通不便，故工業亦未能振興。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先經俄皇亞歷山大第二之提倡，後經維特伯爵(Count Sergeyey Witte)之規劃，其鐵路次第告成，在一九〇五年，有四〇、五〇〇哩。十九世紀之末，其主要工業，如布疋之紡織，頗為發達。在此歐戰以前，其錘子數達九百萬個，約抵英國六分之一。此外又因煤鐵產額之豐富，對於採鐵治鐵及鐵器之製造，亦頗擅長。當一八九八年時，其生鐵產額竟居世界各國之第四位。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九年間，俄國製造品之總價值，自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漲至二、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此受維特伯爵經濟改造之力不小。但政府強制提倡此等少數實業，皆為政治軍事及財政之目的；資本主義，無自發展。而國家之財政，則左支右綽；歐戰以前，已備極困難。至一

九一七年，過激黨秉政，而資本主義，受一重大之摧殘。連年內戰，民不聊生；工廠則罷工怠工；銀工則沒入政府；鐵路則任令舊廢；金錢則大部出口。至一九二一年之旱災飢荒，更予列寧（Lenin）以重大教訓。使彼知共產主義之不可通，改訂新經濟政策，規定國營企業，公私會辦企業，合作事業，及私營官督企業之辦法。同時整理幣制，設立國家銀行。凡此種種，列寧所稱為國家資本主義者也。然而工商實業，則至今（一九二九年）衰敗不堪，秩序紊亂猶昔。此後俄人或將澈悟新經濟政策之尚不足以維護實業，而放棄國家資本主義之迷夢乎。

（七）日本經濟之發展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百廢俱興，工商業突飛猛進，較之明治維新以前，誠不可以道里計也。緣明治以前，關稅權操諸客卿之手，以致工商業無由發展。迨至明治二十七年後（一八九四年），始與歐美各國，陸續簽訂通商條約，收回關稅自主權。工商業發達，與日俱進。旋受歐洲大戰影響，其對外貿易益增。大正八年間，其對外貿易總額，計四十三億日圓，大正十四年，更增至四十九億日圓，為從來未有之新紀錄。較諸戰前，約當三倍。最近昭和二年之貿易總額，計四十二億日圓，輸出為十九億九千二百萬日圓，輸入為二

十一億七千九百萬日圓。其發展之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是日本工業，自明治元年以來，角有工場制度，計全國工場，能雇用工人十人以上者，當一八六八年時，已有四十所之多。至一八九六年，增至八百二十四所，計資本總額已達日金一〇五、八三二、三〇六日圓之譜。各種工業中，以蠶絲及紡織二業為最重要。蠶絲業製造廠家，自一八九四年之二三六、二三四戶，增至一八九六年之四一〇、三九九戶；製造總額，自一八八七年之八一九、九六六張，增至一八九六年之三、七四六、一三九張；輸出總值，自一八六八年之六、五〇六、二三六日圓，增至一八九七年之五八、六五〇、四三二日圓；絲織品總值，自一八八四年之二、一二、〇七八日圓，增至一八九五年之四一、〇六三、一九四日圓；其進步之速，概可想而知矣。日本紡織業，始於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二年時，全國已有紡織廠三鑊子八、二〇四個，一八八二年時，紡織廠增至十三鑊子，增至二八、二〇四個；至一八八七年前，又增至二十有一，後者又增至七六、六〇四個。而國內外對於日本棉紗之消費，亦日增不已。迨後工商業發展，扶搖直上；一躍而為世界上五大強國之一，良有以也。日本建築鐵道，始於一八

七二年之京濱鐵道，至一八八八年時，總計官設私設之線，不過五百六十哩而已。自此以後，建築鐵道異常進展，至一八九八年，全國官設私設之路線，已達三千餘哩；投入資本，已達日金一五二、二二〇、〇〇〇日圓。近復延長至二萬三千杆（案一杆約於〇·二五四六三哩）。日本海運事業，在明治初年，所有轉運貨物及傳遞書信之事，均假手於美國商船。迨中日之役，日本為便利軍事上運輸計，乃向外洋購汽船十二艘，發交三菱會社，以供轉運之用。日本之轉運事業，實發軔於此。據昭和三年之統計（一九二七年），有汽船二、〇三五艘，總重量為四、〇三三、三〇四噸。日本船隻，初向外洋購置，近亦能自造；其最大造船場，為神戶之川崎造船所。一九二六年造船二十六艘，計重五二、四〇五噸云。日本銀行亦稱發達，一九二七年之正貨準備額，為十億六千三百萬日圓，較之十年前之六億五千萬日圓，約增加一倍有半。國內大公司林立，資本集中之勢已甚顯著。對華貿易額，為列強冠。對華投資額除東三省外，在中國本部，現達六億日圓以上云。

（八）資本主義與農業 歐洲農業，受資本主義之侵略為最遲。英國之農業情形，稍有

不同；自十八世紀圈地（enclosure）盛行以後，小農日漸淘汰，農業變為大規模之稼穡。雖有巨資之佃戶，常能租借廣田，而使管業集中，其經營農業，乃一如製造企業。法國與德國，則多小自耕農。

法國大革命之結果，殖民地盡喪失，工商受其摧殘不少。經濟方面，僅有一端，差堪注意；即革命以後，農人所有之土地，均免除各種雜捐及苛例，而其所有權亦較從前更為確定而已。俄國革命，以迄於今，經濟上毫無進步；惟放棄其田地國有之政策，而以土地歸農民私有之一端，堪強民意。一九二二年以後，農業稍稍進步。蓋必土地私有，而後資本之用於農業者，可以逐漸增加也。

歐洲一八五〇年以前之農業，猶是往古家庭經濟之狀態。至十九世紀之下葉，始漸見工業化與商業化。即在二十世紀，其受資本主義勢力之影響，尚不甚大，未為工業及商業所支配。農業技術，雖因科學之應用於農業而改良；但農業工作之保守，從前舊習，較諸他種工作為甚。至美國之農業，比較為大規模的，在歐戰前，美國每一耕夫，平均耕田二四·四英畝。

(每英畝合中國六·六畝)蘇格蘭爲一六·六英畝，英國爲九·五英畝，法國爲八·三英畝，德國爲六·二英畝。在一八七〇年，美國每一耕夫平均用機器值金洋三十六元；至一八二〇年，每一耕夫平均用一百七十六元之機器；蓋農業「工業化」之進步已發軔，農業企業家日見衆多，已大有資本主義之色彩。

第十一章 二十世紀之實業

(一) 大股份公司企業之發達 近年以來，政府與經濟家，漸注意生產與職業統計。此種統計材料之增加，使吾人能發現工業國實業組織之改變而美德日等國工商與金融資本制度之進步，又能使吾人得一較廣之觀察，不僅根據英國實事而立論。就資本主義發起國美德日之經驗觀之，而知經濟之組織，已有新變化矣。

上述各國之統計，足以證明資本主義之發展，有根本之定律，即資本集中之趨勢是也。例如製造、貿易、運輸、採礦及金融等事業，漸進而採股份公司之組織，僱用多數工人，增加出品；並以各項規律，或合作與合併之方法，阻止自由競爭。

英國註冊公司數之增加，及投資於此項公司之增加，可以證明英國股份公司之繼續發達也。

大不列顛註冊公司表

年	份	公	司	數	以百萬鎊爲單位	每公司平均資本數以一千鎊爲單位
一九〇〇				二九、七三〇	一、六二三	五六、三
一九〇五				三九、六一六	一、九五四	四九、一
一九一〇				五二、一三七	二、一五五	四二、六
一九一五				五八、八八二	二、三七七	四〇、四
一九二〇				七七、二一	三、四三八	
一九二三				八七、九三〇	四、二六五	四八、五

(愛爾蘭之數，自一九〇五年以後，未列入。)

照生產調查之末次報告 (Final Report of the Census of Production) 估計數，用於製造、採礦、運輸及商業之總資本，於一九〇七年，達四十二億鎊至五十億鎊之數。吾人

可決定英國當時所有之事業，將近半數爲股份公司所經營；而公司數之增加，較之資本總額之增加尤速，因許多小範圍之家庭工業，已採公司之組織矣。

美國最近戶口調查，關於製造業結果之比較，證明股份公司漸代個人企業或合夥組織而興起。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間，在公司管理下之製造業之數，由百分之二三・六，增至百分之三一・五；公司僱用之工人，亦由百分之七十六，增至百分之八十六；而公司出品價值之比例，則由百分之七十三・七，增至百分之八十七・七；製造品之價值，由百分之七十・一，增至百分之八七。該報告表內，又有統計事實，可以證明資本之集中於製造業。

(二) 重要實業之範圍與組織 資本集中，以限止競爭之定律，非能適用於一切實業，而毫無例外者。無論農業、礦業、製造、商業、運輸，以至金融，有時宜於小資本經營。即在紡織業、五金業等重要之製造業，其因資本增加而所獲之純利，亦有一定限度。例如在英國郎克州(Lancashire)之紡織業，其鍊子與織機之數，有一最普通之數，可以代表該地一切紡織業。

者。在一九二五年之錘機數，當然較之一八八九年為多；但其所多之數有一定，非無限制的增多也。現在郎克州之實業，大抵有一定之範圍；苟超出此範圍，雖投巨額資本，仍不能相應而獲利也。除非有特種情形發生，則較大之企業，始能相應而獲利耳。

與重要實業之大小有關者，即其組織亦有一限度。在一種實業之中，或者不僅有一種最高效率（maximum efficiency）；但某種實業公司，應用多少資本，有一限度。資本之中，作為永久資本者應有若干，作為流動資本者應有若干，有一比例之定律。用於永久資本者應有若干，用於勞力應有若干，亦有一比例之定律。如在紡織公司之中，錘子與織機之比例有一定。

實業規模之大小，又為種種情形所定。例如原料之供給，原動力之大小，引擎之最高能率，與傳力之經濟與浪費等情形，皆能限制最高效率之極度，與工廠規模之大小。惟現在現代實業之組織，可以將數工廠併為一公司。在金融及管理方面，其規模增大之限度，比較有伸縮之餘地。因此工廠雖不併合，而公司管理方面及金融方面之上層組織，往往併合或連

絡以達獨占市場之目的。

(三) 生產最大效率有限度其影響於獨占如何 資本集中至某程度以後，生產效率反而減少，上既述之矣。但究竟此種事實之發生，於獨占事業，有何等阻礙，仍為辯論之焦點。有幾種事業，非獨占無以獲得最大之效率；在紡織業與五金業，可由競爭獲得最大之效率，而與同業者爭奪重要之市場。但鐵路非採用單純之國有制度，無以達到最經濟之工作。銀行業及其他金融事業，可以得最大效率；其規模常極大，使無競爭之可能。在英美兩國，鐵道為私有制，故資力薄弱之鐵路公司，繼續被資力雄厚之公司所吸收；而競爭者之間，其貨率(rate)均有協商維持，不准私自減少。英國鐵路各公司在戰前已規定最低貨率，使公司間有一種最經濟之協定；所有競爭之路，均被吞併於四大公司。每一公司之管理與財政，均有統一之制度。此實資本主義集中之大成功。

至於銀行，僅就其範圍之大，已足操獨占之權。近則集中之趨勢，更為急進。一八九〇年時，英格蘭與威爾士 (Wales) 股份銀行之數為一百〇四所；至一九〇〇年，減至七七所；

一九一四年，則更減至三十八所；歐戰期間及戰後銀行之吸收與兼併，仍繼續進行，至一九二四年，銀行之數，僅為十八所。在同時期中，自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分行之數，則自二千二百〇三所，增至八千二百六十四所。而「五大」銀行，分行之數，增加尤多。一九二四年，五大銀行之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占全國銀行存款額之百分八十四，此種集中進行之利益，可以下述之記載詮釋之：「英國合股銀行之已繳資本，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四年，僅由六千一百萬鎊增至七千三百三十萬鎊；而公積金則從三千三百五十萬鎊，增至五千八百七十五萬鎊，同期中，存款從五億八千七百萬鎊，增至十八億一千三百萬鎊。」

(四) 聯合與加迭兒之新發展 公司之合併 (consolidation)，並非限止競爭之惟一方法，亦非獲得最經濟之管理，或操縱市場之惟一方法。世人僅注意公司之合併，而對於聯結 (combination) 與加迭兒 (cartel)，反絕少注意。馬克洛旦 (Macrosty) 氏於其所著之「英國托辣斯運動」一書中，曾言最低與最弱之商業聯結，為共同規定商業條件；例如折扣、賒賣、及運費等條件，而售價則勿議也。聯結之力較強者，則為價格聯合 (price

associations) 大多數爲本地製造業或販賣業之聯結，僅協商售價如何規定，及如何變更，而出產則不加干涉。但工業聯結，則不僅議及物價，並且議及節制出產方法；此於操縱物價，至有關係。戰前德國加迭兒之特質，即各公司互相協定出品之數量與比例，但出售聯合會 (sales associations) 之設立，爲近來德國一種新組織，饒有興味；即加入此聯合之會員公司，另組織股份公司。此公司照規定之價格，承受會員之出品；再依照市場及競爭之情形，而決定出售之價格。歐戰之效果，使各交戰國之工商實業，及金融組織，愈趨於合併、聯合，及托辣斯 (trusts) 之一途。在英國各種重要實業，均有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s)，及同業聯合會 (trade associations)，以操縱同業之價格，而節制同業之業務狀況。與戰事有關之實業，如機械、海運、礦業等，因欲達到最經濟之管理，其合併之趨勢更著。

(五) 英國戰後工商業之聯合 此次歐戰，實給英國商人與金融界一顯明之教訓：即英國若欲於製造業與商業之新環境內，保持其固有之地位，必須實行結合一氣。而消費者如聰明見機，亦應知在此狀況之下，有擴張公共之規律，限止獨占權之濫用，以保障購者之

必要。英國調查托辣斯委員之報告，記載五金業、機械業、化學業、紡織業、及建築業之價格聯合會，或他項聯結之存在。並發表下述之評判：「本國同業聯合會與聯結，增加迅速，在不遠之時期內，或可操縱英國所有各項重要之職業，吾人深為滿足。」歇爾登（Hilton）氏曾概論此種集中之運動曰：「現時英國之聯合會，超過五百以上；對於工業之趨勢及物價，有重要之影響。」至論及建築業之聯合會，彼又言：「經精密之研究，知普通房屋建築之材料，其中百分之二十五，聯合會可以完全操縱；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三，則聯合會有一部分之操縱權。」

戰後經濟的國家主義盛行，歐洲之關稅率，一致增高；競務禁止外國投資，資助國內工業。凡此種種，皆足以促成國際間之實業聯結，而各國均採取管理物價之政策，以管理消費者，使不致受各業任意抬價之害。英國之新政策，已明確改變戰前之情形。萊凡（Herman Levy）氏曾言：「現在英國工業托辣斯及聯結之發展，受三種事實之限制：即無保護關稅，運費較不重要，及礦產之稀少。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兩者均不足以阻礙國際間實業之

聯結。此種聯結，歐戰前已經發現，而現時正回復活動。馬克洛旦於歐戰前曾有一文云：「世界之鐵軌、水管、釘、螺旋、縫線、漂白粉、硼砂、硝酸、鹽、煙草等貿易，均歸國際間大公司管理；惟管理之程度有多少之差耳。炸藥前亦如此管理；國際間之鋼業公司，有數次亦希冀得管理全業。」有數聯結之公司，暫時分裂，固屬不免；但聯合之經濟辦法，至今存在（尤其是在五金業及工程業。）且規定產額，分占市場之利益，較歐戰前尤大。外國之肉類貿易，及其他食物貿易之聯結，如美國肉類托辣斯（American Meat Trust）之勢力，較前更大。

國際實業之聯結，日漸發達，定價之權，操於其手；各國政府，有互定一種保護方法之必要。國際間之經濟政策，此後將開始從事於調節國際資本主義所產生之物品與服務，使其價格與分配，有一公平之待遇。國際聯盟與其附設之國際勞動局，已承認此為重要之事矣。

際此大工業之金融狀況及貿易情形危險之時，實業聯結，進行乃愈速。加迭兒之聯結，僅止於朋分市場，尙不能團結生產；故近來趨勢，往往更進一步，同業之公司，實行合併。此種情形，德國尤甚，英美次之。

(六) 英國與美國職業之分配 所有發達之國家，受近世資本主義之影響，對於各職業間之相對的重要，大有改變。農業之生產力，受資本主義之經濟的利益，較工業為小，故逐漸衰微。食物及原料品，來自海外貿易者漸多。除從事供給外國市場之製造業外，所有重要製造業之增加，已呈盛極而衰之兆。而運輸及分配業，均有顯著之進步，其他如專門職業，金融業，亦均有進步。

一九一一年，英國所編造之戶口調查，表示上述之情形，仍繼續前進。就全體言，業農者之增長，不及人口增加之速。一九〇一年，業農者有一百十二萬八千六百零四人，至一九一一年，為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二百三十七人。而鑄工員之增加，約當人口增加之三倍，即每十年增加百分之三五·二；搬運工員約增百分之一三·一；鐵路工員約增百分之一六·七；五金類及機器、製造之男工，增加為百分之二〇·五，此項包括造船、造車等業。金銀業者，其十年間之增加人數，比例甚大，為百分二三·七，大部從事科學、音樂用具，及遊嬉器具。木業及家具業，其人數增加百分之二二·七；建築業反降落百分之九·三，而灰泥、瓦器、玻璃等

業，其人數亦因之而縮減也。

其他製造業而有增加之比例者，厥爲化學業、油業等。其十年間人數增加之比例，約爲百分之三八·二，而紙業、印刷業、書業、文具業等之增加，爲百分之二十四·八。前十年紡織業之工人數，較爲低落；後即進步，較之人口之增加稍速。羊毛業與衣服業，十年中亦不振，衣業中，男工減少百分之一·五，女工增加百分之三·八。

批發業與零售業，工員增加之比例尤大。就商業全體言，十年間工員增加百分之三四·三。商業旅行人增加百分之三·一，銀行員增加百分之三三·三。保險之代理人，增加百分之五六·八。靴鞋業發現相反之事實，因製造靴鞋者減少百分之七·九，而出售者則增加百分之五一·九。家庭職業，比較減少；專門職業，頗爲增加。政府與地方政府之服務人員，亦已增加：男人由十七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人，增至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九人，即百分之四二·三；女人由二萬六千五百人增至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人，即百分之六九·四。下表即顯明自一九〇一年起，十年中各種職業之男性人數比例之升降：

男人職業

英格蘭與威爾斯十歲以上每一萬人中之職工數

(一) 普通或地方政府		一九〇一	一九一
(二) 防衛		一四一	一七九
(三) 專門職業		一三九	一五一
(四) 家庭工業		二五七	二六九
屋外	一四八	一六六	
屋內	一〇二	一一八	
(五) 商業			
商人代理商銀行家等	八四	二三三	
書記	二五四	二六四	

(六) 搬運

鐵路

二九〇

馬路

三五五

(七) 農業

農人

一六七

農場工作者

五九四

其他

一二一

(八) 鑛業

一九〇一

炭

五三八

其他

一一〇

(九) 五金類

九二

六四七

機器

八一四

八四六

船隻

七一

七六

車輛

九五

一二八

(二〇) 建築

八五九

六九三

(一一) 木業

一六九

一五八

(一二) 紙及印刷

一二三

一三一

(二三) 織業

三三一

三四三

(二四) 衣業

三〇五

二七五

(二五) 食物等

六三八

六六九

(七) 婦人在工商業及專門業中之新地位 在近來經濟方式及方法之演進中，婦女繼續的增加參與一大部分職業。彼等不僅加入有組織及特種之工業，從事各種紡織、成衣、

洗濯、調製食物、飲料，及其他曾經爲家庭之職業；並參加於多數從前專僱男工之普通職業。現時有幾種商業，公共服務，及專門職業，婦女之參加，有迅速而極大之進步。五十年來之戶口調查，表示女商業員，由該業每千人中之五人，增至二百四十五人；僅就前十年觀之，由該業每千人中之一百五十三人，增至二百四十五人。而電話、電報，現時大抵由婦女工作；十年中由該業每千人中四百零六人，增至五百二十二人。製布業、鞋業、及其他分配業，皆有迅速以婦女代替男子之趨勢。

主要紡織業之製造方面，從前大抵操之於婦女；但現在女工數之增加，不及男工之速。棉業統計，使此情形，益爲顯明：

類	別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一年	增加之百分數
人工總數	五二九、一三二	六〇五、一七七	一四、四
男工	一九六、八九八	二三三、三八	一八、五
女工	三三二、二三三	三七一、七八九	一一、九

羊毛業工人數之增加亦如之，工人總數之增加，為百分之六・二；其中男工之增加為百分之九，女工之增加僅百分之四・二。在衣服工業，婦女漸較男子為多，但與全部工作之人口增加比較之，其增加之率稍遜。

普通職業每千人職工中婦女所占之比例

類別	一八三一年	一八三三年	一八三四年	一八三五年	一八三六年	一八三七年
教員	七三五	七四一	七二七	七四〇	七四五	七二七
攝影師	六六	一四七	一九四	三三四	二五七	二九七
洗濯	九九〇	九八七	九八二	九六四	九五七	九三一
商業書記	五	一六	三三	七二	一五三	二四五
電報電話	八三	七六	三三六	二九一	四〇六	五二三
陶器等	三一一	三五四	三八四	三八五	三九二	四二一

橡皮工人	二〇六	二〇〇	二七五	三九一	三九八	三七〇
刷業等	三二二	三四六	三八二	三八九	四三一	四四〇
紙製造業	四一七	三九五	四四四	四〇一	三六六	三一二
文具等業	三四五	三八〇	五三一	六〇〇	六四三	六五三
棉業	五六七	五九八	六二〇	六〇九	六二八	六一四
羊毛業	四六一	五一三	五六一	五五七	五八二	五七一
絲業	六四二	六七六	六九一	六六七	七〇二	六九三
麻及其他織物業	二六五	三〇四	三七四	三七三	四九二	五三〇
機業	四六八	四六八	五三三	六二九	七一三	七三五
花邊業	八二九	八二六	七四三	六二五	六五三	六三〇
毡毯粗織業	一八三	三一二	三六二	四四〇	五一七	五四四

布商布帛商	二〇八	二五七	三四九	四三三	五〇四	五六六
麥桿製造業	九二一	九三六	九〇三	八一四	七三七	六六六
手套製造業	八六四	八八二	八五四	七六九	七六一	七三一
靴鞋之製造及販賣業	一五四	一二五	一六〇	一八五	二二〇	三三六
煙草業	二一一	二九六	四三五	五四八	六〇一	五九六

上表顯明婦女在各種職業界所占地位，增加甚速。凡陶器、文具、攝影、毡毯、鞋襪、化學、毛刷等職業，其增加甚顯。婦女家庭工作，大為縮減。婦人在教育界所占重要之地位，似已達於極點，而將呈低落之象；蓋由於大多數職業，受教育之婦女，皆有參加之機會。

下表則用以表明美國之經濟制度，各種職業間之相對的重要，亦有同樣改變之趨勢；如農業及家庭工作之降低，書記職業之大增，及貿易業、運輸業、專門職業、公共服務之增加：

美國職業之分配（百分比）

類別	別一	九二〇年	一一九年	一〇〇年
農業森林畜牧	二六·三	—	三三·一	—
採礦	二·六	—	二七·五	—
機械製造	三〇·八	—	六·八	—
運輸	七·四	—	九·九	—
貿易	一〇·二	—	一·五	—
公共服務	一·九	—	四·二	—
專門職業	五·二	—	九·四	—
家庭及私人工作	八·二	—	二·九	—
書記職業	七·五	—	四·六	—

美國婦女職業變更之進程，與英國相同。書記職業增加之比例為最大；次之則為專門

職業、貿易、公共服務。服務於製造業與運輸業者，亦有顯著之增加；農業及家庭工作，則大為降落。

(八) 各國資本主義下基本工業之比較的進步 歐戰影響，大而言之，阻止世界各國工業之發達；小而言之，阻止歐洲各交戰國工業之發達。鋼鐵出品之減少，及對外貿易之衰落，足資明證。下列之世界生鐵及鋼鐵之出產表，顯明一九二三年兩項出產，均較戰前一九一三年為低；美國對於此項基本工業，則有顯著之進步。而德國則跌落殊甚，尚須假以歲月，始可逐漸恢復也。

世界生鐵之出產（以一千噸為單位）

國別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全世界	七、一八三	三〇、八四三	五、八五四	三、七〇	五、九三一	六、五八〇
美國	三〇、六五五	三、五七九	三、四〇	一六、五〇四	三、八五二	三、五〇〇
英國	一〇、二五〇	七、三五九	八、〇三五	二、六一六	四、九〇三	七、八〇

法國	五、二三六	二、三七四	三、三〇八	三、三〇八	五、一四七	五、〇〇〇
比利時	二、四三六	二四七	一、〇九九	八六二	一、五七九	二、一八八
德國	一九、〇〇〇	六、一九三	五、五六八	六、〇九六	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
意大利	四三〇	三五一	一〇七	七五	九	一〇〇

(美國統計摘要一九二三年第二七〇頁)

世界鋼之出產(以一千噸爲單位)

國 別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
全世界	七五、〇一九	五七、一二一	六七、一四五	四二、四八七	六三、〇九八	七二、五七三
美國	三一、三〇一	三四、六七一	四三、一三三	一九、七四四	三五、六〇三	四四、四〇〇
英國	七、六六四	七、八九四	九、〇六七	三、七〇三	五、八八一	八、四八〇
法國	四、六一四	二、一五一	三、〇〇一	三、〇一〇	四、四六四	四、七五〇

比利時

三、四三

三元

一、三三

英〇

一、五九

二、一八五

德國

一八、六三

七、六六

六、三四

八、七〇

九、〇〇〇

五、〇〇〇

意大利

九八

去三

去三

六〇〇

八〇〇

(美國統計摘要一九二三年第二七九頁)

(九)國際貿易之發達 經濟的國際主義之發生，使世界各國之商務往來，更為密切；并增進各國間之合作，以開拓世界之財源，而謀公共之福利；更畫一世界文明各國的生產及消費之技術。此種運動，於二十世紀之初，各地皆有顯著之進展。戰前歐洲重要各國之進出口貿易之實數，可以下表顯明之：

各國輸入及輸出之價值（以一英鎊為單位）

國 別	類 別	一九〇一年	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二年
英國	進口	一三、九〇、一九	一三、九〇、一九	一三、九〇、一九	一三、九〇、一九	一三、九〇、一九
英國	出口	三七、八六、二六	三七、九一、三三	三七、九一、三三	三七、九一、三三	三七、九一、三三

			俄國	進口 (特別)	六三、六三九、000	六八、七五九、000	八四、四四四、000	一四、四六九、000	二三、六八七、000
			德國	出口	八〇、三九、000	〇八、三三元、000	一一、一五三、000	一五三、九五九、000	一六〇、三二八、000
			比利時	進口 (普通)	二元一、五七八、000	三三〇、四四四、000	四七〇、五五、000	四六八、八〇九、000	五六八、九六三、000
			法國	出口	三三〇、一四七、000	三七三、六三、000	三六五、九三、000	三九七、二五三、000	四七六、一四〇、000
			法國	進口	一四五、六三六、000	一七七、〇五八、000	二四四、九五三、000	二三三、〇六三、000	二二一、一七四、000
			法國	出口	二元、五七八、000	一五三、九六四、000	二〇七、六四六、000	二七七、七八六、000	二一〇、七四四、000
			意大利	進口	三三四、二四八、000	三三八、八六〇、000	三三四、九八四、000	三三四、一〇四、000	三四一、七四四、000
			意大利	出口	二〇八、七六八、000	三元、七八〇、000	三五〇、三四四、000	三三一、一九六、000	三五三、九五六、000
					六九、七七九、000	七八、五四、000	一九、九九四、000	一三七、八六六、000	一五六、六四六、000
					五五、九九七、000	六五、八五三、000	八一、五九〇、000	八七、五五三、000	一〇〇、五九四、000

奧匈	(進口特別)	六、六〇、〇〇〇	八、三元、〇〇〇
	(出口特別)	六、五二、〇〇〇	八、二元、〇〇〇

各國進口與出口之價值，皆有顯明之激增。除俄國外，歐洲各國進口之價值，均超過出口之價值。例如德國之入超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由五千萬鎊左右，增至九千二百萬左右；法國由一千六百萬鎊，增至五千九百萬鎊。奧匈在一九〇一年，其出超為一千萬鎊，至一九一二年，其入超為三千四百萬鎊。商品輸出入之外，英、德、法、比另有海外運輸業之收入、國際金融業之收入、其他役務之收入，及外國投資利息之收入。而意大利及奧匈之入超，一部由該二國移居美國之僑民所匯回款項抵償之。夫國際貿易發達之速，為一顯明之重要事實。近年來物價上升，固為貿易價額增加之一小原因；但國際貿易之發達，較速於世界各國工業之發達，則無疑義。而國外貿易之發達，並且較速於內國貿易。更進一步考察之，則知交易之種類，及所與貿易之國，常常變更；文明各國之人民，其日常需要，依賴外國之供給。

者亦漸增。

歐戰及戰後之情形，使國際貿易所受之損失，痛深創巨。紊亂之貨幣制度，在在阻礙工業之恢復，破壞交易之安全與樂觀。其他如列強新關稅制度之施行，貿易航路之變動，購買力之減退，禁貨出口，抵制外貨，戰爭之夙怨，俄國之孤立，中國與各地之混亂，均為各國間商務進行之大障礙。歐戰告終，貿易雖有恢復之象，而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二三年之世界貿易之比較，則一九二三年貿易之數量，並無進步；惟英美之外國貿易較有起色。

(十) 國外投資 近世經濟之國際主義最顯著之特色，不在國際商業之發達，而在國外投資之猛進。此項資本之輸出，為歐洲工業先進國之普通現象，特英國為尤著耳。而英國投資於歐洲以外各國者，亦較其他國所投之資為多。英國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對外投資與對內投資之比例，雖無可靠之標準；但就已得之指數觀之，各年間國外投資之增加，自較國內之增加為速。自二十世紀初年起，倫敦吸收之資本，大半用於對外投資，而對內投資之數為少；此種情形，直至一九一四年，皆係如此。茲將英國自二十世紀起，對內對外投

資之數列於左(單位爲一千鎊)

年	代國	內	投資	國外	投資
一九〇〇			一〇〇、一二一		二六、〇六九
一九〇一			一〇六、五八五		二六、九七八
一九〇二			七五、一二四		六二、二一四
一九〇三			四四、八六八		六〇、〇一三
一九〇四			五〇、〇八三		六四、六一六
一九〇五			四八、四二六		一一〇、六一七
一九〇六			三九、三一四		七二、九九五
一九〇七			三二、九八八		七九、三三四
一九〇八			五〇、〇五二		一一七、八七一

一九〇九	一八、六八一	一五〇、四六八
一九一〇	六〇、二九六	一七九、八三二
一九一一	二六、一四六	一四二、七四〇
一九一二	四五、三三五	一四四、五六〇
一九一三	三五、九五一	一四九、七三五

世界各國之實業日增，資本之需要亦愈增。英國之資本，要以流入加拿大、美國及阿根廷為最多。其他南美諸國，亦吸收英資甚多。而南非洲，其他非洲英領，與埃及，吸收英國投資之比例較少；但總數亦頗可觀。印度及奧大利亞亦吸收一部。俄國戰前亦為英國之債務者。以上各地所吸收之資本，大概用以建築鐵路；而船塢、自來水，與煤氣、電燈、電報、電車等重要之事業，亦繼續需要新資本之供給。以上各項事業，皆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或股份公司辦理。此外尚有鑛務公司、製糖公司、地產抵押公司、銀行、信託、保險、與貿易公司，從前皆需要

外國投資；最近數年來，對外投資之趨勢稍變，即趨向於製造與工業。

法國交易所之證券統計，表示同樣之趨勢；國外投資之數，大而且廣。德國投於外國之比例雖甚少，但實在之數頗巨。歐戰以前，英國每年對外投資之數，約由一萬萬鎊至二萬萬鎊；法國對外之投資，約由八千萬鎊，至一萬萬鎊；而德國則由四千萬鎊，至六千萬鎊。荷蘭比利時亦為資本輸出之國。英國投於外國之資本，在一九一四年，約近四十億鎊；法國約為十八億鎊。

歐洲大戰，影響於海外投資及債權國者甚巨。因戰爭之時，軍用浩繁，德國收回其外國投資之大部；英國收回其外國投資之數，約近十億鎊；而法國國外投資之大部，此時已不見。戰事發生，無論何國，皆無餘資，用於國外投資。法國因其投資於俄土兩國，損失甚巨。英國因其投資分散於歐洲以外各地者較多，故不因戰事而受致命之傷，將來尚不難恢復元氣也。

(十一) 美國變為債權國
歐戰最大之影響，即使債務國之美國，不崇朝而變為債權國。直至二十世紀開始之時，美國仍從西歐借入資本，而大半經由倫敦市場。但至戰前情形

已稍轉移。歐戰發生，美國貿售貨物給料與歐洲各國，其數甚巨。因之美國放出於歐洲之債，估計之約為六億鎊；而借與各國政府之債，尚不在內。戰事發生後，美國投資於國外公債或私債之數，實可驚人。一九二四年初，美國對外投資，分佈於各地之情形，可照美國商部揭載之數，列表如下：（以一千美金為單位）

地 域	公 債	實 業	債 總 數
加拿大	七五〇、〇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古巴	一一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〇	一、三六〇、〇〇〇
墨西哥	二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二三、〇〇〇
中美與西印度	四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四八、〇〇〇
南美	四三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二三〇、〇〇〇
歐洲	九五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〇

亞洲

一九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〇

然歐戰以來，借與外國政府之債，總計約一百八十五億金元，尚不在此八十億金元之內。惟居留美國之僑民，投資於美國者，於一九二四年初，估計之約有三十億金元，應於美國對外投資之數八十億金元中抵除之。

試就美國進出口相差之數觀之，則知美國自動的增加其外國之債權，乃保護關稅政策之結果。因此種政策，可以使歐貨難於暢銷於美；美國不克收入歐洲負債之利息。道威斯(Dawes)估計美國近年來，每年平均有十億三千萬鎊之剩餘，可供對外投資；若此數以複利轉滾，則二十年後，即使美國不擴充對外貿易，每年亦應有三億二千五百萬鎊之剩餘。但美國出超之數頗巨，而此出超，又可變為逐年之對外投資。若政府不更變其關稅政策，國外投資之猛進，將無底止。更加以鋼鐵等大實業之猛進，製造品之豐富，世無其匹。美將以多金

爲患，而苦無投資之地。現時雖擴張其在歐洲及美洲大陸之投資，但將來恐不能不增加其在亞洲及非洲未進化國家之投資，以開發煤油、橡皮以及其他原料之富源。

美國對外投資之進步，與英國對外投資之退落，適相應合。英國自歐戰以來，雖已逐漸恢復其外國投資大部分之損失，但其每年平均之剩餘資本，大爲減少。即使其外國貿易回復元狀，仍不能恢復其戰前所占世界投資市場優越之地位。其他對外投資之國家，如法如德，較之英國，受損更巨，愈難恢復舊觀。假使法德等國，付還大部分之外債與賠償，則無剩餘之資本可供對外投資；若須對外投資，除非向美國借入新債，以還舊債之利息，及分期償還之賠款始可耳。

(十二)金融界之威權 工商業愈發達，資本之需要愈增。况大部之工商業，須經營複之程序，長久之時期，始克達其生產之目的。因此銀行與金融機關，愈爲重要。最近之投資制度，不僅利用股份公司之組織，而擴張實業之範圍；並使少數金融市場中心人物，可以操縱資本調劑信用。資本與信用，既爲一切實業養命之源，於是金融業之威權，乃至高無上。凡新

股票之發行，新企業之產生，改組合夥企業為股份企業，週轉工商業之方法（如貸款貼現或其他金融之援助），以及危險之擔保，供給股票經紀人及其他票據經紀人以金錢，以利證券及票據之賣買，種種業務，其命脈均操於金融業之手。故握財權者，在近世資本主義中占一非常重要之地位。各國大股份銀行，乃金融權力之中心。以上種種業務，皆由其經營，至少亦須由其籌款。銀行與工業間之直接關係，各國互異。德美工商業，與銀行之直接關係，較英國為密切。但文明各國，銀行與保險之發達，均有英國現時之特質；任何城市鄉村，均有其大銀行或大保險公司之支店或代理處；各種之儲蓄，皆集少成多，流入於廣大之投資。支票在任何地方，皆可以用以付款。

銀行業不特在國內占據重要之位置，即在國外貿易，其位置亦甚重要。大資本國：如英國、德國、荷蘭，伸張其銀行制度於全世界，協助新國家或退步的國家之貿易，而開發其富源。英國因航業及國外貿易之優越，海外銀行最發達。二十世紀初，富於冒險性之德國銀行，到處設立於海外。美國銀行，向來專為發展本國實業而設，現亦從事於國際銀行業，國民市銀

行 (National City Bank) 先設立分行於巴西、阿根廷、烏那貴 (Uruguay)、古巴各國。約翰孫 (Emery R. Johnson) 教授，在一九一五年十月美國經濟聯合會開會時，曾根據確實之調查，而為報告曰：「有百餘歐洲銀行，在外國設立兩千以上之支行，在南美者百餘所，在亞洲者約三百所，在非洲者約四百所，而在奧大利亞、新芬蘭及太平洋諸島者，約七百餘所。」國際貿易及投資之發達，與國際金融之發展，有密切之關係。此乃國際經濟主義最流動之徵象也。

(十三) 各國經濟力量所受歐戰之影響 歐洲大戰，使若干工業國之經濟力量及職業，為之改變。（一部改變之原因，由於戰事自身，但大部乃由戰前他種原因，惟受戰事及戰後情形之影響，而變動愈速。）其重要之變化，為國際間財富分配之改變。

下列者乃斯丹爵士 (Sir Josiah Stamp) 於一九一九年所編製之表：

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各國之國富及每年收入估計數表

							國富之收入
							數人每之富國
							總數萬錢
英國							五〇
	一四、五〇〇						
		三一八					
美國							七二
	四二、〇〇〇						
		四二四					
德國							三八
	一六、五五〇						
		二三四					
法國							二二五〇
	一二、〇〇〇						
		三〇三					
意大利							七二
	四、四八〇						
		一二八					
奧匈							三〇
	六、二〇〇						
		一三二					
西班牙							二二
	二、九四〇						
		一四四					
比利時							二二
	一、二〇〇						
		一五七					
荷蘭							一一七
	一、〇五〇						
		一六七					

俄羅斯	一二、〇〇〇	八五
瑞典	九四〇	一六八
那威	二三〇	九〇
丹麥	五〇〇	一七六
瑞士	八〇〇	二〇五
奧大利亞	一、五三〇	二五八
加拿大	二、二八五	五四
日本	三〇〇	四〇
阿根廷	二、四〇〇	六

一九一四年以後十年之國富，及每年之收入，尙無完整之材料，可供比較。但大概之情形，可以記述。即一九二三年，美國每人之平均財富，約為二九一八金元；一九二三年大不列

頗之每人平均財富約爲一四八九金元法國之每人平均財富約爲一四八四金元德國之每人平均財富約九〇一金元。又據日本內閣統計局之調查，亦表明美國不特爲世界最富之國，即其每人之平均財富亦最高，而中國則每人之平均財富爲最低。交戰國中，僅美國之生產力（一九二五年）未較戰前爲低；美國於最大最富及最有聯絡之市場中，占有各樣之天然富源，故生產及財富之分配，較其他歐洲任何國家爲安寧。於歐戰期中，美國因歐洲工商停頓，國外貿易突飛猛進，物價上騰，獲利愈厚。至戰後大量之生產（如鋼鐵及馬力所指示），進步更速。而英法兩國，則仍在戰前生產力以下。英國資本與人工之生產力，雖足以恢復戰前之生產額；然缺乏市場，亦無可如何。法國因財政不良，又缺乏商業創造之能力，雖自德國奪回煤鐵富饒之區，而仍不能發展。德國雖有極好之工場、人工、及經商之天才；但因缺乏流動資本，與廣大之市場，而徒呼負負。奧匈則國內分裂，瘡痍滿目。其中惟捷克斯拉夫國（Czecho-Slovakia）已完全恢復。奧國貨幣制度已恢復，然受外國關稅之障礙，向來之自由貿易市場，今皆改變政策，致甚難維持其生計。意大利雖因財政困難，政治不安，而妨礙其

恢復；然墨沙里尼秉政以後，銳意振興實業，工業資本主義，已有長足之進步。瑞士與瑞典、挪威，戰後富源充足，工業資本主義，亦必較前重要。比利時與荷蘭，財富之生產，有顯著之進步。西班牙與俄國之經濟力，甚為薄弱。然俄國有各種天然富源，近來土地改為私有，農業已稍進步；但須放棄其固有之愚策，使工人有奮勉而增加其效力之機會，並恢復各國對彼之信用，以吸收各國之投資，則經濟之進步，必一日千里。

(十四) 新電氣時期 各國資本主義式生產之發達，及效率之增進，大半恃油、煤、水力、及電力之利用。電力在近世，其重要無比。廣大之發電所，不特可以傳佈電力於各處，而增進工業國之財富、生產、及商業之地位；並影響於各工業國國內工作及生活之狀況。蓋電氣之發達有四大效用：即對於工業、運輸、農業、及家庭使用是也。每種事業，皆可利用電氣，以減少成本，而增加生產力。若能完全利用，益以技術之相當的改良，則出產必多。工業國之人民，將享受極大之物質舒服，與安逸，不患人口增加而致貧。資本家與勞動之間，可以得到工作之安穩，與生活之安逸，而使社會與道德，煥然一新也。

電氣之極大利益，吾人究能得到與否，大半須視其是否能普遍的應用於各種人民，及各種工作以爲斷。在此工業無限制私有資本主義之下，不能使國家全體，獲到電力之充分利益，其理甚明。蓋若銷售電力之區域內，有二三公司相競爭，則浪費與紛擾，將不可言狀。又假使此電力爲私人獨占，自由提高消費者之電費，則其爲害更烈。電氣業由私人競爭，或由私人獨占，既皆非所宜；自以公有或公共管理爲得。由公有或公共管理，與私有或私人管理，其經濟上之效果自不同。因私有時之營業方針，不能不有謀利之目的；公有則在一區域之內，或徵取同一電費，不分遠近，猶如郵局徵取齊一之郵費。又如因獎勵農業之故，對於電氣之用於農業者，特別減費，以示體恤。凡此種種，非私人營利之電氣公司所願爲。又如工業中心都會居民，往往過於集中，以致空氣過於惡劣，而房租奇高，則公有之電氣公司，又可對於離市較遠區域，減徵電費，以鼓勵工人，使住於郊外空氣清新之地。

現在吾人所處之時期，已將由蒸氣時期而變爲電氣時期。工業農業，均可以得到利便而價廉之電力，固無論矣。即家庭之內，凡燙衣、烹飪、掃地等雜務，無不可以利用。凡此種種進

步，非特可以增加全體民衆之安樂，并可以改良工作之方法，及全體工人之品性。因耕田之農夫，與血汗之苦工，苟能逐漸不用人力而用電力，則粗工皆將變為精巧工。待工作之性質一變，工人對於工作之心理狀態亦改變，不復如前之輕視工作，對之將有新穎之興味。電氣利用之後，農村生活，亦將大為改變。因農人利用電力之後，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不致終日長勞益以交通之便利，教育之普及，娛樂之進步，農人之頭腦，將得一智識上之大解放。

(十五) 歐戰時顯出英國工業之實力
歐洲大戰，實予吾人以經濟上之大教訓。歐戰期中，英國工業在數量上與性質上，均能適應驟增之新需要。戰事發生後約三年，即有四百萬男人（約近三分之一之壯丁）從軍，一百餘萬人從事於軍需業，以應特別之需要；而日常貿易，在此狀況之下，仍能繼續進行，以維持其生活。必需品之生產額，不致較戰前大為低落；雖然大量之供給，均從外國運入，以補足國內之不足；但運入之糧食與給料，如除去運費等項計算之，較平時亦不大高。英國平日工業之實力甚充足，在戰時之財富（包括軍需及其他戰用品），並不因四百萬人從軍而減少其生產額也。試問英國何以能如此？因為直接生

產實際貨物之人，從軍者未及半數。從軍之四百萬人中，約有半數爲無職業者、學生、僱主、僕役、專門職業、分配業、及運輸等職業者。尙有五千萬人，乃因歐戰而停止向外之移民。奢侈貿易與娛樂業，皆已停止；但基本之重要工業，更加重視，是以出產之總額，未曾銳減。退職與失業之工人，皆恢復其工作；孩童及青年，停止入學，加入工業；許多婦女，亦加入農工商等業；全禮拜皆爲工作之時，甚至星期日亦無休息。減省勞力之機器，則推廣其引用；所有之機械，皆加足其速率；分工亦較細密；廢弛工會之章程，使工人之生產力，更有伸縮。至分配及其他之業務雖不振，而生產量則妄爲保持。美總統霍佛（Mr. Hoover）於美國短期戰事中，得到同樣之教訓。他曾言：「歐戰時，美國有百分之二十之工人，加入軍隊，而生產量不比現時減少，反增加百分之二十，此足證明美國平時生產尙未充其量。」戰後歐洲與英國，感覺有增加國家出品之必要。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新資本所需之利息又高，欲仍使生產成本，如戰前之低，以恢復從前市場之盛況，頗爲困難。是以改良國內之技術、金融、及商業組織，以減低成本而擴充市場，乃爲急切之要圖。

(十六) 生產及分配程序中之浪費。浪費即表明各種工商業，不能利用最好之方法；或各業無平均之發展，而有損國民經濟也。妄用經濟之富源，實為最大之浪費。例如過分之財力，用於分配業，多數人趨於居間人之地位，實屬最不經濟。費爾亭爵士（Sir Charles Fielding）分析一九二三年英國國產麥粉、牛乳、及肉類之零售價格，其中百分之五十或六十，被分配業及改製食物業所吸收。菜蔬，及魚鮮貿易業，其價格中屬於分配業之部分或更高。人口中從事分配業者之比例，繼續增加，足以證明售價中成本之浪費，由於過度之競爭，及批發業與零售業之重複。

英國之製造技術，又未始無同一之浪費。英國之鋼鐵業，若採用最有效率之方法，則其出產額，平均當可增至一半至一倍之間。各種用煤之浪費，甚為顯明，無待佐證。此種不能利用最好機械與方法之浪費，既由於心理之怠惰，及缺乏冒險精神；更由於缺乏資本，不願除舊布新，另購機械。歐戰以前，英國商人，漸覺有數種製造業，已為德國之優美科學，及美國之大量生產所壓倒。美國機械及原動力之普及引用，德國物理及化學實驗室之利於工業，使

英國企業家，聞風興起。英國雖有多種事業；如紡織業、五金業等，其效率及品質獨優，然以統計比較英美兩國每工人之出品，則知美國無論在方法上、人力上，均較英國為經濟。

由此可知英國經濟制度之缺點，大半由於英國許多工業之僱主與工人，皆傾向於限制出品。彼等何以限制出品？則因恐生產過剩，供過於求，而激起工人之失業，與商業之恐慌。多數工廠，因出品銷路之有限，故力求其生產能力，不要盡量發揮。工人恐遭失業之心理，使其出產亦受減少之影響。凡此種種，均為勞資兩方所以發生齷齪之主因。英國一九二〇年乃至二一年之商業銷沉，各業多少皆受其影響。歐洲大陸之貧困，尤在英國之下。於是一般政客與經濟學者，愈歸咎於人民購買力之不充；換言之，即各貨銷路有限，是以商業銷沉。論者遂歸咎於幣制問題之有缺陷，而主張用膨脹通貨（Inflation）（如增發紙幣之類）之政策；此種見解，可謂刻舟求劍，離題萬里者矣。試問商業何以銷沉？非因出品之銷路不暢乎？出品之銷路何以不暢？非因平時資本與勞力之供給，過於其需要乎？今又試問資本與勞力，何以供過於求乎？換言之，即生產之速度，何以過於消費乎？則因現今之分配制度，失其平衡。以

致資本家積儲資本過多，難再用以製造可以銷售之貨物；多數之平民，因經濟機會之不均等，雖有急切需求貨物之心，而無購買之能力。少數之富人，乃以不規則而浪費之方法，耗其資財。

(十七) 實業改造之問題 經濟制度生產不能盡量之缺點，除改善財富之分配，及實現機會平等外，無法補救。即在比較興盛之美國，其大工業之生產能力，亦常受銷路有限之牽制，而不能儘量發揮其生產力。故但知增高生產力，而不知以公平之方法，迅速更變分配制度，終無補於時艱。

此種問題，在歐戰前即已研究。英國生產調查之詳細報告，及後來包荷萊教授（Professor Bowley）與斯丹爵士之統計分析，說明英國財富之生產，即使平均分配，尙不能滿足英國全民生活之需要。然此並非謂英國之患，惟在生產不足，而不在分配不均。蓋分配不改良，則市場之限制，依然不能除去；僱主與雇工，依然恐生產過多之有害於己，而大量生產，依然不可期也。從今以後，社會經濟之改革家，漸明白生產之增加，與分配之平允，及消費

之改良，三者有密切之關係。此非三種問題；乃一種問題。其相互之關係，可以說明如下：分配愈平允，工人所得較前增多，雇主所得較前稍減。（如減少租金，減少過高之贏利，於資本家之企業心，並不妨害。）則財富之生產與消費，將受重要之反應。夫現在收入之不均，頗便利於儲蓄，因少數富人之儲蓄，較多數平民之儲蓄為易。是故分配平允之第一影響，即使儲蓄之比例減少，而費用之比例增加，此為一般人所公認也。但儲蓄之比例雖減少，而儲蓄數量與新資本，未必因此減少。蓋費用比例之擴大，可以使現在之資本與勞力，比較充分的運用；大量資本之需要既增，現在所存之資本，其儲蓄率自將較前為高矣。換言之，分配既較為平允，消費額自將激增，因之生產力自將增高，而儲蓄率與消費率，亦將同時增高矣。但消費率之增高，較之儲蓄率之增高為多。因增高消費，將抬高多數工人之生活程度；資產階級不勞而獲之收入，用於奢侈品者，將為減少。工業制度之一般工作，將比較安全而有秩序。換言之，即將資本勞動之用於無益之業者，轉用之於有益且有秩序的事業之生產，此乃提高消費者之福利。是故分配之平允，可以獲得兩種利益：一方面可以鼓舞生產力，他方面使各種生

產品，均有較大之消費價值。生產、分配、與消費，三者間之相互關係既如是，則生產增加，及消費改良，似恃乎良善之分配。而不然者，工人必不願盡能力與技巧，以增加生產力，擴充出品，而減低勞工之成本也。

(十八) 資本與勞動之關係 現在無論公私企業，思想較前進步，皆認勞資間之協調，為增高生產力之必要條件。戰後工資銳落，失業陡增，靈敏之僱主，一變從前資本家專制之積習，力求解決如何可以鼓舞工人盡其生產能力，并願採用新機械之方法，及與其他生產要素合作，以達最大之效率之問題。但欲使工人明瞭資本與勞動利害相同，則二者須有團結之基礎。凡直接與工人有關之事，必須使之發生休戚相共之觀念。以前之實業，乃屬於資本所有者，任何工人，對於其實業之關係，隨時可令脫離。除工會迫令僱主改善待遇之外，任工場、礦山、或農場內之工作之條件，工人無權參與。今欲改善勞資間之關係，工人在工場中，必須獲得一部份所有權與管理權；同時使工人之所有權及管理權，不致與僱主事業之優越權，營業之策略，及生產之方法相衝突。與此問題有密切關係者，即使工人於實業成功時，

亦可獲得金錢上利益。工資制度，無更易之必要；工人不能與資本家同樣負擔危險與損失。即使用贏利分配之法，使工人亦可沾得極高之贏利；然工場賠累之時，決不能令工人分擔。但工資制度，得贏利分配之補助，可以鼓舞工人，使得勞動最大之效率，以增加其贏利。至贏利分配失敗之原因，已加以研究，並設法救濟。因勞資調和，積極合作，獲益必多。若勞動者經其信任代表之領導，深識其所服務之實業之性質及方法，以及其成敗之原因；且對工作之條件，亦有多少之主權；並極願努力生產，則工業出品一定大增，而分配將更有社會的利益矣。

但在革新實業組織，尚有第三種要素，即市場與消費者之利益，同時亦須注意及之。在工業自由競爭時，消費者之利益，受生產者競爭之保障。但今非昔比，各種實業，同業漸相聯結，競爭已漸減少。自銀行、保險、及轉運業，所徵收者，下至牛乳麵包之零售價格，皆決之於各業間之契約；曾未有以消費者之利益為顧慮也。歐戰之經驗，證明消費者確受有組織之壓迫。

論及專利與競爭，於此宜附帶說明者：英國實業界中，凡在國內享市場專利之實業，與實業之受國外競爭者，其利害殊不一致。如紡織與五金等大資本之實業，因受外國競爭之影響，反對最少工資及最多工作時間法律之實施。國際間之勞動界，並不能真正連絡；以致各國之工作條件，不能同時改良；以致高貴工資與短少工作時間之經濟，無從實現。因此有專利市場之實業，則能維持其出品之高價，與較高之工資。與外國有競爭之實業，則不能維持其出品之高價，而工資不能不低；工會深為不滿，怨聲遍於全國，而無救濟之方。雖用保護關稅與國家補助金，皆不能救濟此無對外競爭力之實業。在此種情形之下，許多公司，力圖徹底改造商業之組織，以圖調和勞資間之利益，且改善其關係。其最顯著者，即一變從前資本主義經理獨裁主義，與完全以營利為目的之觀念；對於工人有利害關係之事，許其有發言權；對於工人有經驗與判斷之事，亦尊重工人之意見。不僅訂定工資及其他工作條件之時，宜與工人磋商；即改良工作之組織與方法時，亦宜博採工人之意見。英國在著名之惠脫來委員會報告（Whitley Committee's Report）發表以後，許多職業，皆設立實業評議

會及區分會，以實現勞資之合作。其他重要之實業，如紡織業及工程業等，早有商議及和解之方法。又有許多公司，以贏利分配及工人認股之計畫，使工人與資方為有效之合作。英美兩國，有許多人士，深信使多數工人，均投資於本公司，購買本公司之股票，實為救濟勞資衝突之切實辦法。因工人既為一部分之主人，則管理上困難，亦因身處其境而明瞭之。彼等既可得股息，則亦不致如前之一味專求增加工資，而減少贏利矣。在美國與英國有許多付給豐裕工資之實業，其工人因此有多額之儲蓄，均能變為有產階級。假如工人均能投資於其所作工之公司，則其對於原來資本家之心理，必將完全改變，而趨向於勞資協調矣。但照現在美國與英國之勞働統計，工人一家開支後之贏餘，尙不甚多。美國工人之贏餘狀況，較英國為佳，其工會且有勞働銀行之設立，實有造成勞働資本主義之可能。其在英國，欲求救濟勞資間之不寧，與生產率之低下，不能不別籌良策。因此有一派人，主張實業之私有及私人管理，仍為必要；惟必須使工人對於其出產品得較大之部分，對於工作之效率，有明切之認識，與休戚相關之情感。故此派人所主張者，乃資方付給標準工資，會計公開，及以公司債票

代股票（因如此則股東之股息有一定），再加以贏利分配之方法，使工人能得較大之利益。此派中有趨於極端者，主張由工人接收實業，每年付一定之利息於從前之股東，並或另儲減債基金以還本；但工人之團體，並無有自籌資本，自己經營之明顯志願。在英國雖有建築行會（Building Guild）曾為此種組織之試驗；然尙無成功。蓋生產合作，由其歷史觀之，實無大成功之希望也。

從前英國工會初發生之時，工人與資方，訂結共同契約，較之工人單獨訂約為愈，能使資本家易就範圍，藉此可以改良勞動之條件，而免不幸之衝突。但就社會方面觀察之，此種共同訂結契約之辦法，亦有窒礙與流弊。二十世紀以來，未能證明訂結共同契約之方法，可以增加工人之實際工資，亦不能免罷工與閉廠（lockouts）之事件。更因工會組織之強固，罷工之時，其為害於他業及社會更甚。凡共同契約之辦法，苟不附以強制仲裁，及法權調處，則契約不能成立，或勞資衝突之時，工業之安寧秩序，即不能保。故英國工人，近亦從事於政治活動，俾以有組織之政治力量，補助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之不足。而代表消費

階級之公衆，對於國家，亦希望其能維持公共利益，不致因勞資兩方之衝突，而人生日用需要品，或業務之供給，完全停止。又希望政府對於受保護或含專利性之實業，不致徵取過高之代價。

(十九)重要實業之社會化 勞資衝突，害及公衆之利益，不獨英國及其屬地爲然；大多數之工業國，皆有此同樣之情形。故國營事業，漸漸發達。歐戰時倉促成立之國家社會主義（即國家管理各種重要實業），戰事告終，均已棄置不用。但已引起多數國家之注意：一方痛斥政府管理之無效率，同時又希望在事變緊急之時，政府出面干涉或保護。實業界雖反對國家干涉，及工會之特別權利；然希冀國家實行關稅保護，或給以補助金，或爲外交上與財政上之幫助，以發展其貿易。而工人則愈益盼望政府扶助，以獲得工資與工作之良善條件；並爲完備之立法，以防失業，及外國低下工資所生產之貨物之競爭。近來國家，因各方面請求之迫切，對於鐵路、礦業、農業，及出口貿易，均給以補助金。此足以顯明人民對於國家，已視爲保護及改進經濟之工具；此種新態度，大半因戰爭時所受之混亂及危險而發生，毫無

疑義。英國素以國外貿易立國，今受歐戰影響，大為不振，故為一時便利計，須得政府及公家之幫助，以恢復其原有之地位。同時英國處此狀況之下，政治與經濟，均危機四伏；深悟國民經濟，須為有組織之制度，以保養生產力，及發展國家之富源。所有政黨，均注意恢復農業，以免完全仰給原料於國外，并不獎勵國外投資。提議以公債發展電力，改良運輸，及各種保險。此等計策，多不健全，且涉幻想。但此種現象，瀰漫全國，亦足證明依賴及信任國家之新精神矣。英國之工黨，雖不至高唱廢去私人資本主義，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或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但常借政治之權力，用各種方法，干涉實業界。夫國家管理一切實業，因其積弊甚深，實非英美人士所願，故決不能成。但英國之重要實業，已漸趨國有。例如都會之土地與礦區，將漸行歸公。製造及分配電力之機械，因為有公利性質，亦將變為公共事業。礦業鐵路及勞働保險業，歸國家經營已有數國行之。總之各文明國最近趨勢，以電氣、運輸、採礦、保險、教育、衛生等業為公有公營。蓋此為自由及機會均等之必要條件；若歸私人所有，則不免因營利而抬高物價，又不免勞資衝突而停止出品或業務，社會必蒙其大害。國家雖

能用而調處，然調處之效果如何，又不可知，究非保全公共利益之適當方法。因此種種困難，一部分重要實業之國有政策，遂為多數國家所採用。

(二十) 國家規定關於工資及失業之法律。但為保護公眾利益起見，不一定重要實業，皆須歸公有。能用官督商辦，亦已足矣。即在供給一切必需品，或重要事務之鐵路、電話、電氣、或銀行之時，亦可以一部社會化之方法，代替全部社會化之方法。例如公有商辦國家將企業出資於營利公司，由國家規定價格，與其他供給之情形，及利益公分，與僱工之標準條件，而保護公眾之利益。假如認定國家辦理實業，無論如何，決不能及私人辦理效率之佳，則以上所擬議之公有商辦，實一最佳之法。惟國家必須能切實監督而後可。此外另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之辦法；即將實業之所有權屬於公有，實業之辦理權屬於工人。其中心之理論：以政府（即實業之所有者）代表消費者利益，工人代表生產者之利益。凡生產者無論勞心或勞力，在不妨害消費者利益之範圍以內，應有管理其本業之全權；此即英國現在所發生之產業自治論是也。但工人之自治權，必受實業與政府所合組之最高機關或永久專門委

員會之限制，在此制限之內，有最大之自由權力。英國煤礦業及鐵路業，或將先實行此種辦法；其他實業，即使已有托辣斯及聯結之徵象，政府或暫時不加干涉，僅徵收額外贏利稅，以稅其過高之贏利。夫國家如欲切實監督實業，必先使實業界有公開之會計制度而後可。國家監督實業，一方足以保護工人之利益，他方又足以保護消費者之利益，同時顧及國家之收入；此種辦法，理論上甚為圓滿，惟官廳須詳細規定，並嚴為監察。凡主張官督商辦而不主張公有及公營者，必須充分說明國家確能誠實精明，切實監督，以達公共之目的，而不妨礙商人之業務。彼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者，同時亦反對國家監督，即使監督得法，亦必極力反對。但現時英國普通心理，贊成各種公共監督，贊成以新方式施行從前工場法之政策。此項新政策，舊經濟學派，必以為與經濟律相牴觸。此政策為何？即最低之合法工資，及失業保險基金（此種基金乃由雇主工人及國庫分擔）是也。最富於此種政策之精神者，為一九〇九年開始組織之職工局（Trade Boards），組織之初，僅處理少數「血汗」工業工資，及其他條件。至一九二五年，其組織大為擴張，四十五種不同之工業，約有一百五十萬僱工者，亦已

採用此種組織。大抵此項組織，乃盛行於較小之紡織業及成衣業。而近年來有數種大工業，亦依法組織職工局；如糖、及蜜餞業、洗衣業、製烟業、雜貨業、及糧食業等是。因此項職業之組織及情形，若完全聽工人照普通自由締結勞動契約，實不安全，故以雇主工人相等數之代表，及政府所派定較少數之局員，組織職工局，操工資之立法權。

(二十一) 國家經濟及關健實業 歐戰之結果，使歐洲國家主義之經濟政策，大為盛行。最普通者如保護關稅之厲行，特種輸出品（現金亦包括在內）之取締，新實業或天然富源之獎勵與補助，以造成國內經濟自足之地位。歐戰危險之時，令交戰國感覺關健實業（key industries）（即別工業，無此工業，則不能進行，如煤鐵等業）之重要，為國防計，應竭力保育，不惜任何代價。英國對於外國之奢侈品，在戰時因國家財政及運輸經濟關係而征收關稅者，以及其他特種製造品（大多數德國貨），現在仍繼續其戰時之關稅政策。凡此遺剩之保護關稅也，補助金制度也，各種進出口貨之差別待遇也，皆使英國減少以國際貿易立國之嚮來趨勢。最奇特者，英國近又補助農業，將從前之牧畜草地，恢復為耕地。此種

發展帝國之財源，以圖經濟自足之趨勢，究發展至如何程度，現在尙難忖度。但長此不已，必將力反上世紀所盛行自由貿易之國際主義；而英人之海外貿易額與投資額，皆將虧減，因之商業之贏利，亦將虧減。不特此也，凡英人海外運輸業與金融業，及其直接間接之有利於本國者，皆將虧減。帝國經濟，受此種種犧牲，實無充足理由；除非根據於斯密亞丹之所聲稱「防禦遠較殷富爲重要」（*Defenc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opulence*）之一語。夫實施現在英帝國或國家經濟政策，帝國或國家之財富額，必大爲減少，同時爲防禦而支出之用度，反將大增。蓋英國海軍既需增加支出，以維持其最高之海權（美國海軍在戰後已與英相埒），陸軍空軍，至少與歐洲大陸可抗衡。而如此犧牲殷富，仍不能擔保安全；不過減少暫時之不安全，而維持列強均勢之局，以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開場而已。

凡此種種情形，於經濟之進步，實至不利。工商將無往而不受政治與軍事之目的所支配；科學與技術之發達，將多趨於扶助軍事之一途，而少趨於增加經濟效用之一途。世界之思潮，將反對人類之合作。政府專制之權力，與保護之機能，將爲實業界所利用，以造成許多

專利之實業；并侵蝕國家之財庫。凡經濟自足政策之實施，其結果往往使受保護之實業，贏奇利高，而工人之實際工資，反而低落。

(二十一)建設的經濟國際主義　列強如欲免除此種經濟的國家主義之危險與犧牲，則應用政治合作方法，充分發展經濟的國際主義。夫種族、國仇之夙怨，凡歷史上所指為戰爭之原因者，其暗幕中恆因工商界金融界之資本家，利用其本國之外交政策，以遂其私人利益而起。試視現在危險線內之外交，如在埃及、波斯、屈斯哇 (Transvaal)、脫里浦里 (Tripoli)、摩洛哥 (Morocco)、墨西哥、中國及巴爾幹等地，其真正懷恨之所由起，真正由貪求而形成外交政策者，大抵皆屬於經濟之性質。列強所求者何不外貿易路線與海口之可以利用，市場之可以推廣，而最重要者，即資本之勢力，可以統治此等退化大國之天然富源。蓋此等國家，因政府之脆弱與腐化，雖有低廉之人工，與天然之富源，難圖開發。(編者按：一般英人對於中國之野心於此可見。)列強若欲得永久之和平，祇可採國際協議之方法，使工商實業先進國之實業界，不因海外市場與有利投資之衝突，而引起政治上之衝突。今

欲希望各先進國拋棄其保護關稅，任令他國之貨物，自由輸入，誠戛戛乎其難哉。但在列強之殖民地、保護國，及勢力範圍之內，豈不可互訂協約，以求貿易市場之平等機會，及發展其天然富源之平等機會乎？此等協約，如可訂結，則各帝國主義間之猜疑、嫉妒與仇怨之感情，凡為其政策所表露者，可以消弭大半。蓋國際間互訂協約之後，在殖民地保護國及列強勢力範圍地以內，可以任意通商，任意開發天然富源，此乃實行放任政策於國際貿易。但其實行也，乃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國家非一任其本國之實業家與投資家之所至，或一任其所為。列強之政府，亦必互訂條約，對列強人民，在某一強國政治管轄之下者，應一體保護其權利。並且各國在求獲市場租借地，或他種經濟特權之時，不可為政治上之單獨行動。列強宜約定：凡與中國等政府或國民為交涉之時，宜採取一致行動，以平分經濟上之機會；蓋中國等國家，用外國資本與外國企業，以開發其富源之時機，已成熟矣。

純粹放任之國際主義，即各國間之商民，在國際間可以自由的從事於任何貿易，并可投資於任何企業，實不能通行。現在實際上所通行者，即列強之商人，各以其政府為後盾，竭

力推廣市場、投資、及租借地於海外。并在其商業或經濟利益受損害之時，由政府以外交或軍事壓力，迫使弱小民族就範。然而列強之間，依然互相競爭，而此種海外商人，妄用其外交政策，往往將經濟的國際主義，釀成禍害；因列強政府，往往袒護其本國之商人。如欲改正現在之局勢，免除過去之危險，則列強必須一致行動。換言之，即國際經濟，必以國際政策扶植之；而此種政治與經濟之國際主義運動，實可避去回復於反動的國家主義之犧牲；即「殷富」既不可得，而「防禦」亦不可求也。國際聯盟中盟約所定之協約國分別支配德國殖民地之制（the system of mandates）雖未臻完善，然已為退化國家機會國際化之權輿。此實世界經濟之根本要圖，誠能將此種盟約，推廣於非洲亞洲之保護國與殖民地，則列強間開發熱帶與他種富源之競爭，可以受一節制。而從此之後，國際間和平之障礙可以去；世界之財富，亦可充分發達，以增進人類之福利矣。

編者案本章完全譯自霍勃生所著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其結論直含列強平分中國經濟機會之意味，願國人猛省！

第十二章 資本主義發展之各種影響

(一) 資本主義與田制及農民之影響 資本主義之發展，對於田制及農民，有何影響，可以英、法、北歐諸國之歷史研究之。

英國與他國同，商業發達後，物物交易 (barter) 之制，雙爲貨幣交易，而農業上之徭役，亦可折成貨幣。因之農民身體，得以自由；其生活狀況，亦因之改良。十五世紀時，毛織業日漸發達，并輸出海外；於是牧羊業因羊毛之需要增加而發達，東南二部，漸有以牧畜代替耕植之勢。故舊式管業，亦漸改爲佃租制度。十六世紀物價增高，大地主圈併附近田產，同時增加佃租，於是地產集中於貴族，佃戶失其管業。牧羊業之興盛，復使佃工失其生計而日益減少。十八世紀時，圈地之進行愈速，農村居民愈少。治史者每謂工業革命爲農村人口減少之原因，實則英國農民之減少，適爲助成工業革命之一因；兩者相互爲因果，而影響愈烈。而大工

業集中，亦足使鄉村工業，日就淘汰。

法國小農制度之所以能如封建制度，保存至革命以前而不變者，乃因其資本主義發達較遲之故。十六世紀之海外貿易，法不如英。十七十八兩世紀流動資本之勢力，亦不如英。農產並不輸出，貴族常墨守舊制，並不分租其田於小農或中農。貴族恃其采邑之所入以爲生者，常欲保全封建制度。故英之圈地制，不能行於法，亦無有願之者。

波羅的海沿岸諸國；如波蘭、丹麥、俄羅斯等國，因商業資本主義之進步，而農業制度，受極大之影響。蓋此數國者，五穀豐富，南歐諸國，取給於是；十七十八兩世紀，其擁有地產之貴族，從事於運銷上等麥糧，以易取價值昂貴之奢侈品。并日事增多其田產，需要多數之農工，於是乃有農奴制發生。但農奴之工作，不若僱工之有益，故十八世紀時，波蘭已有大地主，召募日耳曼移民以耕田之事。而十九世紀中葉，俄國亞力山大第二卽位以來，數次解放農奴之後，農工二業之勞働者，反而增加，因之促成商工業資本主義之進步。

(二) 資本主義與農奴制度之廢除 資本主義與奴隸制度之廢除，不無密切關係。蓋

奴隸制度之廢除，雖受法國革命時鼓吹自由、平等、博愛與美國清教徒反對封建制度遺毒之影響；然大工業之興起，增加自由工人之需要，實不在少。故經濟學者，均謂工商之發達，與奴隸制度之保存，不能兩立。而據德儒韋勃氏之意見，亦謂自十六世紀以至十八世紀，奴隸制度於歐洲經濟組織，無大補助。因奴隸制度，僅能造就大多數不勞而食之人，對於造就資本主義式的實業組織，無甚供獻也。

(三) 資本主義與政治之關係 中古資本主義之進展，封建制度，賴以推翻。弗洛倫市及其他意大利諸城，可為佐證。近世紀初，諸侯王國勢力之擴張，為助成金融勢力之重要原因。富商佛格爾，尤著於史乘。錢商及投機業，因王室之借款而愈發達。封建勢力既消滅，強大統一之王國乃繼起，專制政體，更予商業及金融以發展之機會。惟商人勢力擴張之後，往往於國會中勢占優勢，而減少君王之勢力，如英國即其一例。

(四) 資本主義與文藝復興之關係 資本主義，雖有流弊，然亦為學術解放，及進步之利器。中古時代，十字軍役之後，威尼斯 (Venice) 日那亞及弗洛倫市與東方商業之發達，

不特有助於資本之積聚，以引起資本最初之進展；抑且於意大利之文藝及思想，有間接重大之影響。十四世紀之意大利，近古初期之荷蘭，爲科學文藝薈萃之區，文藝復興（Renaissance）亦於此時發生。迨流動資產發達，則有富而好學者，提倡藝術與文學，此考之意大利與荷蘭之藝術史而可知也。

(五)勞働問題之發生 當家庭工業時代，勞働問題，尙不發生。例如英國當時之紡織業，其工匠階級之一部份，恃商人企業家以爲生。此時勞働者與資本家，接觸極多，關係較密；感情上尙無十分之隔膜。及工場制度發生，於是勞資之間，乃判若鴻溝矣。工場之規模愈大，資本之勢力愈厚，舊日家庭工業，愈難與之抗衡。當是時也，資本少而貴，勞工多而賤，於是非財力充裕者，遂不能從事生產，而生產制度，乃完全受資本制度之支配。工人除代人出其勞力，易取工資外，對於工場之管理，工作之條件，俱無權顧問；工人至是，乃漸知團體利益之不^{平等}，非似工人之永無升入資本階級之能力。故此種團體行爲，莫由發生。今後則勞工羣起

結合，以保護其本階級之利益。故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各國工會之組織，如雨後春筍之怒發。溯自一八二四年，英國廢去勞工結社禁止條例後，工人可以自由結社，而罷工之事，遂接踵而生。因其暴動太烈，損失太鉅之故；此種工會之組織，未能完善。但此後一般工人，漸悟舊日組織，對於會員資格之限制過嚴，後又加以歐文（Robert Owen）及其他社會主義者之鼓吹，乃益感有大規模工會之必要。迨一八二九年，英國之紡織工人，遂合組一全國紡織工會。翌年又有二十餘業之工人組織，併成全國聯會，以謀工人階級之利益。近更從事於政治活動；戰後工黨之領袖麥克唐納爾（J. Ramsay Macdonald），且曾一度組閣，開未有之先例。至一九一四年，英國工會之會員，已達三、九五九、八六三人之數。至德國之工會組織，則始於一八六三年；法國則始於一八八四年；其會員人數，均蒸蒸日上也。

婦孺之入廠工作，亦爲工業革命後可驚之社會的影響。英國童工，開始較早，其流弊甚烈；故一八〇二年，政府即下令，規定兒童之工作。法國至拿破崙時代，童工漸行於棉業；婦女之入廠工作，較英爲遲。夫工廠經理，所以雇用婦孺者，因婦孺之工資，較低於男工。但婦人身

體之健康，關於將來育種之優劣；故各文明國，皆立法規定婦女工作之限制。

(六) 資本主義與經濟階級 資本主義勝利之又一影響，為社會階級之性質，將由法律的而變為經濟的。例如在法國革命以前，貴族與平民階級之區分，全由法令所定；十八世紀時平民不得入選為國會議員，而貴族除由武職進封外，無其他進身之階。此種不平等階級造成之原因，為法律的，而非經濟的。法國革命顯著之效果，為廢除法律上階級之不平等，求得人民法律上權利之平等。迨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發達，法律上之歧視，一變而為經濟上的區別。其在英國，初有大地主之貴族階級，藉國會以制君主；至十八九世紀，而富商及大工廠主崛起，因是而奪去貴族政治上之權力，終之而大多數之勞工階級，起而與資產階級角逐矣。現在階級之分，由於經濟地位之不同；因之社會主義之宗師馬克斯（Karl Marx）氏，乃大唱其階級戰鬪之論調。據彼之意，工人與資本家，處於極端反對地位。故無論何人，不入於資本階級，必入於勞働階級。勞働階級，因一無所有，故為占有一切之資本階級所掠奪。待資本階級之成就愈大，其旗幟愈顯明，而無產階級反對愈烈。因利害衝突之故，此二種階

級，必致發生階級戰爭。階級戰爭起，而資本制度之內部，必有崩潰決裂之一日。工人漸知聯合一致，以抵抗侵略者，先從一地方之工人聯起，次及於全國，終及於國際。待國際間之勞動聯合起來，則終可操必勝之權。於是工人發令，使一切土地及資本，皆歸公有；掠奪從此終止；資產階級之專制，從此消滅；社會中階級之分別，從此泯除；而一切人類，皆得自由。此乃馬克斯階級戰爭論之大意，而其一八四八年所發表之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更發揮盡致。據馬氏之意，資本有集中之趨勢；愈至後來，實業之範圍愈大。大資本家併吞小資本家，終之而剩有寥寥可數之資本家。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到此時代，社會上幾全爲無產階級；資本家之勢力，將人愈少而勢愈孤，終至傾覆。故照馬克斯之預言，共產主義之革命，必發生於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但近世紀來各種社會現象之變化，皆足以證明馬克斯之學說，適陷於極端相反的錯誤。馬氏言資本主義勝利後，社會階級由法律而成爲經濟的，誠哉無誤。但馬氏不明社會階級新觀念，與自由主義之社會組織，有密切之關係。現在個人對於其所屬團體之關係，不如往昔之牢不可破；自經濟方面言之，固有共同之利害，但於學術政

治諸界，則輒與其他各界聯絡。今日社會之流動，較勝於昔。此自由主義之社會，朝而貧者，夕亦可致巨富。不較愈於印度階級制度（CASTE SYSTEM）之牢不可破，禁止通婚，各守成法，以從事經濟上之生產乎？（據德儒韋勃之意見，印度階級制，爲阻礙進步之大原因。蓋各階級皆須墨守其成法以工作，凡違此者必擯斥於其階級之外，并以爲將失其來世投生於較高階級之機會，因之雖有新發明之技術，不能引用。自英人至印度，而此種遺風，逐漸打破。）而馬氏但見現在階級區分之弱點，此其弊一也。馬氏以爲共產主義之革命，必發生於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國。而歐戰以來，共產主義之革命，不發生於資本主義最發達之英美兩國，而獨發生於民窮財盡，及實業落後之俄國，此其故何耶？蓋馬氏之根本錯誤，即其臆斷資本爲資本家掠奪之工具，而爲不生產的。假如馬氏所臆斷之前提而確實，則資本自必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資本制度遲早終必有敗壞決裂之一日。但因其假定之前提爲不確，故其結論無一不陷於極端錯誤。彼不知生產致富，與掠奪致富之區別。資本家以生產而致富，同時使其他之職工亦較富；故資本家愈富，則必有他人隨之而富者。一國因生產

而致富之人愈多，則其民衆亦愈富。彼掠奪而致富者，適得其反。掠奪者之利，即被掠奪者之損。一國因掠奪而致富之人愈多，則其民衆亦愈貧。試放眼以觀今日世界各國，凡社會革命與共產革命，從不發生於勞働較少，與資本家、企業家、技術家較多之國。即因資本家愈多，則其需要勞工也愈急。勞働之工資，自然漲高，其生活自然富足。而馬氏以爲「資本家所得，盡由掠取工資而來，資本主義發達以後，勞働所得愈少，資本家所得愈多」，此其弊二也。

(七) 物質文明之進步 從來經濟學者每分經濟學爲四部：初經生產、交際、分配、終歸消費。其實經濟生活之本體，不終於消費。所有之財產，復生產，因生產而繁殖，因繁殖再資本化，用於生產，又繁殖。此行程往返不絕，而得生產極多之貨物。此種現象，宋巴脫氏於其「近世資本主義論」一書，詳闡無遺。故自資本主義盛行以來，人生衣食住之慾望，均得有大部之滿足。更爲之舟車郵電，通四海而爲一家。美國普通工匠之家，出則有汽車以代步，居則有安逸之房屋，一切物質文明之供應，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此固不能不歸功於資本主義之功績，蓋人民生活漸漸向上，思想與科學，自亦與之俱進。思想與科學愈發達，則物質愈文

明，此數者互爲因果，而進步乃無止境。

(八) 經濟恐慌之發現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進步，可以使吾人得優美之物質文明固矣。然同時利至而害亦隨之，自工業革命以後，約十年必有一次之經濟恐慌；如一八一五年、一八二五年、一八三五年、一八四七年等等。蓋十九世紀以來，爲鐵器時期之開始；煉鐵之種種方法，壁壘一新，鐵之產額大增；一切之生產工具，皆以鐵製爲多。十八世紀之生產工具，以木製者爲多。木製者生產量比較有限；鐵製者生產量比較無限。資本家因機器成本之昂貴，生產愈多，則每個生產品之成本愈輕；因此其生產品增加之速率，往往超軼消費量增加之速率。於是而商業銷沉，人心恐慌；存貨山積，無人顧問；現金大減，信用大縮；工廠倒閉，失業萬千。經此挫折，數年之後，元氣恢復，金融漸鬆；銀行多可貸之資，市面有可興之業，而投資之希望，與利潤之增高，往往可以激動新企業之發生，又至商業興盛時期。據各國企業界之經驗，盛衰迭代，禍福相伏；往復循環，如圓無端；是謂商業循環 (business cycle)。馬克斯有鑒於十九世紀初葉之數次恐慌，故在共產黨宣言中，預言資本主義之必遭顛覆。不知近日歐

美經濟學家方研究商情預測 (business forecasting) 之法，以防患於未然（參觀拙著統計學十四十五兩頁。）歐洲以來，各國研究此問題者更多，將來必有解決之一日。

(九) 資本主義之影響於弱小民族 霍勃生於其「近世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之第十章中，曾言：「近世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亟亟於擴張其政治勢力於海外者，其原因為經濟的。蓋列強大資本之實業，皆力爭海外市場：第一為投資之市場，其次為販賣國內過剩貨物之市場。」蓋國內有利之投資事業既甚窄，國內之消費市場，亦因過剩之貨物而跌價。銀行家不得不求海外投資之路；商人不得不力求海外販賣之路。於是世界弱小國家乃成列強心目中之禁臠；所謂保護國也、屬地也、租界也、勢力範圍也，要無非為其投資與商業之市場耳。戰後美國銀行家拉門德 (Lamont) 所發起對華銀行團，亦為投資計耳。以東亞天然富源之廣，工價之廉，彼挾資以來者，無不利市數倍。例如英國在印度之麻織業，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四年，獲利每年平均三萬萬鎊，等於投資額百分之九十。其在中國之投資，何嘗不如此。而歐戰以後，列強為欲恢復其戰前之原狀，益注意於弱小民族富源之開發，與工

商之機會。在本書第十章建設的經濟國際主義一節中，列強協以謀我之心理，已昭然若揭。外人之視吾國，蓋無異哥倫布所發見之新大陸，有無限之寶藏在也。吾人處此境地，將閉關自守，以深拒固納乎？則資本主義之潮流，方如雷霆萬鈞以臨我，萬非吾人之能力所可拒也。欲委心任運，一任列強肆其經濟侵略乎？則吾人將如新大陸紅印度人之淘汰，數百年後，寧有黃帝子孫之華胄耶？際此千鈞一髮之時，惟有急起直追，利用外資，發展富源，使今日我國之游勇、散卒、綁匪、會匪、湖匪，乃至一切土販、地痞，一切寄生階級，無不消納於生產之一途。然而「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中山先生早詔示吾人矣（見建國方略之二）。誠能修明政治，節用愛人，教稼明農，保工惠商，除暴安良，勵行法治；以和平奮鬥之精神，求統一強固之政府；則外人無不樂於投資，發展之權，自不致太阿倒持矣。而不然者，外人將訂約謀我，盜憎主人，排闥而入，至是而發展之權，雖欲不操之於人，亦不可得矣。

(十) 結論 由上觀之，則社會上、經濟上、政治上，各方面所受資本主義之影響，殊非一端可盡。且其影響之大，更不盡於此。例如資本主義勃興之後，大工業發達，較之農業經濟時

代，可以贍養較多人口，因之各國人口率之增加益速；人口增加愈速，則其國有過剩之人口者，不得不向外發展，遂致引起國際戰爭。但同時因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國際商業關係愈密切，科學之殺人利器愈凶猛，故愈求避免此戰爭。又如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工人愈集中，而消費合作之運動以起。然合作運動，與資本主義，固異其旨趣也。故資本制度，論其起源，則在數千年前；論其影響，則複雜錯綜而不可紀極；論其發展，則緩而且艱，即在二十世紀，尙未至充分發展之期。惟其發展之緩也，故其基礎甚固。資本主義之現狀，非人工可立致者，其助成之原因，何止千百。故法國經濟史之名家賽亨利曰：「今日之資本制度，或非急遽而殘酷之社會革命所能打倒。」當馬克斯在一八四七年，草共產黨宣言時，並未一測其植基之深厚，故其預言，皆出意料之外也。俄國所受社會革命之殘酷，至今瘡痍滿目，可以爲今後世界各國之炯戒矣。

第十三章 美國現今之經濟革命及其高尚理想

(一) 美國現今經濟革命之意義 現在世界各國，勞資問題，以及民生問題，差得有圓滿解決之希望者，惟美國耳。蓋美國有一種革新之經濟革命，正在進行之中。此種經濟革命，乃在掃除勞動者與資本家之區別；一方面使勞動者進為資本家，他方面使資本家兼為勞動者。此種革命完成之後，許多資本家，欲專恃不勞而獲之所得，必難生存，勢必從事各種工作。故此種革命，不啻在世界歷史中，開一新紀元焉。美國之勞工運動，實較世界任何一國為良。現時歐洲各國之勞工運動，大抵仍以原始社會交相戰鬪之觀念為其中心；而美國之勞動者，則已相率自謀厚集資本，而實行提高自己之經濟地位，故其生活之富裕，遠駕乎歐洲勞動者之上。蓋美國之勞動階級，已由爭鬪時代，入於進步的建設時代。歐洲之勞工勞動，僅使少數之工黨領袖，虛擁政權，而於一般勞動者之福利，並未增加絲毫；至於美國之勞動者，

則多數不受此種欺騙，惟致力於培植勞動者永久之經濟勢力，不復與資本挑戰，一面承認資本之功用，一面則利用資本，為改良自己境遇之工具。現在有三種現象，已在猛進之中：一為勞動者儲蓄存款增加之猛速；二為勞動者購買各公司股份者，日見增多；三為勞工銀行之發達。

美國經濟名家嘉惠爾氏曾言「現在世界中，祇有美國之經濟革命，具有真正之價值。且美國經濟革命之完成，並非倚靠專以提倡改革為生涯者，或專事鼓吹感情的人道主義之舌士；乃係學校教師與實業界中人之主要工作，而各業中勤儉聰明及有辨別力者，皆有功於此革命。舉凡對於人類有永久絕大利益之各種革命，大抵皆不動聲色而泰然實現；故許多人民，對於此種變遷，當初皆不知不覺，一旦始恍然大悟，彼等已在一新天地中生活焉。

(二) 美國之高尚理想 美國之高尚理想，即於自由之下求平等；不願為自由而犧牲平等，亦不願為平等而犧牲自由。從前有無數社會改良家，以為欲維持結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不得不犧牲經濟的平等。故此種自由之結果，常使貧者佔最多數，富者佔最

少數。此外又其他社會改良家，則以爲吾人欲使各階級均等繁榮，固可達到；但欲達到此目的，又不得不犧牲結約自由，否則難期一致行動。惟美國人則不信此種偏毆之理論，其第一流之經濟學家，與實業界，均深信可於自由之下求得平等。即各人能保持其結約自由，而同時獲得經濟之平均繁榮。何謂經濟之平均繁榮？即各職業之均等繁榮是也。在同一職業之內，因有勤惰巧拙智愚或訓練之不同，各人所得之工資，當然不能相同。苟使相同，則爲假平等，而非真平等矣。美國人所求之平等，乃各職業均等繁榮之真平等。美國人承清教徒之遺風，素以機會均等及公平交易（the square deal）爲尙；凡有正當職業，及勤苦耐勞之人，均有繁榮興旺之機會。設若農民富厚，市民貧苦；或農民貧苦，市人富厚；或工人貧苦，雇主富厚，皆非美國人之所願。

美國爲自由樂土，非特無君主專制，貴族習氣，且亦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人人皆有均等機會，無論在政治生活、實業生活，或社交生活中，均可按其才能德業，自致于高明之地。其成功之大小，祇受本人能力與勤惰之限制，並不受機會的限制。故居華屋者，可以進居白宮。

(白宮爲美國總統居住之所)，居陋室者亦可以進居白宮，美國向來主張貧富子弟均應享平等教育之機會。此等高尚理想，縱未完全實現，然觀於美國公衆學校之發達，則知其已有若干之成效焉。

世人不察，恆以美國爲拜金主義之國家，其人民之思想，但知營利，不出惟物範圍。此於美國立國之精神與歷史，可謂完全隔膜。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所著「南北分而復合」（Division and Reunion）一書，其中有一段，頗有卓見，可以說明美國立國之真精神。其言曰：

『我先民經營此新大陸，險阻艱難，莫不備嘗。竟能竭盡聰明睿智，規畫周詳，迄今思之，猶覺難能。當時大地荒蕪，雖寸土尺地，亦須以人定勝天。我先民以海濱新造之邦，而轉向大陸發展；草路藍縷，以啓山林；櫛風沐雨，以撫其地。非偉大之民族，其能若是！世之讀此邦開疆拓土，及我先民努力於物質建設之歷史者，每不明其中之真義，以爲吾美利堅民族，祇知增進物質的豐富美備，而以地大物博，誇耀於世，此外別無較高之目的。詎知欲

建國於地球之上，開發領土，戰勝環境，實爲先務。此種工作，迄今猶未完全告竣。然當時之民衆心理，則早已認爲萬不可少之建設大業。凡健強的民族，鑒於事業之偉大艱險，愈覺發憤自雄，勇氣百倍。我先民拓疆啟土，意在鞏固國基；國基既固，民力既厚，自能放開眼界，日進文明。詩家所謂「肩強如鐵，手足胼胝，氣吞半球，偉大敷施。」我先民所以兢兢業業，努力於偉大的物質建設，實爲此種熱烈的精神所驅使。蓋一切政府的成功，皆基於此項偉大的物質建設也。』

美國又有一種高尚之理想，爲世界各國所無者：即美國之實業家，多自強不息，雖大功告成，名聞天下，而仍繼續不斷的努力，至老死而後已。法國之企業家，待安富尊榮之後，往往思脫離營業，退享安樂，以自躋於顯貴之列。英國實業界中人之希望，初爲搢紳；既爲搢紳，則以操業爲賤丈夫事。美國實業家之理想則不然，其視其實業也，猶之運動家之球棍，其得勝也可以得精神上之快樂。返視吾國之達官巨商，稍稍積有資財，曾不逮美國實業家之百分之一，然而問舍求田，廣置姬妾，已窮極聲色口腹之慾，對於公益之事，則一毛不拔。美國實業家，則

雖臻巨富，而志不在肉慾，且其捐助教育慈善及公共事業，又動以數百萬計。兩者相形之下，寧不汗流浹背！

就近世諸國而論，美人能於經濟自由之下，造成全民普遍之繁榮，實爲其他各國所不可企及。以視蘇俄之犧牲經濟自由而得到經濟上之假平等（因其工資不按工作之價值而給），意大利之犧牲政治自由而尙未得到普遍之繁榮（意大利墨沙里尼專政，故人民尙未自由；惟據一般經濟學者之意見，意國雖未恢復戰前狀況，然其進步甚速，俄國不能望其項背。）者，勝出萬萬。世界上無論何國，能於自由之下求平等者，必可躋於富強。此即美儒嘉惠爾所謂：「先求天國與正義者，一切物華天寶，均必隨之。」蓋人人皆可平等發展，則終有一日，勞工皆有資產，資本家與勞働者（凡勞心者亦可列入勞働者之內）混而爲一。則資本主義之流弊盡去，資本主義之長處發揮無餘矣。

第十四章 中國資本制度之已往及將來

(一)我國古時資本主義之經濟思想 我國之經濟思想，未嘗無濃厚之資本主義及放任主義之色彩。司馬遷貨殖一傳，至理名言，夐絕千古。其引陰符經之言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案此數語，據編者涉獵所得，首見於陰符經，蓋周以前之書，尙未見有此數語也。）又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此與當代英儒湯奈（Tawny）所描繪現在資本主義下貪得之社會（acquisitive society）正同。司馬遷對於人民之謀利，則主張由政府因勢利導，其言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而美儒嘉惠爾亦曰：「自利之心，雖有政府與法律，不能遏也。藉曰能之，亦非佳事。吾人所求者，由社會善爲駕馭，使各人之自利，同時爲全民族之幸。

福耳。」(harness self-interest to the good of the nation) 又曰：「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此寥寥數語，已將重農學派之自然秩序說，斯密亞丹之自然說，以及斯密亞丹派之供求定例與放任主義，發揮無餘矣。司馬遷又列舉農工商虞爲衣食之原，而曰：「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此則注重生產，深知民富與國富相關之理。較之「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理論，僅顧及分配，而不知生產之重要者，實超越多多矣。其下更繼續申言分配之原理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較之現在假平等之主張，強欲以智巧與拙劣者，享同樣之報酬。以及馬克斯共產黨宣言中手工之勞動，爲財富惟一生產者之意，不亦較爲合理耶？貨殖列傳中又列舉陶朱公治產居積之法，其子孫息借之致巨萬，以及無鹽氏出貸千金之事實，足見商業資本主義之朕兆，亦早發見於紀元前三世紀矣。夫司馬遷氏本非經濟學家，徒以因事獲咎，而無資向漢武贖罪。

鑒於金錢萬能之勢力，故發憤而著貨殖，其間頗多貶謫漢武之語。

(二)吾國資本制度不發達之原因 中國自秦漢以來，資本主義已漸見於商人與地主之積聚致富。至清季嘉乾間(十八世紀之末)之山西商人，發起票號，實與中古意大利之商業資本主義，及金融資本主義之發達同其盛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中英訂立南京條約以前，廣州十三行，操國際貿易之專利。一切規定貨價等辦法，實與日耳曼漢市商業行會相同。近五十年以來，通商大埠，雖工場林立，然大半屬於外人，中國資本家極少。中山先生所以說：「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以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予嘗獨居深思，以中國天然利源之富，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均勝於美國。宜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何致貨棄於地，人人患貧，而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及見德儒韋勃之經濟史讀之，乃恍然知中國經濟之

落後，其主要原因，由於資本制度之不發達。而中國資本制度之不發達，則統觀韋氏全書，可分為以下各種原因：

(甲) 氏族經濟 韋氏言：「中國之氏族經濟，實半近於共產。凡祠堂、義莊、義塾之設立，皆為同姓同宗所公有。而西洋資本制度各國之宗教，則不容有拜祭祖先及氏族制度。」基督教聖經路加(Luke)福音中有一節曰：「若有人來就我教而不捨棄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者，不能為吾弟子。」此其意蓋欲人屏絕俗緣，專為耶穌佈道。此雖不近人情，然氏族制度，因之不能成立。中國則除通商巨埠以外，氏族制度於鄉村中，頗可尋見，在氏族經濟之下，個人創造能力，實不易發展。

(乙) 無反對巫術之宗教 韋氏又言：「西洋猶太教(Judaism)與基督教為完全脫離巫術之宗教。此從經濟史之眼光觀之，對於資本制度之發展，有極大功效。其他尚有二三種東方教派，亦顯明的反對巫術，其一種在日本。凡基督教以外，迷信巫術最甚之地，能有極大之阻力，使經濟之生活，不能變為合理的；並使專門技術、經濟活動，均遲鈍不

進。故在中國造鐵路建工場之時，常恐關礙風水，須先由堪輿家（俗稱看風水）先行視察山林河流墳地，以免驚擾土地之神。」

(丙) 地理上交通之不便 韋氏言：「人口之增加，金銀之增加，皆不足以爲造成西方資本制度之主要原因。外表之情形，與資本主義之發達有關者，爲地理。中國與印度運輸之費用過巨，內地商業，因之大受阻礙。商人極難藉貿易以積聚財富，用商業資本以造成西方式之資本制度。蓋歐洲有地中海以及縱橫之河流，交通極爲便利。」

(丁) 泥守遺風之流弊 韋氏言：「泥守遺風者，即完全依照祖宗所傳下之工商辦法，經營工商，不願或無能力改變舊法。」「此種遺風，若與特種人有利益，則更不容易輕變。其在中國，如欲改良道路或路線，則官吏因妨害其陋規之收入，往往急起反對。」

(戊) 不用西式之簿記 韋氏言：「西方式之簿記，發明於中古意大利，因貿易公司而起。中國之商業，率爲一大家庭所經營，視商事如家事故，向來不用西方式之簿記。」

(己) 無公民之觀念 韋氏言：「公民(Bürgertum)之觀念有三種：第一種表示社

會上有特種經濟利益之某種人民。但公民有時亦有大公民與小公民之分，或企業家與手藝工之分。第二種之觀念，表示政治上公民為國家之一份子，可享某種政治上之權利。第三種之觀念，乃就階級言。蓋公民自成一種階級，與官僚或無產階級，及其他階級不同。普通言之，公民乃係一種有學術文化，生活優裕，而有社會資望者。古代柏拉圖（Plato）時，西方即有公民之觀念；而中國與印度及回教國，均無此種觀念。案我國自有史以來，民族思想，不可謂其不發達。宋明遺民之不忘漢族，允可與西方民族爭光。惟是公民之觀念，確不發達。以天下屬一姓之尊榮，（瞭解公民之觀念者，僅孟子與黃黎洲數人而已。）所謂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此觀念之下，祇有君主與官僚，橫征暴斂所造成之不合理的資本制度。而不能造成西方合理的資本制度。

（庚）不合理的法律與吏治 韋氏之意，合理之國家，祇有西方有之。合理的國家之基礎，築在合理的法律與吏治之上。韋氏批評中國之科舉取士，甚為確當。其言曰：「登錄之士，率為經過人道主義所陶冶而能文者。以文士任官僚，缺乏行政及司法之訓練。彼等

所長者爲詩賦文學，彼等執政，不能有如西方合理之國家實現。」「惟有在合理的國家之下，而後資本主義可以滋生繁榮。中國既無專門吏治之才，其法律又不能如羅馬法之嚴密確定，裁判可以因人而異。因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且中國之法家，爲儒家所鄙棄。儒家在中國最有勢力；非如西國有羅馬賢哲所造成之有組織的法律制度，並且受特別訓練之法官，較之他種官吏爲尊；此適與中國相反。從經濟史之眼光觀之，此種國家，採用正式法理，實間接大有造於資本制度者也。」

(辛)無合理的經濟政策 章氏又言：「東方政治，爲禮教所限，無嚴密考慮之經濟政策。」「一遇天災，如水旱之類，則以爲必有逆乎天意之事，故天降災異，於是思有禮教之儀式，祓除不祥。」案章氏此言，頗有深意；袁世凱爲北京總統時，尙行祭天禮。當時縣官禁屠宰以求雨，亦甚普通。在此不合理國家之中，豈能實施經濟政策。而資本制度，亦決難發達。惟中國歷史上，亦有例外。如管仲之治齊，越王用計，然之策以沼吳，確有嚴密考慮之經濟政策，故資本制度，亦嘗一度發達於齊越兩國也。

(壬)無合理的科學與技術 | 韋氏又言：「中國與印度，其神學與人生哲學甚發達，有時并較歐洲所研究者為深。而合理之科學，與合理之專門技術，則為此二國所不知。」

(癸)無合理的經濟道德 | 韋氏之意：「合理的經濟道德，亦為形成資本制度要素之一。」中國之無合理的經濟道德，到處可以覺察。例如各公司經買機器材料之營私舞弊，與任用私人，什九皆是。故外人嘗譏笑中國無三人以上之公司，蓋甚言其不能互相信任也。而美國商務參贊安諾爾特 (Arnold) 亦嘆息於中國之無受託信用，不能斷絕監守自盜之弊。

以上所言，確為中國資本制度不發達之原因，韋氏遠隔數千里外，能解釋我國四千年之經濟史，洞若觀火；而國人則對於四千年來民族不競之原因，轉熟視無覩也。

(子)數年來我國經濟界之退化 以往之歷史既如是矣，近數年以來，我國經濟界之現象則何如乎？吾人但見：

(甲)實業之毀滅，與金融之停頓。

(乙) 農村之衰敗與地價之下落

試就第一點言之，中國最重要之實業：如絲業則廠絲外銷，日趨疲滯，美國生絲交易所，已停止將華絲開價。絲織工廠，岌岌可危；蘇杭兩處，因工潮迭起，已倒閉三十餘家。磁業則江西景德鎮之失業者，以數十萬人計，全業即將破產。鑛業則長興中興，曾一度沒收。紗廠則負債纍纍，支持為難，多有為日商所收買者。捲煙業則因華商租稅，負擔較重，破產之危險，迫於眉睫。其他如茶葉、麵粉業等，無往而不呈蕭條之氣象。實業既如是衰敗，銀行、錢莊，幾於不敢放款；遂致金融枯竭，銀行與實業，交受其弊。

試就第二點言之，農村經濟與都會經濟，實有同一可悲之命運。軍政用途，數年來支出倍增；於是地租之負擔獨重，附加稅數倍正稅。有數省則共黨肆虐，殺人放火，村鎮為墟。有數省則到處為逃兵幫匪所刦掠。最近如安徽屯溪之刦，損失在五千萬元以上。山東一省，農民盡棄其可愛之田園，出不遠千里，而至異鄉謀苦力之工作者，比比皆是。於是土地幾於分文不值，猶如洪楊亂後之狀態。東南半壁，物阜民康，他省素視為世外桃源者，今亦為綁匪、會匪、

湖匪、共匪、土匪出沒之鄉。農民睡不安枕，亦有棄其田園而麇集於城市者。又加以租稅之繁重，地價亦因之而銳落。

此種經濟現象之構成，其遠因不外乎：（一）歷年來軍閥之內戰；（二）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三）賠款之損失；（四）政治之不良，與苛細雜稅之脅削。其近因不外：（一）共黨之擾亂；（二）一般經濟思想之不健全。夫以實業落後之中國，有軍隊二百萬人以上（見軍事委員會最近報告），文官二十萬人以上（見日本木村增太郎支那財政論），人民如之何可以擔負。此雖以美國之國庫，亦將難於應付。再加上種種之遠因近因，而於是乎民不堪命矣。

今者南北統一，軍閥次第剪除，或者可免內爭之發生。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或者可以次第解除。清黨以後，耳目爲之一新。共黨之搗亂，此後或可稍稍斂迹。惟是經濟思想之不健全，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共黨雖去，其黨之遺毒猶在。多數可愛青年之心理，必致爲其麻醉。滄海橫流，若不挽其狂瀾，將來工商實業，必有全國大破產之一日。夫最近經濟思想之不健全，其病根固何在乎？卽誤認資本制度爲有害；一方面既不能發達國家資本，他方面社會上確

殘私人資本，不遺餘力。凡罷工也、怠工也、苛稅也，皆足以使已存在之實業，次第歇收；未創造之實業，永不發生。遂致失業千萬，萑苻四起；社會一知半解之徒，猶日日以挑撥農工爲事，不知不覺之中，日日製造未來之共產，未來之盜匪，不亦大可哀哉！

(四) 民生主義與資本制度 資本制度與民生主義，非特毫不衝突，而且有極大補助。中山先生云：「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才能也，倘我國得此兩要素，則我國之實業發達，不特可與美國並駕，且當四倍於美國。然則欲圖中國實業之發展者，當注重之問題，即資本與人才而已。」又云：「將來全國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以厚人民的衣食住行。」又云：「社會進化的事實，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而不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纔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纔

有不停止的進化。」建國方略中又云：「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讀者尤宜注意勞資利益相調和之說，以及企業之分為國家經營及私人經營兩種之說。在此理論之下，當然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應同時發達。且細繹其意，與英儒霍勃生最近主張以鑛產、運輸、原動力（如電力水力等等）、保險等業，應歸國家經營，以保護消費人利益之意，不謀而合。蓋此數種實業，皆有獨占性，而不能委諸個人者。霍氏為英國當代第一流經濟學家，其立論能折衷於極端資本主義與極端社會主義之間，而不偏於一端，人多稱之。中山先生之說亦然，既不贊成極端資本主義之但顧自由，不惜犧牲經濟之平等；亦不贊成共產主義或極端社會主義之僅知主張經濟平等，而不惜犧牲經濟自由。中山先生之說，與美國最高尚之理想，欲在自由之下求平等，以及民有、民治、民享之觀念，皆若合符節。蓋嘗論之，中山先生之領導國民革命，猶之華盛頓之領導獨立戰爭，其目的同在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中山先生之聯合世界弱小民族，猶之林肯之釋放黑奴，與威爾遜之主張民族

自決。一言以蔽之，中山先生之所以革命，是由於愛人，與華盛頓林肯同其心理。非如列寧之從事革命，乃由於恨人而起也。彼列寧者何人乎？美儒嘉惠爾曰：「列寧無善足以稱道，僅有一端，即彼乃但非常之忠實。」彼雖懵於經濟學之根本原理，然其試驗完全失敗之後，彼覺悟前非，憂鬱以死。豈非因內疚神明，而不忍見全國之已爲彼陷於絕地乎？意相墨沙里尼，其政略雖極可憎惡，然其經濟政策，則爲賢明而有建設性者，故墨氏猶賢於列寧。」（見嘉惠爾著現代之經濟世界一一七頁至一一八頁。）

日本河上肇所著貧乏物語，將世界貧乏之人，分爲三種：第一種爲經濟之不均，即與富人比較而覺其貧乏。譬如以一萬元之財主，與十萬元之財主比較，則一萬元之財主爲貧；以十萬元之財主，與百萬元之財主比較，則十萬元之財主爲貧矣。第二種爲經濟上之依賴，即受人救恤之貧乏。第三種爲經濟上之不足，即不能得生活必需品之貧乏。歐戰以前之社會，大抵注重於第一種貧乏，專在財富分配之是否公平上研究。歐戰以後，頓覺第三種之貧乏，其關係尤特別重大。至於我國之貧乏，則其性質幾完全屬於第二第三種。中山先生大貧之

說，即指經濟之不足而言。故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目的，要設法使中國「沒有大貧」。又據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脫離武漢政府宣言（曾載十六年八月六日上海時事新報），內載中山先生幼時，無錢購履，跣行良苦；又無力食米，祇能以芋黍代之。故在「兒童時，即以全國兒童，能服履食米爲職志，而此後四十年如一日，未嘗忘卻其初志在拯濟民衆也。」故民生主義之背景，乃在使人人均有良好生活，其動機生於愛。而列寧與脫洛資基（Trotsky）之共產主義，其動機生於恨。彼等恨私有資本制度之存在，以爲廢除之後，貧者雖不較富，而富者必較貧；生產之工具，一時縱受其弊，然從此可以不爲少數人所壟斷。此其爲說，非求均富，實求均貧；非謀建設，實謀破壞；非爲勞働界謀幸福，實爲資本家招災殃。一言以蔽之，但知顧及河上肇所舉比較不重要之第一種貧乏，而完全不顧最重要之第二種及第三種貧乏，其愚誠不可及也。

我國貧乏之原因，全在經濟之依賴，與經濟之不足，而不在經濟之不均，可以下表證明之。蓋案照世界各國十七年之財富統計，中國每人平均所有之財富，居世界之末，僅一百〇

一日圓；即使分配平均，亦不過與南京市之包車夫同其財力，自有包車一輛而已（中等包車一輛，約值一百元左右，而日圓之匯兌率，近與國幣亦相等。）試問生活上可以改良否？且人有智愚勤惰之別，即使早晨分得平均，而晚上又必不平均矣。茲將世界各國財富表列後：

（日本統計局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印行）

	國	別	財	富	總	額	每人平均財貨
一 美			七六二、三五六、○○○、○○○		六、六〇七		
二 英			二三六、三二〇、○○○、○○○		五、二四七		
三 法			一〇三、五三〇、○○○、○○○		二、五四九		
四 日 本			一〇二、三四三、○○○、○○○		一、七三一		
五 德			○七一、六八五、○○○、○○○		一、四四一		
六 意			○四四、七三八、○○○、○○○		一、一一七		

七俄	一〇四、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〇、七五六
八中國	〇三八、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〇、一〇一

(五)我國資本制度之將來 閱上表則知中國現在之地位，爲世界最貧之國。但我深信若舉國一致，大覺大悟，知資本與企業家之重要，而勞動與原料，因中國到處皆有，猶在其次。一方面實事求是，奉行中山先生獎勵實業，而以法律保護之遺訓；并堅信美人在自由之下求平等之高尚理想；則中國之實業發達，必能如中山先生所云，可四倍於美國，而將來之國富統計，中國必可超過美國而上之。雖然羅馬城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此種偉大理想之實現，必須全國人民，自認百不如人，一洗其虛驕頹惰之氣，而埋首於科學，探索、冒險、與創造。又必須社會上有健全之經濟思想，政府有合理之經濟政策，且能維持治安與法律。又必須如美國之社會，其第一流之人物，皆以企業家、銀家、科學家、工程師、大學教授爲榮，而以奔走於仕途爲可鄙。如是繼續百年，則二十一世紀之中國，必可代美而興，爲世界第一富裕之。

國。

試放眼以觀今日之世界，除未開化之野蠻人外，無一國能遏資本制度之潮流。列寧往矣，今日之蘇俄，其全國五分之四爲農民，而農民可以有地，可以雇用工人，可以販賣求利，可以居積儲蓄，此非資本主義而何？然文明各國，又無一國不因勢利導，於資本制度之中，兼採社會政策；如公利事業之國有，以及施行土地增價稅等是也。民生主義之精神，即在現在制度之下，根據社會事實，兼採社會政策，視其事業性質之適宜於國家經營，或私人經營，而分別辦理。此其折衷至當，世界文明各國，無不趨向於此。

又試回顧世界數千餘年之歷史，資本主義之潮流，由東徂西。首見於中古之意大利；其後十五六世紀時，商業資本主義西向西班牙兩國發展；十七世紀時，更西向荷蘭發展。十八十九兩世紀，更西向英吉利發展；拿破崙戰役以後，英國爲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心地。同時經大西洋而至美國，此次歐戰發生，資本主義更向西發展，美國代英國而興，爲資本主義之中心地。故二十世紀之美國，猶之十七世紀之荷蘭，與十九世紀之英國。予深信中國之天然富源，

必不能久闕；美國投資於中國之時機，現已成熟。二十一世紀之經濟舞臺上，中國是主角，而英美日法等爲配角，其爲賞心悅目之喜劇歟？抑爲傷心慘目之悲劇歟？是在我人之自爲耳。

附錄(一)

參考書目

Werner Sombart: 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1902).

Max Web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5).

Henri Séé: Les Origines du Capitalisme Moderne (1926).

J. A. 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1925).

T. N. Carver: The Present Economic Revolution of the U. S. A. (1924).

T. N. Carver and H. W. Lester: This Economic World and how It may be Improved (1928).

Knight and other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1926).

Knight and others: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in Modern Times (1928).

Bertrand Russell: Proposed Roads to Freedom (1918).

Hartley Withers: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1920).

A. W. Humphrey: The Case for Modern Socialism (1928).

J. A. Hobson: Free Thoughts in Social Science (1924).

W. Cunningham: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odern Times.

W. J. 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

R. H. Tawney: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A.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ngland.

F. A.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W. H. Daw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Germany.

W. H. Dawson: Industrial Germany.

K. Helfferich: Germany's Economic Progress and National Wealth, 1888-1913.

N. Lenin: The New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附錄(一)

英美擁護資本主義之理論

按歐戰以來，英美經濟學家鑒於蘇俄經濟制度破壞之危險，頗有竭力主張維持現在之資本主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衛秩斯 (Hartley Withers) 曾著「資本主義辯護論」(The Case for Capitalism) 一書，美國之經濟學者如嘉惠爾 (Carver)、凱慶 (W. Catchings)、福斯脫 (W. T. Foster) 亦皆擁護資本主義而言之成理。英國另有社會主義學者亨佛來 (A. W. Humphrey) 著有「近代社會主義辯護論」，以與之對抗。茲因擁護資本主義之理論，與資本主義史，有多少關係，故介紹於後，其大部分皆本衛氏之書，而參以美國之理論。至於社會主義學說之介紹，則請俟之異日。

編者附識

(一) 各種經濟之組織何者為最善良乎

通工易事，以吾之勞力易工資，以工資易他人勞力之結果；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受屬於人而作工，是謂資本主義。凡不樂其業者，可易而之他業；不樂其雇主者，可去而從他人。苟其所作之工，非社會之所需，則雖勞而不得酬焉。工人之中，互相競爭，羣以造作他人之所欲得之貨爲貴；能饜足他人之慾望者爲成功，反是者敗。其勞力之結果，則除必需品外，可以消費，可以儲蓄，可以投資，可以遺後人，一切無不如志。故資本主義者，以私有財產爲體，以競爭爲用；各盡其能，各任其事，各行其是，各得其利害。自資本家以至工人，擇業精者成功，慮事詳者成功，判斷明者成功，能耐勞苦者成功，智巧者成功；功成可以終身逸樂，可以享用冠其儕輩。於是人人皆焦神竭慮，智盡能索以求富，無有遺力而讓財者矣。猗歟休哉，此豈非資本主義之精神乎？若使人人有平等發展之機會，人人入世之時，其地位相去不遠，則世界之上，決無有第二制度，能利用人類貪得與好勝之天性，而得生產上之極大效果，磨礪人類之才能，以解決人生物質上與社會上之重要問題，如資本主義之善者也。

經濟組織之制度，何者爲優，何者爲劣，其標準在乎能否使我人得一快樂之世界爲斷。

造成快樂之世界，須有良好之貨品，與快樂之人物。在一定限度以內，須先有良好之貨品，非此將不能維持其生活。待人生之需要品與便利品既粗備，則快樂之人物，乃尤為重要。快樂之人物者何？即具有仁愛和善、忠恕誠實、聰明睿智、身心康健等美德是也。然欲得此種人物，則須物質上之生產，大大增加始可。此非謂貧賤無嘉士，富貴皆仁義。蓋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廉恥；處境裕者其心廣，處境乏者其心蹙。若終歲勤勞，不得一飽，則怨其環境，而乏生人之趣矣。且我人不僅以有充分之貨物為已足，必也更進而求高尙美麗之事物；凡名都寺蹟之壯傑，大道朱樓之宏麗，一切高尙之戲劇與美術，皆吾人夢想之所求。必須社會有人焉，專神一志，以研究真美之意義；必須社會大多數之人民，均能知真美之意義，而後有真美之國家。若使我人終日戚戚焉，為衣食所累，則救死且不遑，安能開拓心胸，藏修息游，俯觀仰察，以澄觀宇宙間之真美哉？

我之所謂快樂世界者，非為一部分人求之也。語曰：「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人類富於同情，衆生煩惱，吾儕豈能獨樂？必須家給人足，優游自得，而後夢想之極樂世界，可得而

求。故經濟之組織，究以何者爲最優，全視其能否得無上之生產，養成大多數愉快之人士，以達到吾儕理想之快樂世界耳。

(二)資本主義之利弊

資本主義之第一流弊，即資本家與勞動界出發點之不平等；生產之工具，均握於資本家之手。資本主義發生以前，尙手工不尙機械，工人均自有工具，斯時資本與勞動界之劃分，尙不顯明。旣而新式之機械發生，其值甚昂，非有大力，不克擎舉。當是時也，資本少而珍，勞力多而賤，故資本與勞動界對抗之時，資本家常得優勝。其後工會發生，議會中工黨之勢力日強，輿論界中，勞動者亦有相當之勢力；資本之增又甚速，不似前之求過於供，故勞動界之與資本家，已不如昔日之有軒輊。勞動非資本家，無所用其力；資本家非勞動，亦無所用其財。二者相生相養，無一焉可劫持他方，而不受其害者。且夫資本家出其心思才力以工作而求更富，則資本家亦爲勞動矣；勞動者儲其羨餘，以投資於公司，則勞動者亦資本家矣。故在理想之資本主義，二者初非分若鴻溝，而出發點之不平等，未嘗不可救濟之也。

社會主義之說者曰：「資本主義第二種之流弊，在於資本家之子弟，可以養尊處優，可以受良好教育；在其呱呱墮地之時，已含有成功之機。而勞働者之子弟，則因菲衣惡食，教育不良；在呱呱墮地之時，命運久已前定。今世一切尚高之職業，如律師醫生之類，非施高等之教育，多年之訓練，皆勿克有濟；此種職業，遂為資本家子弟之世襲產業，工人之子弟，不得問津焉。」但此種阻力，並非不可破者；世界有名之律師醫生，起自寒微者，不在少數。卽俗所稱鋼鐵煤油諸大王者，何莫非富人之子乎？說者又曰：工人之子弟，固有成功者矣；但資本階級之子弟，因有遺產，可以不勞而食，窮奢極欲，備享人世之繁華尊榮，曾不一勞其心力，所謂安逸階級 (leisure class) 者，方之工人之子弟，年未成人，即須力作，豈得謂平。」應之曰：遺產制度，今文明各國，皆不能廢除；若廢除之，則吾人除一生享用之外，安肯勞其心力以求極大之生產哉？而近世以來，安逸階級，在英國已不多見，蓋因其不見重於社會，雖不為謀生而工作，亦必不安於偷惰。其在美國則資本家之子弟，勤勞乃倍蓰於常人，蓋其繼承之實業既多，則其需管理之時亦愈多，安得以自暇逸乎哉？

資本制度之利有二：其一即使人人有責任心，可以行己自由；若如社會主義者之所倡導，則將以人爲機械。其二即使人人有上進心。常人之心，知工作之結果，可以增進其個人之地位者，則皆奮勉而爲良工。今若告之曰：爾工作之結果，不得以自私，宜公諸社會，則作工者，將不能如爲己之忠實矣。此天性也。三尺童子，取果而啖，則爭取其碩者焉。天性與生俱來，雖有聖者，不能易也。藉曰能之，則非數百年後，不能達也。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佛氏宏濟衆生，願入地獄；此乃希世之聖人，千百年而僅一遇之，非所語於衆人。人類之天性猶是，而謂人人已至舍己耘人，公而忘私之境，寧非自欺？今世物質文明之進步，一日千里，其能以人工勝天，爲之舟車郵電，合四海而爲一家，非資本主義之獎進，曷克致此？若舍資本主義而不用，則人類之進步，將從此終止，未來之生產額將大減，往者遺傳之財富，亦將枯竭。

資本主義按出品之能否得善價，而定工資之高下，由經濟之眼光以觀察之，此其利益，實爲無量。說者曰：「在此制度之下，則奢侈無益之品，苟能得愚昧公衆之歡迎者，皆可得善價。」其實此乃消費者愚昧之過；消費者之知識充足，不願購無益之品，則無益之品，自絕迹。

於市上。更進言之，此種制度，實最合於民生主義之精神。蓋工作之報酬，既決定於消費者，苟其工作所成之品，無人過問，則一錢不值。苟財富之分配甚均，則決定工作價值之人亦愈多。惟必須人類之慾望，漸進於高尚優美，善於選擇其所欲購之物，而後無益之品，可絕迹於市上。此種制度，乃無缺憾。畢竟世界進步，至為緩和，必待人人之意識進步，而後有效。語曰：「有治人無治法，」苟其人而非有意識者，則無論何種制度，均不能收效。

夫勞動不藉資本，則不能生產，社會主義說者，亦承認之。惟資本家之所得，是否過當，勞動之所生產，是否為資本家所略奪，則為社會主義說者攻擊資本主義之焦點。如維也納大學教授孟格 (Anton Menger) 氏著有「勞動者應得其全部產品之權利」一書，為社會主義之名著。其大意謂如欲從經濟方面，達到理想上之財產法律，則必須每一工人，均能得其所應得之全部產品，而完全充足其各種之慾望。現在之財產法律，均根據於遺傳之政治狀況，而不求達以上所述之經濟目的。蓋各國財產之起源，皆由於武力之征服，而所謂財產權者，大抵不過承認已存在之關係，初未嘗注意於經濟上之概念，使勞動者得其全部產品。

或充足其慾望也。現在私產制度之下，將生產之工具，付與少數私人之手，一任其處置，因此彼曹可以不勞而獲，以取精而用宏。基爾特社會主義之健將柯爾（G. D. H. Cole）氏於其所著之「產業自治論」（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亦曰：「資本家者盜賊也，故爲資本家作良工，無殊藉寇兵而齎盜糧。」社會主義家司諾鄧（Philip Snowden）氏亦曰：「現在有富人焉，不勞而獲，即足以證明勞動未盡得其應享之部分，故工資以上之贏餘，必有爲不勞而獲之資本家所取用者矣。」此其爲說，較之馬克思氏之說，猶爲緩和。馬氏於其共產黨之宣言中，則竟舍「手工之勞動，爲財富唯一生產者之意。」惟馬氏有時又承認管理之人材與勞心之能力，亦有功於生產。

以上云云，皆一偏之論，於勞動界實有害而無益。僅有手工之勞力，固難以生產；即有管理之人材與勞心之能力，苟無資本家出其過去勞力之結果（即資本），現在大規模之生產制度，仍無自進行。蓋勞動者若舍去資本，僅用其十指之手，則欲求一飽且不可得，非特其所得少於工資而已。資本家之得利息或利潤，其一部分爲負擔危險之酬報，非侵蝕勞動者所

應享之部分也。故其所得之大小，恆與其所負之危險爲比例。夫無論何種工商業，咸有折閱之危險，即有利潤矣，或將用以彌補往年之損失，或將用以準備未來之虧蝕，否則即有資本減縮之憂。在現在經濟制度之下，產業之損失，爲少數人所擔負，在共產或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則此種損失，將爲全體人民所負擔。政府管理少數實業時，其損失猶不難取之於租稅。如美國當歐戰之時，其鐵路爲政府所管理，路政腐敗，虧損甚巨，因其祇有鐵路一業，尙不能忍痛一時；若一切實業，均屬政府，則損失之巨，或將非賦稅所能負擔。美國今爲世界第一富厚之債權國，舉世所認爲拜金主義之國民，又爲資本主義最盛之國；然據統計之所報告，在一九二一年有一八五一五八公司虧損，其數近四十億金元，有一七一二三九公司得贏利，其數略過四十億金元。由此觀之，損益互較，相去正復不遠。

假使資本家不願投其資於事業界，而盡耗之於娛樂浪費之途，則勞働將無工可作，其生活之墮落，境遇之顛沛，勢所必至。資本家出其前人勞心勞力企業經營之結果（即資本），故社會得有贏餘之價值（surplus value）。此種贏餘之價值，社會各級之人均享之者也。

少數之富人，可以藉此生活，不甚困難；多數之貧民，可以藉此工作，而增進其生活。苟歐美各國，盡去其機械工場，舟車郵電，則不可一日居矣。蓋大多數之人民，無養生之具也。社會主義說者，動詬資本家爲侵蝕勞働者之盜賊，庸詎知設非彼之所謂盜賊者，則大多數之人民，固不能入世（工業革命之後，人口突然增加，故云），亦無自生存也。

故爲勞働界謀幸福，正不必流於偏激。資本家非勞働者不克生產，勞働者固立於不敗之地。彼資本家之不欲增高工人之工資，實爲大愚。卽就爲利而言，增高工人之工資，非特在一定限度以內，可以增加勞工之效率，且亦增加勞働家之購買力。工人之數，旣遠過於資本家，則消費者之大多數，自屬於工人；工人購買力之增加，對於製造普通商品之資本家，豈無利益。故資本家苟以減低其工資爲能事，勞働界苟以限制出品爲能事，則是鷙近利而忘遠害者也。

（三）國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誤謬

國家社會主義之意義，卽社會全體之產物，由國家之管理，而分配之於衆人。分配之厚

薄，視各人工作所生之社會效用而定。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別。英國麥克唐納爾（Ramsay Macdonald）氏曰：「共產主義對於公共財源，亦由國家之管理而分配之於衆人，惟分配之時，不因各人工作之效用不同而分厚薄，乃承認各人有生存之權利，以適應其各人之需要為歸。但共產主義，並非容許人民之不事工作，而可以滿足其需要者。若不事工作，則此人或將為共產之經濟社會中所排斥矣。」一言蔽之，案各人之力而生產，案各人之需要而分配者，共產主義之精神也。案各人之能力而生產，案各人所生之效用而分配者，社會主義之精神也。其相同之點，則在於兩方均承認社會之財源須為公共所管理。其相異之點，則在於分配之性質，社會主義在個人之收入上着想，其產主義在人類生存之權利上着想。社會主義尚須用金錢或勞動紙幣（Labour notes）為交易之媒介，共產主義則無須此交易之媒介。社會主義容許私人有收入，此收入有二條件：第一必須能維持甚滿意之生活程度；第二必須有相當之勞績，而非僅為掠奪他人之勞力者。

由上觀之，則知在私產制度之下，工人作工，受資本家之管理，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工

人之作工，受國家之管理。因此而有極大之分別：（一）在國家管理之下，既無競爭，消費者祇可受國家所給與之事物或勞務，而不克有所選擇。（二）工人則不致因生產而增加資本家之利潤。

勞動者在此制度之下，不能較在資本主義之下自由，因其不能選擇雇主。此時雇主，祇有國家；但其生產既為公眾之消費，無營利之資本家，介乎其間，則勞動者之精神上自較愉快。至勞動者所應得之報酬，則據司諾鄧氏之意見，須案其所生之社會效用而定。夫如是則各人之工資，必須有差別，而以工計數。由是而困難生焉，定社會效用之事，豈非一難問題乎？如人類之天性，依然不改，則自重視其工作，勢所必至。由是勞動組合之間，必互相猜忌，互相嫉惡。於是產業社會之糾紛擾攘，必甚於現時。

現在經濟制度之下，遇工人與資本家爭論時，尚有輿論或國家為之調和。在國家社會主義之下，則國家與工人遇有爭執時，調和者其為誰乎？

司諾鄧氏又謂：「社會主義之國家，非必將一切生產之資本，盡移而為國有，凡企業之

效果，私有勝於公有，對於社會有極大之利益者，仍不妨爲私人所有。惟如此存在之私人企業，與資本主義下之私人企業有別。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用以博取利潤或贏餘之價值，在社會主義之下，則不許掠奪勞働以自肥，專利者亦不得坐享贏利。社會主義者之欲公有土地與資本，其意爲欲使地租利息與利潤歸之公有。又因公有實業，大率能較私有實業爲經濟，並收效較良耳。」以上云云，即社會主義者亦未能同意。蓋其他之社會主義學者，往往主張將一切生產分配與交易之工具，盡歸國有。司氏之說，其謬誤蓋有二點：第一若在社會主義之下，不容私有實業之利潤，則試問更有何人，願出其資以營利哉？蓋私人之辦實業，大率爲營利之心所鼓勵耳，鮮有爲消費者之利益而從事者。第二公有實業，大率不能較私有實業爲經濟，能效未必更有可觀；司氏之言，適得其反耳。凡國有之實業，在英美法諸國，曾有數種，其成績之窳敗，乃遠在私有實業之下。蓋在國有實業，凡浪費、腐敗、遲鈍、舞弊種種缺點，皆將發現。而自動、活潑、探新、冒險之精神，無自發現。英美政府官吏，潔已奉公，尙且不能免此病。則在政治腐敗之國，更可知矣。

至於共產主義，則除去國家社會主義之弱點外，更有一極大謬誤。即工人之所得，不比例於作工之效用，而比例於其需要。試問巨屢與小屢同價，人豈爲之數千百年之後，人性完全改變，全去其計較得失之心，則庶幾其可矣。人類是否有此一日，世界是否有此一境，雖有聖者，不得而知。而列寧與脫洛資基（Trotsky）之意，則謂私有產業制度，皆應廢除。廢除之後，貧者雖不較富，而富者必不較貧。生產之工具，一時縱受其弊，然從此可以爲少數人所壟斷。此其爲說，非求均富，實求均貧；非謀建設，實謀破壞；非爲勞働界求幸福，實爲資本家招災殃。與彼邦先哲克魯泡特金所倡互助之旨，得非大相刺謬乎？

（四）基爾特社會主義之誤謬

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所主張，不外廢除工資制度。凡勞力或勞心之各業，各自團結而成工聯，資本家從此剷除新生之工聯，將賦工人以自由。社會之組織，係各案其機能而成立。工聯爲代表生產者，可以自由組成生產；國家與地方，則代表消費者。今試問自由組成生產云云者，應作何解？誠如柯爾氏所云，工人可以一任自由，做好做歹，則其所造成之物，將成廢料，

更有何絲毫經濟價值可言。而此人者，若仍得仰給於社會，則是爲社會之寄生蟲矣。且消費之嗜好習尚，將從何而表示之乎？若工聯可以自由決定其所生產物品之品質價值，而全不顧及消費人之利害，則消費人之自由，將剝奪淨盡矣。

基爾特主義之健將柯爾氏，攻擊工資制度之缺點有四：（一）工資制度將勞働與工人分離，故勞働遂如貨物，可以離工人而賣買。（二）在有利於資本家之時，資本家始雇用工人而付工資。（三）工人一受工資，遂放棄一切管理生產之權。（四）工人一受工資，遂放棄其所生產物之一切要求。有此四種事實，故柯爾氏以工資爲資本家專制之根源，必須除去之，而後此四種墮落之狀況，可以免除。其實彼之所謂第一種墮落狀況，全然不衷於理，勞働與工人可以分離而賣買，此私人契約工作制度，所以勝於農奴制也。安得謂之爲墮落！凡高等職業，如醫生律師之類，孰非出售其心思才力者哉？至於第二種墮落狀況，則工人與資本家正同，資本家亦惟投其資於有利之途，始有利潤。其他如醫生律師，如無人問津，則亦不能得其收入。彼所謂第三種之墮落，即工人對於生產之組織，無絲毫管理之權。其實工人因

此而不負一切危險之責任，營業虧損時，工人可以不受影響，為工人計亦良得。至於彼所謂第（四）種之墮落，即指放棄勞動所產物之一切要求，亦無充足之理由。例如成衣匠除得工資之外，再欲保留其所成之衣，則資本家將何所得乎？

基爾特主義主張工資制度，必當除去；而工聯對於工人，必須保證以下四事：（一）承認工人為人類，非僅視為勞動能力之所有者。（二）因此付以金錢之時，不論其為有業或失業，疾病或健康，須一律給付。（三）工人與其工友，須協力管理生產之組織。（四）工人與工友協力要求其工作所生之產物。

基爾特主義者，不因工人之有勞動能力，而付以報酬；但因其生活之需，故付以資；在偷惰之徒聞之，必且距躍三百，曲跼三百。若有人焉，本可以作良工，今在其基爾特社會主義之下，而不願工作，則工聯將何以處之？故在此制度之下，效率之遠不如在資本制度之下，殆可斷言。人人可以不勞而獲，則以後更有何人願作工者哉？